

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骗局

我是怎么 割韭菜的

一个骗子的悔过与自白

[美] 查尔斯·庞兹 著
刘霞 译



他看透了人性的贪婪
却让自己深陷欲望的泥潭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沈阳出版社

版权信息

我是怎么割韭菜的：一个骗子的忏悔与自白/[美]查尔斯·庞兹著；刘霞译.—沈阳：沈阳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441-7098-7

I.①我... II.①查.....②刘... III.①诈骗-通俗读物 IV.①C913.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9616号

出版发行：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网址：<http://www.sycbs.com>

印刷：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张：16.5

字数：220千字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马驰

封面设计：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艺琳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王玉位

责任监印：杨旭

书号：ISBN 978-7-5441-7098-7

定价：49.80元

联系电话：024-24112447

E-mail: sy24112447@163.com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版权信息](#)

[前言](#)

[推荐序](#)

[译者序](#)

[Chapter 01 初到美国——庞兹先生穷困潦倒，生活窘迫](#)

[初到波士顿，身家仅有2.5美元](#)

[困难重重——1美元引来的麻烦](#)

[“隐居生活”的插曲——分行收债](#)

[一头雾水：一张票据引发的“灾难”](#)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伪造罪造成的三年监禁](#)

[弥天大谎：庞兹先生陷入精心设计的圈套](#)

[关键时刻——庞兹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自由](#)

[旅途风波：美国移民检查员的“阴谋”](#)

[再次入狱：一个异乡人最无力的挣扎](#)

[Chapter 02 再次出狱——庞兹先生开始了美国生活](#)

[狱中生活：那些有故事的狱中人](#)

[水电公司——梦想重新被点燃的地方](#)

[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降临](#)

[医学院里的恶作剧](#)

[突如其来的“灾难”，结束了我的医学院生活](#)

[重操旧业——新奥尔良的短暂生活](#)

[为人民奋斗过的人道主义者？](#)

[悄然失踪——一场善意的闹剧](#)

[人生最大的喜事之一——收获灵魂伴侣](#)

[Chapter 03 创业之路——庞兹先生发现了“成功的捷径”](#)

“金融气球”爆炸前，学院街上的一声巨响
重大转折：《商人指南》预计发行300万册
借贷风波——出版物发行失败了
无人踏足的领域究竟是捷径还是陷阱？
庞兹先生的自营证券公司“上市”
期票还清后，终于等到了最佳合伙人
“有惊无险”的投资——“雪球”越滚越大

Chapter 04 财富计划——危险的人心只能带来危险的财富

一张国际回邮代金券带来的“危险”信任
“逮捕令”事件——凛冬回春的戏剧性转机
我与三位不速之客的第一轮“对决”
一场经典的计算：没有任何人会遭受损失
一个诈骗犯带来的“隐形”麻烦
“无心插柳柳成荫”——意料之外的“财富”

Chapter 05 欲望之城——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用我的自尊来征服一家贵族银行
王牌与底牌：用两张“牌”赢得一家银行的绝妙体验
欲望是一个可怕的无底洞
物极必反，不被上天眷顾的迷途者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帮你打开一扇窗
小心驶得万年船，一份保险背后的深度考量
“消灭”挡住我财路的保险专员
舌战群儒：一场毫无压力的会议谈判

Chapter 06 恩怨分明——如何应对利益面前的多重“面孔”

刚柔并济，处理投诉风波的两种妙法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场“挤兑”风波让我因祸得福
人心难测，请放下利益的“屠刀”

釜底抽薪，惩治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

我是怎样从“绅士”变成“屠夫”的

幕后的“大老板”究竟是何等神秘人物？

航运船队——2亿美元的事业

我对美国有着真挚的感情

Chapter 07 “圆梦美国”——终于踏上了铺满金子的马路？

适时收手就能为自己救赎？

“孪生”公司阻碍了庞兹先生的钱路

梦想触手可及，1500万美金变成了现实

接受调查前的插曲

胜利的天平最终还是向庞兹先生倾斜了

1500万美元的暂停键被按下了吗？

奇迹都在下一秒，不要过早否定

是真实收购？还是另有他因？

追寻“美国梦”时遭遇滑铁卢

流动资金究竟去了哪里

梦想终究还是成了幻影

前言

每个人都有贪婪的一面，有些人成了它的主人，有些人则成了它的奴隶。一个人不会接二连三地掉入同一个陷阱，却可能会被一个骗局三番五次地欺骗。我们在投资过程中应该遏制贪欲，正确对待每一次投资和抉择，不要等到于事无补的时候才幡然醒悟。

从《我是怎么割韭菜的——一个骗子的忏悔与自白》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领略那位曾经驰骋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鳄——查尔斯·庞兹的传奇一生，尤其是他在华尔街掀起的那场让世界瞩目的金融风暴。

世人了解庞兹大都是从听到那场震惊世界的“庞氏骗局”开始的，时至今日这种形式的骗局依然存在，查尔斯·庞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个骗局。“庞氏骗局”是20世纪最典型的骗局之一，也是“金字塔骗局”的始祖。通俗地讲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其原理在于采用低投资高回报的模式，不断吸引人们投资，然后把新投资者的资金作为利润给老投资者，中间的过程查尔斯·庞兹不会搭上一分钱，通过宣传和推广不断骗取新投资者加入。世界各地都曾上演过不同形式的“庞氏骗局”，本书对整个“庞氏骗局”的操作过程进行了细致的回顾，告诫世人不要因为自己的贪欲而引火上身，应该合理正确地投资，不要被高额的利息蒙蔽了双眼，应该学会克服人性的弱点，避免金融骗局的再次上演。

欺骗不会让一个人永远站在世人仰慕的制高点。虽然查尔斯·庞兹在短短几年内便获得了1500万美金，但是他孤独离世的时候像他刚来美国时一样身无分文。世间的轮回不过如此，骗子终究是骗子，那些未通过自身努力得来的东西终是昙花一现。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出庞兹

在玩金融游戏方面确实很有天赋，且比一般人玩得好。然而，曾经纵横华尔街、令世人瞩目的人物——查尔斯·庞兹，终究还是回到了起点。

综观世界金融圈你会发现，这种骗局“阴魂不散”，一次又一次地“揭棺”而起，“附身”于各种载体上，变换花样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它能屡次成功是因为人们低估自己的欲望，高估自己的自控力，最后让悲剧重演。人性的致命弱点之一是贪婪，它看似每天都在沉睡，其实只是在等待被唤醒的时机。若说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当属人们自身的贪婪。通过查尔斯·庞兹的自述，警醒我们要在生活中学会谨慎投资，不要让欲望爬满整个身体。

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查尔斯·庞兹把一个简单的计划故意变得复杂化，让那些普通人摸不到头绪，但凡有经济行为的人都会了解国家汇率、各国政策等，但是他故弄玄虚让整个计划充满诱惑，50%的回报率的确是一个让人心动的“诱饵”，更贴切地说它是一个致命的诱惑。

不论一个人能走多远，终不会“远过”一场梦。我们一生都在为高质量的生活奋斗，想要获得高薪的工作，想要在证券交易中大赚一笔，我们想要的东西好像从未有上限，以致迷失了自己。当初那些引以为傲的成就最后落得一场空，惭愧和后悔开始从身上“跳跃出来”，但是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再有改变的余地。我们应该像书中所述，看清自己的贪欲，不要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走到天黑。

《我是一怎么割韭菜的——一个骗子的忏悔与自白》中把查尔斯·庞兹在每个阶段的经历都详略得当地呈现给读者，使整个骗局故事化，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明了地看懂金融界。全书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留给读者一个自我解析和判断其中是非曲直的空间，不会间接引导读者的思维，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

本书最大的叙事特点是当你阅读完上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不会猜到等待着你的下一堵墙是什么。读者可以根据蛛丝马迹进行推理和分析，可能正合你意，也可能发生逆转和跳脱。我们从此书中看到的不单单是查尔斯·庞兹的忏悔自白状，更多的是引发读者对于不同投资方式的思考。我们应该学会趋利避害，不要因小失大，更不要一味地满足自己的贪欲。那些戴着面具的东西，往往有着摧毁人心的力量。

全书通过对“我”的详细描写，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语言、动作、心理等活动特征，唤醒读者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思考，引起思想上的共鸣。此外，本书还涉及一些各国汇率之间的简单计算，不仅指出了很多读者的经济盲区，还能引起读者的学习和阅读兴趣。

从《我是怎么割韭菜的——一个骗子的忏悔与自白》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坎坷曲折，梦想和成功都没有捷径可言，那些取巧的成功终是不会登上高雅之台的。

暴富的梦想不过是努力和机遇等因素相结合的结果，那些所谓的捷径大都是黑暗中的绊脚石，会让你狠狠地摔一跤。懂得规避和总结的人会把它们踩在脚下，不被外界的灯红酒绿所迷惑，最后留下成功的足迹；而那些看似迅速获得赞誉的人，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甚至情况更糟糕。

如果现在你对投资或在逐梦时常感到困惑和迷茫，不妨认真地走进查尔斯·庞兹的金融世界，他的故事会告诉你那些困扰着你的难题。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更需要观摩一下金融大鳄的那些往事。相信此书定会带你领略到另类的世界，让你收获别样的感悟！

推荐序

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让人沉睡梦中，另一种使人头脑清醒，《我是怎么割韭菜的——一个骗子的忏悔与自白》属于后者。尽管我们有时看清了人性的贪婪，但是依然不能把控住自己心中那个蠢蠢欲动的贪欲。

当我们准备理财投资的时候，我们往往难以克服两个最致命的弱点：贪婪和恐惧。股神巴菲特曾说：别人恐惧的时候要贪婪，别人贪婪的时候要恐惧。这样两个相对极端的词听起来非常残酷和矛盾，但是恐惧中往往暗含着希望，就像黑夜过后的黎明，总能让人看到光芒。此书用一种十分婉转的方式揭示了人性，并没有直接将人们的弱点赤裸裸地展示出来。

贪婪和恐惧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任何一位股票投资者来说，贪婪是一种直接的动力，而你搭上所有东西放手一搏的时候，心中的恐惧永远陪伴着你。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只有贪婪和恐惧同时存在，才会体会到真正奋斗的感觉。

从查尔斯·庞兹的骗局中，我们能够得到启示，当我们看透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让自己陷入欲望的泥潭里。我们一直都在经历着外界的各种诱惑，有时我们会暗示自己提高警惕，不要被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羁绊；有时我们不能认清现实，最后摔了跟头，但是我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而庞氏骗局就与此大相径庭了。

自查尔斯·庞兹的骗局发生以来，世界各地都有此类事情发生，而且层出不穷。究其原因，还是人性难以改变，所以庞氏骗局才能一直盛行。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真正吸引人的东西往往是高回

报、高利息的糖衣，他们背后毫无实际存在的公司支撑，但是投资者依然会蜂拥而至。这背后是否存在一位神秘操盘手呢？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或许我们可以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但是我们鲜有人可以走出自己布下的那片欲望的雷区，透过查尔斯·庞兹的自述，可以警醒世人努力战胜人性的贪婪，认清贪婪不是真正能困扰我们的东西，而是可以对其巧妙规避的。

或许你还听说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戴着面具的庞氏骗局。美国首次上演的庞氏骗局，我们看似是观众，其实更像一位演员。能够引发金融风暴的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有其原因。或许你会疑惑为什么查尔斯·庞兹能够掀起一场金融界的狂潮，是他的远见吗？还是他对局势的判断？仔细阅读，跟着查尔斯·庞兹走进他的“铺满金子的马路”，让你在理财的过程中跳出庞氏骗局，收获财富。

在这本书里，你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认识，不管是人性弱点方面，还是证券投资交易方面，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这种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一定会让你深受感染。查尔斯·庞兹的故事本身远超过那些投资规律或者技巧，从一个故事中往往会得到更具有价值的修改。

此外，通过第一人称还有大量内心独白，增强与读者思想上的共鸣，强化情绪的渲染，还能提高故事的真实性与可读性，让读者在整个故事的阅读中不会产生枯燥的感觉，更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更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内心世界。第一人称的叙述具有极为强烈的代入感，不单作者是“我”，连同读者也会变成“我”，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给读者营造了一种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

整本书除第一人称的叙述外，还有大量的对话，对其他人进行了细致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增加了整个故事的趣味性。文中还有很多汇率以及证券的计算方法，不但丰富了读者的知识面，还能引人

深思、激发读者学习的欲望。有不少地方设置了悬念，不仅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还能引发读者的深入思考。

全书详略得当地介绍了人们心底的欲望和渴求暴富的动机，它们潜藏在不容易被我们发现的层面，一直活跃着、干扰着我们的所有选择。透过查尔斯·庞兹的自述，我们会看到隐藏在人们背后的各种欲望和贪婪，我们总会受到它们的驱使，任何人都难以逃脱它们的魔爪。

此书借机告诫读者，要学会规避那些“迷人的危险”，不要太过于低估自己心中的欲望和贪婪，调整自己在投资中的心态，压制住心中那个令人堕落的“恶魔”，找到合理正确的投资方式，不要让自己陷入深渊。当你意识到某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放手，保全自己远比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更重要。人财两空一定不是每个投资者想要看到的最终结局，见好就收、不与法律打擦边球才是理性又理智的投资者，希望这本书能让你在正确投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细细品读查尔斯·庞兹的故事，让自己远离那些不可救赎的东西。合理的投资和理财是我们一生都在苦苦探寻的事情，愿这本书能给你带来带去启发，也为你的理财之路敲响警钟。

译者序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金融领域内的投资诈骗早已屡见不鲜。而要论及这些诈骗的起源，不得不提到“庞氏骗局”。作为最早的金字塔骗局，“庞氏骗局”借助“拆东墙补西墙”的操作方法，用新投资者的钱来支付老投资者的利息，给人们制造出赚钱的假象，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上当受骗，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本书是“骗局之王”——查尔斯·庞兹的一本自传，它以当事者的视角揭露了“庞氏骗局”的始末，再现了那场在当时震惊世界，至今仍余波未息的金融骗局。自庞兹开创了“庞氏骗局”以来，这种骗局不断衍生出众多形式多样且又本质相同的新骗局，对人类社会和世界金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阅读本书，可以让我们在回顾那场惊世骗局的同时，帮助我们警惕人性的弱点，提高在生活中的防范意识，避免相同的骗局重演。

查尔斯·庞兹，20世纪最传奇的诈骗犯、“庞氏骗局”的始作俑者，该骗局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查尔斯·庞兹是意大利人，1903年移民美国。他在美国从事过很多工作，因伪造罪、走私罪蹲过监狱，为了能更快地赚到钱，满足他的发财梦，庞兹在波士顿设计了一个诈骗计划，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的投资计划既简单又容易操作，即以投资某种邮政票据为由，并承诺给予投资者以高额利润，从而骗取人们的投资金。但是，为了掩盖诈骗的事实，庞兹在实行计划和应对调查时总是会故意把自己的财富计划说得非常复杂，以至于让普通人如坠云里雾里，根本搞不清楚其中的门道。

庞兹利用20世纪初世界经济体系的混乱，以高额利润为诱饵，然后再利用多种复杂的经济因素和行为来迷惑普通人，诱使人们纷纷拿出毕生的积蓄向他投资，而当老投资者向他索要利息时，他便以新投资者的钱予以支付。就这样，他不断吸引新投资人，同时又能给予老投资者短期回报，结果，他在短短7个月内便获得了30000人的投资，这些投资人大多是穷人，他们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最终却沦为“庞氏骗局”的牺牲品。尽管按平均值计算，他们每人只向庞兹投资了区区几百美元，但是凭借着可观的数量，他用一年的时间以这样“空手套白狼”的方式积累了15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一年后，庞兹的骗局终于被识破，那些被利益冲昏头脑的投资者才幡然醒悟。而实际上，只要控制贪欲，稍微懂一些金融知识的人都能识破这种骗局。

然而，庞兹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了多年，他社会阅历丰富，深知人性的弱点。面对质疑和审查，他故弄玄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同时又以高额的利润为诱饵，承诺在45天内给予投资者50%的利息。为了让他的谎言看起来更可信，他还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前期的少数投资者兑现了承诺，并以此为证据来哄骗更多的投资者。

声名与财富接踵而至，庞兹被很多愚昧的投资人奉为神明，还经常拿他与一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相提并论，比如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等。

大量的财富让庞兹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据说，庞兹所住的别墅拥有20个房间，他所穿的衣服价格昂贵、数量惊人，很多都是专门定制而成，仅专门定制的西装、皮鞋就有一百多套。另外，他还有镶金的拐杖和嵌着钻石的烟斗，他妻子的首饰多如牛毛且价格昂贵。

而当有金融专家在报纸上揭露庞兹的骗局时，他竟有恃无恐地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同时宣称那位金融专家一无所知。然而，庞兹的高调做法不仅没有让人对他产生任何怀疑，反而还让更多的投资者更加

信任他，本来用以揭穿其骗局的工具，最终竟沦为帮他宣传虚假投资的手段。

最终，“庞氏骗局”被人识破，查尔斯·庞兹宣告破产，且不得不为他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庞兹因诈骗入狱后仍不思悔改，出狱后，他又因诈骗被关了更长的时间。后来，他被美国人遣送回意大利，又想“重操旧业”，却没有得逞。最终，他死在一个慈善堂里，且死时身无分文。

“庞氏骗局”作为20世纪最典型的骗局，从它之中，又衍生出了许许多多著名的骗局，比如彩票骗局、419诈骗案、连环信骗局、金字塔传销骗局、克洛斯骗局、虚拟银行骗局等，可以说它是现代骗局之根。

“庞氏骗局”形式多样，变化万千，但本质上其实有许多共性。例如，它总是违反投资规律，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面目示人。然而，众所周知，在投资中，风险与回报永远是成正比的，这才是投资铁律。而一旦违背这个规律，所谓的投资项目就值得怀疑了。

在资金方面腾挪回补是“庞氏骗局”的另一个典型特征。这类似于人们常说的“拆东墙，补西墙”，施骗者永远无法同时兑现对所有投资者的承诺，他们只会不断扩大吸收资金的规模，用新投资来弥补老投资的利息。

“庞氏骗局”中的投资是没有诀窍的，即使有诀窍，施骗者也绝不会透露给任何人。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塑造自己的高大形象，将投资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不会对任何人透露投资诀窍，同时努力给人留下投资是不可复制的印象。

在“庞氏骗局”中，不管是事业投资还是金融投资都具有反周期性特征，它们既不会受生产力限制，也不会受市场行情限制，无论何时它们似乎总是稳赚不赔，这同样也是违反规律的。

“庞氏骗局”中的投资者结构呈现出“金字塔”特征。在投资者结构的顶端是少数知情者，他们通过层层发展下线将“金字塔”结构快速壮大，不断牟取“金字塔”中层和底层人的投资，使自己的财富如滚雪球般壮大。

“庞氏骗局”是典型的金融诈骗案例，它比一般的金融诈骗更具有社会危害性，它的受害者更多、诈骗金额更大、隐蔽性更强、影响更深更广。

Chapter 01 初到美国——庞兹先生穷困潦倒，生活窘迫

我怀揣着梦想孤身一人来到美国，可是现实给了我重重的一巴掌。我眼前的一切是如此黑暗，和长辈的形容可谓天壤之别。语言不通深深困扰着我，我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人性确实比鬼神更可怕。昔日的信赖仿佛成了泡沫，两次入狱让我对社会和人们的看法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但我同样感谢这段不公的境遇，两次的监狱生活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运气也是成功的一部分，我不能说它是必然因素，但一定是成功路上必不可少的。我带着最初想要暴富的“美国梦”，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不幸之一——欺骗。我被自己最信任的朋友推向了深渊，那种滋味苦不堪言。地域问题又像永不消散的恶魔一直缠绕着我，情场失意无非是雪上加霜，再加上刚出狱却又被监禁的生活，让我离梦想越来越遥远了。

初到波士顿，身家仅有2.5美元

初到波士顿，那是1903年11月15日礼拜天，而且是秋冬相接的一天。新英格兰地区临靠大西洋，阵阵寒风从海上呼啸而来，寒冷且刺骨；此时天公不作美飘起了冰冷的雨。只有那些从马萨诸塞州运来的价格昂贵的鳕鱼才让人们出现在这样恶劣和让人烦躁的天气里。

靠近港口和海边的地方，海风夹杂着雨仿佛更加“暴躁”。它们一路积攒的力量好像全部在卡斯尔和加弗纳斯岛之间爆发。狂风暴雨肆

意地摧残着狭窄的飞机航道，最后好像将所剩的那些力量用在了这个浑浊的海面上，层层巨浪翻滚而来。

这天早上8点，我所要乘坐的“范库弗峰”号轮船以贵妇般高贵的姿态缓缓沿着弗吉尼亚航线驶入波士顿港口。最近这些日子，海上未曾航行过一艘载重过万吨的渔船。实际上，在这艘船上的人往往会产生错觉，进而会认为自己踏上的就是游轮。

快到港口的时候，这艘船缓慢地停靠在了波士顿东部的码头附近，随后跳板被放置下来，从船上陆陆续续走出那些迫不及待想要下来的、各形各色的乘客。

大多数乘客都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还有一些其他国家过来的人，而且这些人几乎是乘坐的统舱，头等舱或者二等舱则是有钱人才会选择的。这些人有的打算久住，有的会选择暂留。毫无疑问，挣到更多的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物质的保证才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应该是多数人所追求的生活。

我跟着流动的人群慢慢走下跳板，我是身材敏捷的人，而且我的穿着打扮似乎在告诉他人，我是有钱人。在我的身后还有两个扛着行李的服务生，以及行李上还未撕掉的“头等舱”的标志，完全看不出我是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移民。可能在他们看来我是一夜暴富的人，又或者我是身家过千万且生活奢靡的富家子弟，只是出来旅行而已，然而我是生活拮据、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我亲身经历的事情说明，我们不能以貌取人，更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象，因为这些不能说明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就像戴眼镜的人就一定是有学问的吗？现实是我在经济上非常紧张，而且我的处境也是极为危险和窘迫的。我背井离乡来到了距离家乡5000多英里的地方，况且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在异乡一无所有，所有的一切都要从头开

始。身无分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少了一些精神上的慰藉，这就是我当时所经历的。

两个星期之前，我带着自己的梦想、家人的希望，还有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外加200美元，满怀信心地离开家乡意大利，孑然一身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船只。为了挣钱我满腔热血，毫不畏惧未知的迷茫，心中只想着我这样做是为了家庭更是为了自己，我不会让任何机会从我身边溜走。

家中的长辈们为了消除我的顾虑，经常灌输给我这样的说法：“美国的街道都是用金子铺成的，弯腰捡起这些金子便是你需要学会的事情，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可以衣锦还乡的机会。”

他们的说辞让我感觉在美国立足并飞黄腾达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随后的几年中所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长辈们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他们所言确实是真实的。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弯腰捡金子这样的事情都不需要做，因为在1920年时这些钱就自己进入了我的腰包里，不是那种要用小汤匙衡量的金子，而是需要用到大卡车才能运完的巨大金块。

当我再次站在码头遥望远方时，我深知我所要到达的美国是一片陌生的土地。耳畔回荡着长辈们在我来时说过的话，我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去弯腰捡铺在地上的金子，可是这里根本就没有金子铺成的道路。事实就在眼前，我知道我被长辈们骗了。我脚下一直都是泥土，从我登陆的港口到我现在所在的马杰诺大街，都没有发现用金子铺成的道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泥土，不管在哪里，泥土的厚度足足有一英尺，我变得惆怅。此时我开始思考，我从5000英里外的意大利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当初的梦想已经支离破碎，我开始觉得我的人生看不到希望了，我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在去往美国的路程中我遇到了一个赌场的大骗子，从最开始我带来的200美元，到最后只剩下2.5

美元支付小费和买饮料。我深受打击，不再踌躇满志，开始消沉。回想这一路的经历才发现除了外界这些虚无缥缈的景象，我一无所有。

当时我并没有在波士顿停留，因为所有的行程我都想依照计划进行，毕竟在家里的时候，我仔细盘算过这些，所以我不愿违背我的计划。按照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的安排，我应该住在“烟城”——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

我的长辈们为了不让他们的计划破灭，早已为我准备了所有去匹兹堡应该用到的东西，可见长辈们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他们或许早就料到了到达大洋彼岸时我会变得身无分文。在此之前，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他们选择提前帮我购买去往匹兹堡的预付车票，正是因为他们的明智之举，所以我才没有沦落到落魄街头的下场。

和所有前往纽约的移民一样，我并没有离开码头，而是坐上了一列奇怪的火车。这个火车真的非常特殊，这是我坐过的所有火车中最不舒适的，而且没有之一。它特别像战时的那种火车，整列车中只有8节是卧铺车厢。经过长达12小时的颠簸，火车才到达目的地。

到站时我整个人已经饿疯了，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到了见人吃人的地步。我清楚地听到我的肚子那一阵阵的“惨叫”，它在用这种方式诉说着它的不满，可想而知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进食了。假如有人愿意给我一点食物，不管是面包牛奶还是一块臭肉，我都愿意拿灵魂作为等价交换的条件。在快要进站的时候，我像被关在牢笼里的小鸟想要冲破束缚，轰鸣声一响，我立刻找到了最近的车门，迫不及待想要冲下车去。

我的这种行为被当时的值班巡警看到了，毕竟那个场面像百米运动员冲刺一样跨过了列车栅，他对我的行为很不满或者觉得我是另有

意图，所以他急忙伸手想要抓住我，我们就这样撞了个满怀。但是我不喜欢这突如其来的“热情”的拥抱，因为我们并不是许久未见的老朋友，更不是失散多年的亲人，总之我对此感到厌恶至极。我们用彼此不能听懂的语言交谈了许久，他的爱尔兰口音实在是太重了，我非常不能接受，就像他也听不懂我说的意大利语一样。我们请来车站旁边的擦鞋匠来帮我们翻译，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我只是非常饥饿，想赶紧下车去吃东西，再和他道谢并说清事情的缘由。

当巡警知道了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匆忙离开的时候便自己走开了。随后，我和擦鞋匠一起去了附近的餐馆进餐。擦鞋匠支付了这顿饭的花费，其实应该由我来付钱的，可是当时的我只剩下2.5美元，我在那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一只缩头乌龟，躲在一边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经过这次事情，我想擦鞋匠以后都不会再如此客套、善良地对待移民者了。这样的事情应该会给他留下很大的阴影，当时吃饭所花费的钱应该可以够他买套新衣服了。换作任何一个人，这样的经历最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填饱肚子后，我需要思考应该如何去宾夕法尼亚的车站。当时这个车站还没有迁入纽约境内，如果要自己过去，可能要穿过一条陌生的河流，当时我对这种情况一概不知。我只知道我要乘坐有轨电车，而且在改变方向的时候还要换乘，中途可能要穿过两三个街区。问题的重中之重是我如何才能到达宾夕法尼亚车站呢？我毫无头绪。

我今生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寻找那个车站，追求心仪的女孩子在这里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每一次需要打听它的位置的时候，给我的错觉都是它已经离我不远了，应该就在前面的拐角处。久经波折后我终于找到了它的位置，此时的我已经不知道绕过了多少个街角，更不知徒步行走了几十英里的路程，还有穿过的几十个街区，好在我最后找到了它。就在这时，我知道要前往车站就要乘坐渡轮去对

面的新泽西，我到达车站的时候，疲惫不堪、双腿发麻，就像濒临死亡的动物那样苦苦挣扎着。

那个看似美好的下午，发生着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我还背着很“轻”的行李，走着冤枉路。其实行李只是所占空间和大小上的轻，殊不知从重量上看简直就像背了好多个铅球。此时宾夕法尼亚车站映入眼帘，但是我已经不再执迷于列车是否会到达匹兹堡，我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放空状态，我只想在此时拥有舒适且柔软的棺材，让我疲惫的躯壳可以得到永远的安息。

困难重重——1美元引来的麻烦

我刚来到美国时，因为我对英语一窍不通，所以在这里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更不用说是那种轻松的办公室里的工作。我之前所学习的其他语言在这时竟然毫无帮助。当时的我年纪尚轻，而且身体孱弱，不能进行相应的体力劳动。可是我需要生存，而且必须生存下去，强大的求生欲迫使我要找到一份工作。

已经在美国有四年之久了，但我一直都过着平淡、精打细算的生活，从事的工作在当时也是相当不体面的。因此，我时常厌恶这里的工作，付出和收获在我身上永远成不了正比。我一直都是生活拮据，入不敷出，薪水勉强填饱肚子。迫于生计，除了从事这些工作之外，我别无选择。时间眨眼间过去四年，我的工作依旧那样毫无起色，活着就是我当时生活的全部意义。活着是为了学习和更好地生活，所以我每天都很勤奋地学习一些英语知识，一门语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我的生活不会再像开始时那样窘迫。

杂货店售货员、路边说着蹩脚英语的推销员、机器维修工、保险推销员，这些工作我都从事过，甚至还在工厂做小工，到餐厅跑堂，

但凡是我能从事的工作我全部都尝试过。只是我的每份工作干的时间都不长，一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被辞退，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因为反感选择了主动辞职，也许是为了不让自己被炒鱿鱼才这样做的。所以我经常游荡于各个城市之间，时而步行，时而乘车，不能说颠沛流离但也是居无定所。久经辗转，最后我去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可以说是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我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也许是夏日里的炎炎酷暑和烈日骄阳，抑或这一切都是命运使然。1907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我孑然一人带着少得可怜的1美元开始闯荡，虽然我的境况如此，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我前进的步伐，而且年轻气盛的我认为这些足以让我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开始按照我的想法付诸行动。在圣詹姆斯街上我发现了一家意大利银行，名字叫作“扎罗斯”，仿佛所有的事情的源头是这里，而且这里距离火车站不到两个街区。我径直走向这家银行，不出五分钟我竟然成功应聘上了这家店的银行职员，细细想来，这应该算是我在外漂泊的四年中，找到的比较体面和满意的工作了。

来到这家银行上班，让我遇到了一见如故的路易斯·扎罗斯，他为人正直，不拘小节，待人友善，说话很幽默，心胸宽广。虽然只是短暂的相处，但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他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之后在我经历过很多事情和很多人共事之后，让我更坚信我最初的判断是没有错的。虽然后来发生的事情给他的人生抹上了不光彩的颜色，但是在我看来那都情有可原，是迫于一个大环境还有身边潜藏着那些心怀鬼胎的人造成的。因为我比较了解这里面的内情，所以这些都不能代表他是一个阴险狡诈和邪恶虚伪的人。

当时扎罗斯的银行风生水起，不管是他还是他的银行都有着良好的信誉，他也因此成了腰缠万贯的加拿大商界大亨之一，但是，扎罗斯的性格使他非常容易被外界干扰、受到不良人的诱导。

一群鱼龙混杂的推销商和图谋不轨的人开始不时地围绕着他转，任何的成功人士身边都不缺少这样的人，每天都在给他灌输“腐朽”的思想。假如我们对待这样的人一直都是友好和气的，极有可能成为悲剧的开端。可想而知，纵容的结果就是不论如何总会有人上当受骗，这就像动物世界中狼捕捉猎物时一样，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最后成功拿下猎物。扎罗斯已经被他们盯上了，这些人经常怂恿他参与某些奇怪的业务，因为他的银行可以为一些新业务的运转注入资金，在他们的百般洗脑下，他开始盯向那些在他银行里的储户，这一做法其实是很多银行内部的高管的惯用手法，无非是手法的高明与否，最坏的结果便是被警察抓获，然后监禁。所以头脑精明的人、有着社会影响力的人，在此通过这种方式侥幸获得了成功。

扎罗斯的资金问题很快便暴露无遗，因为他对我非常信赖，所以便将全部的实情告诉了我。整体来看，他暂时不会面临破产的问题，只是公司的财政情况非常紧张，准确地说，他需要一笔资金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恰巧我的一位老同学当时在蒙特利尔，他极其渴求能发现新的商机。出人意料的是我俩在街角遇到了，一阵寒暄客套之后，我向他透露了扎罗斯的情况，然后经过双方的同意后，介绍他们两人认识。随后经过商谈，二人便达成了某项协议。之后我的老同学匆忙回意大利并说他要筹集合作所需的资金，超乎想象的是短短几周后他再次回到了蒙特利尔。

他的到来仿佛让扎罗斯的银行迎来了新的生机，在我们沉重的心情略有好转的时候，一个不祥的预兆从天而降。虽然事情发生了大逆

转，但是没过多久，扎罗斯的另一些公司破产了。各种谣言如洪水猛兽般席卷而来，随后银行拒绝贷款给他、储户们见状立刻把钱取走了，他被摧残到心如死灰，一蹶不振。

我们绞尽脑汁去想各种解决办法，仿佛走到了森林的尽头，并没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折。这种情形下我们无计可施，好像做什么都是杯水车薪。况且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个人利益的维护是人类的本能反应，人类最丑陋的嘴脸在事情发展到最后的时候，完全显露无遗。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丢掉工作而已，并不会像扎罗斯那样有巨大的损失，我能做的也只能是静观事态的发展，不想遗漏掉整个事件里的任何一个细节。

随后我的老同学和扎罗斯因为此事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一位名为萨维亚蒂（这不是他的真实姓名）的人，然后数次秘密会议接连召开，他们竭尽全力想办法拯救扎罗斯。因为所有人都非常信任我，所以我参加了他们的所有会议。

我的老同学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他可以筹到一大笔钱，尽管钱的来历不是正经渠道。当时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言论，我想如果那些都是真实的，那么他应该会在监狱中度过他的余生。后来我和他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是否遇到了囹圄之灾，当然这些我都不关心，也不清楚。

确切地说，我的老同学赢得了扎罗斯的信任，其实这并不费力。扎罗斯总是会热情地接纳他人，哪怕是过街的老鼠，他也会不畏与其同行。有时他也会给扎罗斯一些钱，就像跟屁虫一样，和扎罗斯形影不离。

我的老同学在紧急会议上很快就清楚了真实情况。

我的老同学告诉扎罗斯说：“你应该立刻离开这里，若是继续留在这儿，不出一个礼拜，你就会以非法擅自挪用公款的罪名被关进监狱，而且会吃一生的牢饭。”

扎罗斯反驳说：“可是我不能离开加拿大，我不能抛弃我的妻儿，更不能对我亲手打拼下的事业置之不顾。”

我的老同学坚持劝说：“扎罗斯别傻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你在监狱里对你的家庭来说根本无济于事……”

扎罗斯打断他说：“事情还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现在只需要一笔钱就能渡过危难。”

我的老同学立刻反驳说：“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你根本无法凑到钱。”

扎罗斯吃惊地望着我的老同学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当初不是答应我会借钱给我的吗？难道不是你说的吗？”

“我不记得了，我当时说过吗？”我的老同学回答说，“不论如何，我现在没有一分钱可以给你，我也没有闲钱，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加拿大。”

扎罗斯在最后关头失去了财政来源，他不得不屈服。离开之前扎罗斯和我的老同学签订协议——我的老同学成了他的主要债权人，在他离开加拿大之后便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然后用2%的利息偿还了其他的债权人。其实按照当时扎罗斯的资金计算，假设管理运营得当，采取合适的偿还方式，最后一定会有剩余。所以我的老同学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掌控扎罗斯的财产，顺势借助其他主要债权人获得一笔财富。

我的老同学信誓旦旦地对扎罗斯说：“你放心走吧，不用担心这边。我会把这里的一切处理好，最后所获利润和你对半分。”扎罗斯就这样相信了他，却不曾料到我的老同学一直都在欺骗他。

三天过后，我们三人正好在詹姆斯街上的一家酒吧喝酒，我的老同学当时就要求扎罗斯给他开一张伪造的票据。

我的老同学对扎罗斯说：“给我开一张小额的票据，然后在上面写上某某的名字。”

扎罗斯反驳说：“那样是伪造！”

“没错，我就要伪造的票据。”我的老同学说，“在我接管你的资产之前，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拿到了豁免权而返回加拿大，我需要保护自己。我会拿着这张票据，假设你没有自己返回，破坏了我的计划，我自然不会用这张票据指控你。”

扎罗斯按照我老同学所说的，给了他一张票据，只是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扎罗斯写了谁的名字，更不记得具体数额是多少了。

几天过后，扎罗斯离开了加拿大去往墨西哥，他委托我照顾他的妻子还有三个或者四个孩子。临走之前，扎罗斯将他拥有的一些流动资产全权委托给了我的老同学，这些资产其实完全可以偿还清他所欠下的债务。

“隐居生活”的插曲——分行收债

扎罗斯已经前往墨西哥，不久后人们便得知了他潜逃的消息，不禁让储户惊恐万分。甚至还有四处传播谣言的储户，他们到处造谣滋事，让整件事情糟糕透顶。他们还去胁迫扎罗斯的家人，然后妄言杀

了我。只是这件事情很快被平息了，因为储户们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自己能像往常一样驾驶着劳斯莱斯在街上风光的炫耀，红木桌前依然还能放着昂贵的雪茄，这些隐性的资产都是银行间接赋予他们的保险金，而且不需要任何理由便可以将这些好处统统收入囊中。

生活窘迫迫使扎罗斯一家人离开了他们之前豪华的住宅，我在受到重托的压力之下，让他们和我住进了一间普通的房子里。因为还处在事情的风口浪尖上，我们为了节省生活的开支，不得不同房东太太共用一个厨房、洗澡间、客厅还有餐厅。我算是这个家中唯一的劳力，所以还是会像之前一样，偶尔做一些临时工作，以供家中零碎的开支，扎罗斯的两个大女儿受到生活的重压被迫出去工作谋生存，而扎罗斯的妻子会在家中做饭，料理家中的琐事。

我们好像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当然不是五柳先生那样淡泊明志，相同的是生活得非常平静，似一潭死水泛不起半点涟漪。我除了白天偶尔出门谋生计之外，其他时间几乎哪里都不去，有时甚至会在家里窝一整天，到了晚上就坐在那里发呆。

那时我也是风华正茂的青年，算是意气风发，而且26岁的年纪非常容易受到女孩的吸引。扎罗斯的长女正值破瓜之年，长相清秀可人。情愫就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点燃了，我们自然地对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意，每到晚上便会闲坐聊天，再也不用像往常一样只打哈欠或者发呆了。

我的老同学年龄与我相仿，尽管生活艰辛，但他会经常来家里做客。同时他也被扎罗斯大女儿的美貌深深吸引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喜欢了同一个女孩，但是古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我看来，他是不可能俘获扎罗斯大女儿的芳心了。

我认为喜欢同一个女孩，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起初我并没有发现他喜欢扎罗斯的大女儿，而是在后来的一些小事上才慢慢发现的。但这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我并没有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或许感情受挫是我的老同学近乎崩溃的原因，仿佛从他身上更能理解君王将相为了儿女情长而放弃山河的场景，即使遇到背信弃义的人或者事，都不会像他那样疯狂。

这件突发的事件让我记忆犹新，那是1908年的夏天，某一天我的老同学突然跟我说，他想把扎罗斯银行在西部的债务和利息清算一下。当时扎罗斯的银行在西部共有三个分行，而我还曾参与创建了这三个分行，对这些事情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由于语言的障碍，我的老同学非常犹豫他到底要不要亲自过去，加上他对这些分行所在地区的风俗一无所知，他似乎非常纠结应该如何处理。之后他表示希望我能先去熟悉情况，因为我在语言和地区上相对熟悉，待我妥善安顿好之后他再过去处理。必须承认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根本无法承担车费，只记得他让我不要担心费用问题，因为他说他会帮我支付这笔出差的费用，并且答应给我这次出行的佣金，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趟差事。

我们按照之前的约定于礼拜六在詹姆斯街碰面。我们见面后一同前往霍查拉加银行，交谈一番过后，他在那家银行开通了个人账户，最后给了我一张支票作为担保。那时银行已经过了营业的时间，我之所以还有如此清晰的记忆是因为当时他告诉我，支票已经无法兑现了，因为银行职员已经下班了，但我那时完全不知道他的说法是否正确，我只是按照他的说法行事。

我们当时计划在下周一继续前往剩下的两家分行，把之前计划清算的事情都处理完，但是支票无法兑现就代表着我没有出行的经费。因为路程比较远，我需要准备的东西还有很多，像行李箱、衣服和生

活必需品都是出远门的时候必不可少的。所以我打算用下午的时间去购买出行的必备品，但是他又告诉我说这张支票或许换个地方可以兑现，因为在同一家银行是可以通用的。

依稀记得在那天晚上，他的手中依然紧紧攥着那张银行支票，应该还是没有兑换成功。他对我说：“不要担心，我知道霍查拉加银行的某些支行在晚上也会营业，我们那时可以去试一试，你觉得如何？”

我想或许真的可以兑现，所以我决定去尝试一下。我们在圣凯瑟琳大街上看到了一家霍查拉加银行的分行，只记得当时他走过去和柜台上的出纳员交流了几句，随后立刻拿到了大约400美元的现金，我当时还十分费解如何在短时间内拿到了这笔钱，正是这笔钱让我明白了太过信任于他人的后果。

我们按照之前的计划离开银行后，直接拿着这笔钱去购买出行的必备品，尽管买全了所有的用品，但是它们也仅仅占了我行李箱一半的空间。

我的老同学对我说：“你的行李箱还能塞下不少行李，明天我把我的一部分行李也装进你的行李箱。”说完这句话，他立马起身离开了。

第二天来的时候，他拿来了所要捎带的行李，除了最简单的生活用品外，最显眼的莫过于一个装了文件的信封，随即他塞给了我200美元的现金，作为出差的费用，最后告诉我他会去买我们的车票然后帮我带过来。

一头雾水：一张票据引发的“灾难”

礼拜一上午，我再次去商店购买了一些零散的物品，回到住所时已经接近中午，当我回到住所前脚刚踏进房门的时候，突然出现的两

个便衣警察将我逮捕了，我一阵惊慌，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我的房间，还从我身上搜出了我的老同学临行前塞给我的那200美元的现金，还把我的行李箱全部检查了一遍，房间也被翻了一个底朝天，仿佛我是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犯人一样。

我的老同学给我的那个大信封里的几张空白支票也被他们没收了，我对那天所经历的一切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当时更多的是不解。可想而知，我被他们带到了警局，然后警察未经询问便以伪造罪的罪名把我单独监禁了。

我非常茫然，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更糟糕的事情不是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是我不能跟任何人交谈，因为我被囚禁了，无法见到他人。

不出意料，那两个侦探协助警察把我押送到了监狱。我以为终于可以和外界交流了，但是事实证明我那时的想法简直是愚蠢至极，当我寄出的所有信件都杳无回信的时候，我仿佛到了绝望的尽头，更别奢望会有人来探望我了，我真正体会到了与世隔绝的痛苦。监狱里的这种压抑让我窒息，我难道真的要被终身监禁了吗？我真希望这是一场噩梦，渴望清晨的阳光可以将我唤醒。结局是离开了报纸以后，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像极了井底之蛙。

监狱的生活真的是无比煎熬，那里的环境让我有些干呕，尤其是当我看到里面蛆虫满地、肮脏污秽的场面时，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是不会在这里待一分一秒的，所以我想方设法挣脱这种境遇。终于我找到一个小角落蜷缩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墙壁，绞尽脑汁想要出去，我灵机一动把他们递来的毛巾嚼碎了，然后身边的狱友看到我奇怪的行为，或许他们把我当成了精神失常的病人，然后立刻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外边值班的警卫，只记得他们看了我的情况之后，对我检查了一遍，最后将我带到了监狱的医院里，我心中一阵暗喜。

仿佛看到了一丝渺茫的希望，我故意歇斯底里地模仿印第安人战斗时的声音，假装自己有些精神问题，然后疯狂地爬到墙上去抓栏杆，那种无力的感觉让我明白了真正的自由是多么美好。随后两个看护人员给我穿上了束身衣，好几个小时里我都被束缚着，完全动弹不得。我灵机一动假装自己癫痫发作，他们见状便帮我把束身衣脱掉了，然后一番请示之后便安排了一个床位给我，这样的小诡计让我可以暂时不用回到牢房，相对来说那样的处境比回监狱要强上百倍。

监狱医院里的环境要比监狱好很多，而且是我可以忍受的。

大概是一个月后的某一天，通过监狱的内部信息通道，我听说扎罗斯在前天晚上也被关在这间监狱，我开始思考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据说他是被美国警方引渡回国的，显然有人揭发了他，并且把他关押在监狱里，我向警卫官请求和扎罗斯见面，不久后我的请求被批准了。

显而易见，是我的老同学出卖了他。因为这件事的参与者无非是比较信任的人，加上并没有和其他的债权人达成相关协议，所以扎罗斯的财产无法被接管，我的老同学故意将罪行嫁祸于他。

我和扎罗斯终于在监狱里见面了，我们将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脉络梳理了一番，经过分析我们所处的局面后发现，这件事情非常蹊跷，因为我是唯一可以指证他有罪的人，但是我早已被囚禁了，我理所当然不能逃脱国家法律的管辖。最后的决定权落在了我的手中，要么做一个被人唾骂的骗子，要么支持我女友的父亲——我的老朋友扎罗斯，我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后者，或许我当时已经有所怀疑，但是自尊心在作祟。我暗下决心，要不遗余力地救出扎罗斯。至于我的老同学，我真没有太多的考虑。

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禁让我联想到：我的老同学最初的目的是想从扎罗斯夫妇身上获得一笔钱，但是中间出了差错让他的目的没有达成，只能借助当时扎罗斯给他的那张假支票，我猜测是我的老同学向警方提供了证据，并间接通过警察将他引渡回国。

几天后，扎罗斯便接到了法院的传讯，而我作为此事件的唯一证人也被传唤了。我的老同学当时在法庭上直接控告扎罗斯伪造了那张票据，然后我出庭回答了一些法官提出的基本问题，接着他们将那张假支票拿给我看。

“在你入狱之前见过这张支票吗？”他们问我说。

我答道：“法官先生，是的，我之前就见过这张支票。”

“你是在什么情形下见到的这张支票呢？”法官接着问我说。

我大脑快速运转，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回答法官说：“我之前是在圣詹姆斯街上的一家酒吧里看到的这张支票。”

皇家检察官又问：“那时除了你，还有谁在场？”

我说：“法官先生，当时我和我的老同学都在场。”

检察官又问道：“当时在场的除了你们两人，还有其他人吗？”

我回答说：“法官先生，当时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我和我的老同学。”

检察官似乎没有听到期待的说法，带有一些怒气地问道：“难道扎罗斯没有在场吗？”

好像所有人都认为我当时见到扎罗斯也在场。

我回答说：“法官先生，扎罗斯没有在场。”

检察官立刻转换了角度问我说：“那你知道是谁写了这张支票吗？”

我极为平静地回答说：“是的，法官先生，我知道。”

检察官步步为营，他认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又说道：“是谁写的？”

“法官先生，是我写的。”我从容地说道，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力量让我在撒谎的时候，可以做到面不改色。

或许这样的回答不是在场的人所能想到的，而且我的说法让法庭上的很多人都非常震惊，检察官步步紧逼，说：“你写的？这张支票是你写的？”

“法官先生，是的。这张支票的确是我写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干的。”我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心中要救出扎罗斯的信念支撑着我揽下所有的罪行。

审讯就这样暂告一段落，当时我的老同学听完后气急败坏地离开了，或许他知道自己的诡计难以得逞，心中非常苦恼吧。最后法官无罪释放了扎罗斯，但是强烈要求他在20小时之内必须离开加拿大。扎罗斯得救了，而我注定要回到那个肮脏的监狱里。

在我离开法庭被押送回监狱的时候，一位年轻的法官，是个意大利人，突然走向我。

“其实你自己撒谎了！”年轻法官用意大利语小声对我说。

“是的，我的确撒谎了，但是你现在并没有什么证据来揭穿我啊。”我笑着对他说，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我不会指责你，尽管扎罗斯真的非常可恨，但是远比那个原告（我的老同学）要好很多。”

回到了暗无天日的监狱，等待我的只有审讯。而扎罗斯应该已经离开了蒙特利尔，不久后他的家人也随之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而且我的老同学也失联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牢房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伪造罪造成的三年监禁

我在牢房的生活可谓度日如年，我依稀记得我是10月接受的审讯，这件事彻底让我看清了那些指控我伪造罪名的人的最真实面目，衣冠整齐的外表下藏着一张凶神恶煞的嘴脸。他们字正腔圆地跟我说我的老同学作为银行的担保人提供给我手上的那张支票，其实是我伪造的。

听到这里简直是可笑，事实上那张支票上面的钱早已被他取走了，完全就是一张空头支票。我全然不记得那张支票到底伪造了谁的名字，当时我并没有看到那张支票上的姓名。可能是一艘轮船的经纪人，因为支票最开始的来源是在他的办公室。那张支票的数额大概有400美金。

面对这样毫无证据的指责，对我来说简直是侮辱。我当时一口咬定自己没罪，但是当时法院竟然传唤了4个人出庭做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卷入这件事。当我被带到法院的时候，我恍然大悟。除了那个轮船的经纪人之外，剩下的是两名侦探和当时的那名银行出纳员。不可否认的是，那个轮船经纪人的确早前就认识我，当时

恰巧去处理扎罗斯的事情，我去过他的办公室几趟，但是我们之前见面的时候几乎零交流。

随后那位轮船经纪人竟然向法官说，自己支票簿的背面少的那张支票是我当时去他办公室的时候故意撕下来的。听到他这样说，我猜想定是有人把支票从他的支票簿上撕下来，只是他并不能证明那张支票是我撕下来的。更重要的是，他无法证明自己亲眼看到我出现在他的办公室，他向法官阐述的这些证词无非是他自己的猜想罢了。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被抓捕的时候，那两名侦探冲进房间后，确实从我的行李箱里翻到了一沓空白支票，在那个信封里和其他乱七八糟的文件装在一起，以及从我身上搜到了我的老同学给我的那200美元的现金。所发生的事情的细节我都记忆犹新，因为我心中有个强烈的声音，它告诉我：我是无罪的，不能错过任何一个事发时候的细节，这关乎我的清白。

回到法庭上，法官问那两名侦探说：“从他身上搜到的那200美元现金去哪儿了？现在还在这里吗？”

“阁下，那200美金已经不在这里。”其中一名侦探说，“我们当时就把钱还给了银行。”

法官极其诧异地看着那两名侦探问道：“是谁给你们的命令？为什么还给银行了？”

另一名侦探急忙解释说：“阁下，我们没有理由拿那笔钱，我们认为那笔钱明显是银行的……”

“你们知道真实的情况吗？问题的重点是，”法官即刻打断了侦探的讲话，带着一股怒气说，“那笔钱就是警察局判断这个事实的关键证据，我们都不知道那笔钱的来历，你们知道钱的来历吗？可能是一位

穷人的钱，但是他很难轻易拿到手；问题是这是一家大银行——霍查拉加银行的钱，难道警察局会为了银行的方便而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吗？”

“这个案子先暂停处理，我会撤销对这一案件的审判，待我们收集到确凿证据的时候，再重审这个案件。我一定要知道，那笔不明来历的钱，随意偿还应该是谁的责任？更何况那笔钱对被告来说意义重大，或许对你们来说是举手之劳，但是它意味着被告是否有罪，被告有权看到所有的证据，除非那笔钱已经被认定了是个人财产，不然被告有权拥有那笔钱。你们的做法简直是胡闹！”

那件事情在当时还引起了一阵轰动，突然休庭成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而我又回到了监狱。我曾天真地认为法庭会停止对此案件的审理，然而后面发生的一切，让我大跌眼镜，只觉得这样愚蠢的想法说明了当时我是多么无知！

结果事情发生了180度大逆转，当此案件再次审理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变质了。之前那个坚定的法官对于那笔钱的事情却绝口不提，再次出庭做证的是那位银行的出纳员，上次出现的那三个证人没有再露面。

法庭上的一切让我喘不过气，法官非常严肃地指着我，问那位银行出纳员说：“你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他提供了支票并且提走了支票上的钱？”

银行出纳员回答法官说：“其实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见过他了，我只记得当时拿着支票取钱的人是一个瘦高个，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油光发亮。”

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个人一定不是我，这样的外表更像我的老同学。但是之后的身份鉴定更像一个设计好的圈套，因为场上所有法官都肯定那是我。我的命运在那天仿佛尘埃落定，我不能为自己辩解，我的内心无比煎熬，我第一次感受到法律竟能让人变得如此冰冷。当时我有辩护律师，但是他更像一个摆设，一个不能让人满意的角色扮演。相反的是律师旁边坐着的人却滔滔不绝，名叫卡尔·柯立芝。

在案件审理的整个过程中，我的辩护律师没有尽到作为辩护人的职责，因为他没有驳问过任何一位出庭的证人，也没有向证人提出过反问，甚至都没有和我有过眼神上的交流，他当时只是坐在我身边进行了粗略的阐述：“若法官先生允许，我恳请法庭可以宽恕我的委托人。”可能更像认定我有罪，并请求救赎，这样要比阐述更贴切一些。

这样的陈述让我百口莫辩，当我听到我的辩护律师讲这句话时，整个人都站不稳了。我的辩护律师的潜台词是在法官没有判罪之前就已经宣判了我是有罪的。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说很多话，若是他再多说几句，法官宣判我绞刑的可能性都有。他的存在无疑是雪上加霜，我的所有冤屈被他的两句话吞没了。

经过一番审讯，法官的最终判决如下：

“虽然被告的辩护律师尽其所能做了相关辩护，但是在证据面前，所有的说辞都是无用的，我必须宣布，被告确实犯有伪造罪……”

早在我到达法庭时就从之前那个法官的转变中，看到了宣判结果，尽管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这样草率地宣判也宛若晴天霹雳。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法律的不公，个人权利在这里不堪一击。

冰冷的辩护词让我心如死灰，法官还不如这样说：“律师失败的辩护，让我和律师团都相信被告确实犯有伪造罪。”所有的案件到此为止吧，尽管换一种方式处理这件事情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但是至少不会像刀子般刺痛我。

我又被带回了监狱，结束审讯后没过几天，我被判处3年监禁，漫长的时光将在圣文森特·保罗监狱里度过。想到那些人善变的嘴脸，我已经不想做出任何挣扎。那天下午我就被送往那里，经过一番“改造”处理，想必连我的亲生父母都不会认出我了。当时让我洗了澡、刮了胡子、穿上了无比丑陋的囚服，按照流程进行了拍照、指纹采集、编号，一番折腾过后，我变成了一个只有编号的囚犯，这三年里也将是一个再无名字的公民。

弥天大谎：庞兹先生陷入精心设计的圈套

我们想象中的监狱除了劳动外，还会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但圣文森特·保罗监狱与其他监狱不同的地方是，它并没有提供给罪犯学习改造的机会，只是单纯的坐牢，从事苦力劳作。这所监狱简直就是巴士底监狱和关押基督山伯爵监狱的翻版，让你的人生充满绝望，每天都是机械地进行着上面安排的工作。

此时，我无比怀念之前那个狭小拥挤的房间，那些可以呆坐在沙发前的晚上的时光，对在监狱中的我来说都变得奢侈。

我们被关押在阴冷潮湿、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这应该是一个个人修炼和忏悔的最佳空间。那种装着玉米叶和谷粒的麻袋片做的床垫，似乎还残留着一丝庄稼的味道，这样的休息环境让我每天都如坐针毡。而我被关押在这里许久，每天备受精神的折磨。

尽管如此，我出去以后也绝对不会将这里的所见所闻夸大，因为那些吹嘘都毫无意义。但是这里的管理和规章制度都极其严格，如果违反他们的管理不免会受到处罚，那些因为触犯规定而受到无情和残忍对待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相比之下，罪犯却不会被无故虐待、不会无缘无故地遭受惩罚，这倒成了在这所监狱的服刑中比较幸运的事情。

监狱里的人都有他们的故事，不论你之前的身份地位如何，到达这里之后都要重新开始和人打交道，监狱里不会有国籍的歧视，每个人唯一能做的便是从头开始，重新证实自己的实力。只有更好地表现出勤勉、服从管教的人才会获得更多提早出狱的机会。

即使我们越不过监狱外边的那座高墙，但是我们仍然不缺少在监狱内部的晋升机会。与外面相同的是，这里的工作依旧有等级之分，体面的劳动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这里的竞争不比外边的激烈，但是能受到“提拔”的往往是那些在各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人。

和那些电影情节非常相似，集体劳作的场景大同小异。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非常艰辛，至少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当时，我被安排去一个非常狭窄的工棚里劳作，对于我这种个头相对比较高的人来说，钻进去的过程都是非常费力的。

进入工棚之后，我每天七八个小时都在重复工作——把那些从各地运来的大石块敲碎成小沙砾，每天都是机械化的工作，但是我坚持下来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十分敬佩自己有这样的毅力。

我当时也非常好奇，经常会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大石块，那些经过我们处理的石子又去了哪里呢？我曾经计算过，那些被我敲碎的石子可以铺遍许多公园。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一直都是在那个工棚里干活，从早到晚都与石子待在一起。

其实这样的工作也很劳累，每次发呆的时候我不禁会想：可能落基山脉的好多大山都被他们挖空了，只是为了让我每天继续这样的工作。自从经历了碎石子的工作后，我颠覆了对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认识，我想如果让我在工棚里多待一段时间，我甚至可以把整个省弄得比锅还平，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说笑，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遥远，指日可待。

我工作的时候从未偷懒，所以我的表现很快得到了警卫官的认可，他们商议过后把我调到了监狱的铁铺里，顺理成章地去做材料出入的记录员。之后因为工作细致用心，又被提升去了监狱首席工程师的办公室，每天协助他工作。然后因为出色的表现，再次提升去了典狱官的办公室，每天打打字、整理一下文件。我想自己在监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晋升的空间了，除非让我出狱。

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越来越轻松完全是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在典狱官的办公室工作之后，这让我的狱友甚是羡慕，因为我享有了很多特权：我可以向警卫官一样，随时随地到监狱的任何地方，而且不需要他人的陪同；我甚至有权利与别的囚犯讨论公务，而且那个距离我接近40米的警卫不会知道我谈论的内容，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闲聊，尤其是和一位前银行家的交流最为频繁。

我始终非常纳闷一张假的支票是如何在短短的两三天里就被发现的？然后我问起了前银行家，希望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线索。

我一直怀疑的地方是：伪造的签名在短时间内应该很难被查清，而且那张支票上并没有出现我的名字，我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里被逮捕的呢？警察还有银行对我必然是一无所知，他们是如何在48小时里，让我和那张支票扯上关系的呢？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每次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便会在靠着墙角的床上苦思冥想，但是怎么想这些都是难以办到的事情。

哪怕是侦探的开山鼻祖——勒考克还有神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在48小时之内，恐怕也查不到我和那张支票的关系，那些神秘的魔术师或者预言家都不会猜测出这样的结果。就算是那些脑洞非常大，想象力超群的人，应该会把注意力放在那家轮船公司，或者轮船经纪人身上，而不是和我联系在一起。还有那两个突然出现的侦探又是如何盯上我的？这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他们把钱还给银行的做法简直是愚蠢至极。但是他们的侦查力远超过上面的这些神奇的人，他们的抓捕速度让人不可恭维。

我时常和那位前银行家交流，当我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那位前银行家的时候，他脱口而出说：“肯定是在有人在暗中策划了这件事，然后向警察透露了一些信息，不然不会这么快就被抓捕。”

我起初并不相信他的话，他似乎看出来我的疑惑。

他接着分析说：“你仔细想一想，那张支票是由银行开出来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最初你们没有兑换成功，但是你们在周六晚上却兑换了现金，那么周一之前这笔钱是不可能从银行的支行转到银行总部的。正常情况下，一张支票会在银行保留三天左右。”

“其实对于总部来说，他们很难检测出假支票的伪造情况。因为他们在检测的时候，大都不会去在意伪造者的签名，所以支票上的人名根本无人知道。银行总部一般是在月底收到支行银行的报表时，才会知道其中真实的情况。”

我还是不愿相信他的推理，听完他的说法后，我非常笃定地说：“我敢说除了我和我的老同学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们那张支票的存在。”

他看着我非常坚定地说：“毋庸置疑，是他向银行泄露了信息。”

仿佛这是我最不愿听到的东西，但还是被他说出来了。听到这里，我顿时毛骨悚然，我大声地朝着他喊道：“不可能是他，绝对不可能。我相信肯定不是他，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不会让我招致这样的麻烦最后撇清自己的。”

随后那位前银行家嘲讽地说：“你真的相信事情像你所言吗？赶快醒醒吧，真是个可怜虫！你认清现实吧，看看现在到底是谁逍遥法外，是谁落得银铛入狱的下场。”

所有的挣扎都败给了这样缜密的推理，“确实如此，我两次在法庭上都只字未提关于他的事情。”尽管看上去我已经妥协了，可是我始终不愿意相信是我的老同学陷害了我，我觉得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那位前银行家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说道：“他正是知道你会一直信任他，所以利用你对他的信赖把你拉下水，而且事实证明你的确不会背叛他，所以现在坐牢的人是你，而他在外边逍遥快活着。”

我依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辞，我驳问道：“怎么会认定我不会出卖他？”

前银行家一脸看穿事实的样子，他淡然地回答说：“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你绝对不会为了洗清自己而嫁祸给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蓄谋已久的。最关键的事实在于所有的证据都能证明你们俩有罪，只是他自己成功洗脱了。但是你现在坐牢，而他又在哪里呢？”

我终于不想再反驳，所有的辩驳在这样合理的推论下都是苍白的，我只能回答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去哪里了。”

“他在这段时间里主动联系过你吗？你见过他吗？或者说他在你万般绝望的时候，向你伸出援手帮助过你吗？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前银行家一系列的问题向我抛来。

他的诘问让我无力驳斥，我低下头，之前所有的挣扎都消失殆尽了。我钦佩他有如此清晰敏锐的思维，然后低声回答说：“没有。”

看到我如此垂头丧气的样子，那位前银行家歇斯底里地冲我喊道：“快清醒过来吧！你现在所承担的一切都是毫无价值的。快振作起来，写信去揭发他，你会摆脱这个黑暗的地方的。”

“不！我不能告发他。”我立刻否定了他的建议，“我和他之间的问题，我一定会当面找他问清楚，若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一定会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许是自尊心在暗中捣鬼，我竟然还在和事实争斗……

若是有人一直想逃避你的视线，那么获取消息的途径确实万分困难，不管你用何种手段，都难以找到任何线索，只是我先前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通过各种渠道想要听到老同学的音信，最后知道了他在西海岸附近活跃着，有人说他这些年一直都在运营他购买的电影院，这是我在监狱里知道的唯一关于他的事情。

那位前银行家的话语回荡在我的耳畔，我能猜想到的是，电影行业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经营，还会有其他的人从事相同的行业，比如说“美国电影之父”——阿道夫·楚克尔。有些人做得风生水起，而有些人则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阿道夫成了电影业的龙头，并成功垄断了电影行业，而我的老同学则属于后者。

假设我的老同学还活着，那他一定是隐匿在所有人都不认识他的地方，隐姓埋名地过着原本不属于他的生活。从那以后，我和我的老同学未曾见过面，想必再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关键时刻——庞兹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自由

监狱生活确实煎熬痛苦，让我孤独的内心感到温暖的事情就是有人来探望我。

我对我的老同学的新认知，源自我当时居住在蒙特利时的女房东，在我和那位前银行家交谈之后，她来监狱探望我，我们聊了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和她交流完，我对外面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关于我的女朋友、扎罗斯等。

清楚地记得我的女房东对我说：“我听说扎罗斯可能还在美国，具体在哪里、做什么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再收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所知道的这些也都是道听途说。”

“那安吉丽娜呢？她是我的女朋友。”我非常着急地问道，自从我出事以后，她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非常担心她。

听到我的问题后，女房东反问我：“你和她没有联系吗？”

尽管我伤心欲绝，非常痛楚，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和她失去了联系。

然后，我非常愧疚地回答女房东说：“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们已经失联了好久。难道她也认为我是有罪的吗？”

女房东告诉我说：“安吉丽娜并没有跟我谈到很多关于他父亲，还有你们的事情，我对此也不清楚。我只记得有一次她无意间说到了你的老同学，好像说他知道的事情远超过我们所能看到的，可能潜台词是说你的老同学计谋多端。”

听到这个回答后，我忽然联想到那位前银行家的推测，然后十分疑惑地问女房东说：“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她真的这样告诉你的吗？她有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女房东一脸无奈地看着我，然后接着说：“这些我并不是很清楚，或许安吉丽娜以前受到过他的骚扰吧，所以让她非常反感，之后才会对你的老同学有这般评价。”

瞬间一股怒气涌上心头，我极力压制住心中的怒火问道：“在此之前我的老同学就一直骚扰她吗？还是在我被监禁的这段时间里？”

“当然是很早之前了，难道你没有发现一些端倪吗？你的老同学好像一直都暗恋着安吉丽娜，这些你竟然没有看出来？”女房东带着些许失望的口气说道。

我回答说：“今天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情，之前我并没有太在意。”

女房东带着斥责的口吻说：“天下男人都一般模样，当一个男人对一个女孩痴迷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关心她的身边发生了什么！”

面对这样的指责我竟无言以对，我惭愧地说：“也许正是你说的那样吧！恳请您再跟我说一些外面的消息吧，还有我的那位老同学的行踪。”

“听说他在你入狱之后就去了西部谋发展，别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因为你发生事情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也没有从别人口中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女房东回答说。

我依旧非常好奇，接着问女房东道：“难道他这几年从未给你写过信吗？”

“从来没有，只是我经常会在街角遇到一位曾经见到过他的人，然后我们会闲聊几句，我所知道的这些其实都是从他口中得知的。”女房东说。

我极其想知道我的老同学到底在做什么，非要刨根问底，我问女房东说：“那你有没有听说他现在做什么呢？”

女房东告诉我说：“听说他早已结束了扎罗斯的银行支行的业务，消失之前就应该清算完了所有债务吧，现在好像在做他自己的事情。”

我想要借此一问到底，对女房东说：“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到底做什么工作？”

女房东说：“听那些人们说他在西部海岸附近买下或者自己投资建立了电影院，具体的事情我并不清楚，好像是在好几个地方，其他的事情我不是很了解。”

我回答说：“看来他一定经营得非常好，他一直都是一位非常有头脑的人。”

女房东回答说：“听说是这样的。”

正是女房东的来访，让我知道了所有我疑惑的事情。我们之间的谈话让我更加相信了那位前银行家的说法，很显然我是被我的老同学算计了，他精心设计了这样一场骗局，并成功洗脱了自己的罪名，应该还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事业也蒸蒸日上，而我则成了他的替罪羊……

时间一天天流逝，而我很快就到了出狱的时间，这是所有颓丧中的幸运之事。我每天都盼望着出狱。好像时间过得并不快，但是已经慢慢临近我要重见天日的时间。好像要比我预期的时间快一些，我并不担心这些，我会想办法让自己早日脱离只有编号的罪犯身份，我只想早点拥抱自由。

终于等到了出狱那天——1910年7月13日，仿佛是再次获得新生的日子。当时我正在典狱官办公室的打字机前面工作着，随后典狱长拿着一份文件走到了我的面前，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份文件和我有关，但是又不敢确定。

只记得典狱长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查尔斯，马上把这份文件复印一份。”

我伸手接过了典狱长手中的文件说：“是的，长官。”

我像往常一样娴熟地把复印纸放进打印机里，看着文件上的内容开始打字。我在这里工作的这些日子里，经手过无数份这种从总督办公室发来的信函，因为他们的内容几乎差不多，只是这个文件好像一封赦免信，但我又不能幻想太多。

我像往常一样麻木地敲打着文件上的字，可是当我看到其中的一个名字的时候，我十分震惊，一度认为是光线不好看错了。

我抬起双手使劲揉了一下双眼，再趴下去看那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没错就是那个名字——查尔斯，这三个字宛若一束灿烂又温暖的阳光照进来，我反复确认之后，完全无须怀疑，就是它，确实是我的名字。我的长达20多个月的监狱生活终于结束了，我马上就可以出狱了。

典狱长用一种近乎老父亲般慈爱的眼神望着我，他再次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笑了笑说：“查尔斯，这一切都是你的努力换来的。你是否要入狱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是现在祝福你，你终于可以出狱了！换身衣裳，赶紧出发吧！如果现在起身还可以赶上下午去蒙特利尔的火车呢。”

“查尔斯”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我愣住了，根本没有意识到是有人在叫我。那一刻我知道，这三年里所有发生的一切，终于结束了。

其实完全不需要他再次提醒，我好像冲出牢笼的小鸟、挣脱缰绳的野马，我终于自由了！我可以看到早上升起的太阳、傍晚慢慢落下的余晖。

我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到监狱的服装店里，换好他们给我的衣服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此时的我不关心衣服和形象如何，我只知道我真的获得了自由。

几个小时后，我穿着这身奇怪的衣服走在大街上，丝毫没有感觉到别扭，我忽视了旁人的眼光。即使全身上下只有5美元，但我依然开心，我只关心从此以后我是一个自由的公民。

旅途风波：美国移民检查员的“阴谋”

我终于可以看到清晨的太阳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了，出狱的当天我乘坐火车回到了蒙特利尔。伸手掏出口袋里的全部家当——5美元，我知道温莎酒店是不在住宿的选择范畴里的，晚上我只能去我的朋友家借宿。

其实这点钱让我哪里都去不了，我必须将这5美元盘算着使用，直到支撑我找到一份工作，这点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是维持我生活的唯一一笔费用。对朋友的热情款待甚是感激，这让我免去了睡大街的痛苦。为了不让朋友为难，我答应他三两天内一定会找到一份工作，争取自己出行的车票以及开销。

三年的监狱生活，让所有的东西都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去找工作的时候四处碰壁。当我向那些需要我为他们工作的人打电话的时候，

他们以各种奇葩的理由拒绝我，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的处境到底有多危险。我是一个吃过牢饭的人，他们非常介意与我共事，更别提为我介绍工作了，猛然认识到犯罪前科让我的人生非常不光彩……

当我快要放弃的时候，转念想到我的一位同学在蒙特利尔，我把自己的烦恼全部倾诉于他。他给我的建议是离开蒙特利尔，到美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我的这位同窗当时也算风生水起，他在蒙特利尔设立了一家银行，同时还经营轮船方面的业务，之前我和他还有过几次生意上的合作，但是这种的交情就是如此脆弱……有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最后使自己处于一个窘迫的境地。

我和他交谈了许多，记得他当时跟我说：“你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重新开始吧！那时你便可以轻松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虽然他的建议是可行的，但是他不了解我的真实情况。我只能将我的处境告诉他，我对他说：“当然，我也想离开这里，但是我没有足够的经费。这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

他接着问道：“你想要去哪里呢？”

“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去纽约、布法罗、罗切斯特、锡拉丘兹等，其实只要能离开这里，我去哪里都可以。”我回答说。

或许在他看来，小地方要比大城市有更好的选择。

他又反问说：“不考虑去一些小地方吗？那些挨着边境的地方，或许你还可以谋到一份解说员、计时员的工作呢。”

随后他还告诉我在纽约州附近有很多移民营，我当时犹豫不决，不知道应该何去何从。

“你打算怎样解决钱的问题？”他再次问我说。

“我打算先在这边打几天零工，我手上并没有多少钱。”我回答他说。

他紧接着说：“假设我是你，我一定会利用扎罗斯积累下的人脉和劳动力，毕竟你帮他联络过那些人，说不定那里会有不少我们之前认识的人，然后你可以顺利工作，慢慢稳定下来，然后安静的生活。”

转念一想他所言确实有道理，其实我被他的这种说法说服了。扎罗斯之前的确向美国地区输送过很多劳动力，遍布在各个承办商和铁路局中。大多数人在边境附近，有些人在修建横穿两国的铁路，还有人修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大干线铁路，我想如果没有人员的流动，那些承包商应该会记得我，毕竟我是扎罗斯的前职员，我们曾有过一些工作上的合作。

那是1910年7月30日的清晨，久经波折后，正当我打算买票离开蒙特利尔时，远远望见了我的同窗，他还带来了5位意大利的移民，我似乎知道他是想让我和他们同行，一番交流后证实了我的猜想，他的确委托我在火车上照顾他们。

临行前他对着我说：“帮我这个忙，查尔斯。他们要转车的时候，你提醒他们几个人，他们都在诺伍德下车。”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问题，诺伍德这个名字他一定提起过。

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他目送我们出发后才离开。这列火车的行驶方式让人费解，每经过一站都会停一下，是那种每隔10分钟，或者15分钟就会停一停的慢车。一个上午它都像蜗牛般移动着，让人非常焦虑不安。当经过加拿大的最后一站时，火车缓缓停了下来。

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才快要到达目的地。这一路的停停走走让我颠覆了对火车的认识，它的停靠频率更像穿梭在马路上的公交车，但是它比公交车更慢些。

在火车停下之后，突然有人上了车——一位美国移民检察官，一脸严肃地穿梭在各节车厢里，中间不停地询问车上的旅客。结果，他最后停在了我和那5位意大利人面前，他向他们提问，但是他们并不能听懂英语，然后他瞪大眼睛望向我说：“你和这些人是一起的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回答说：“不是，我和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只是同行，在他们快要到站的时候提醒他们下车，仅此而已。”

检察官继续询问说：“那你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吗？”

我只能实话实说：“我并不是很清楚，可能是诺伍德周围的某个地方。”

检察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问我说：“他们去那里做什么？”

这样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我并不清楚他们的去向，所以我先问了他们，然后得知了他们是去那边工作的，紧接着他们拿出了几张信件，借此证明他们是去工作的。

检察官打破砂锅问到底说：“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脱口而出：“蒙特利尔。”

检察官说：“好的。”转身走向了另一节车厢。

我当时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了，然后不出五分钟，火车再次开动了。即将到达的是美国的第一站——纽约州的莫尔斯，我们漫不经

心地望向窗外，看着外面缓慢移动的风景。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喊打破了车厢里的宁静，确切地说这个声音是厄运的开始。

眼前的一切都让人摸不着头脑，“喂！你们几个站起来。”车厢门口的检察官指着我们，用命令的口气说，“快点跟我下车。”

面对这样的事情，我非常淡然。紧接着把检察官所说的话告诉了同行的那5个人，我们莫名其妙地紧跟着检察官下了车，然后被带到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最后被告知我们触犯了美国的《移民法》，也许祸从天降莫过于此吧。

那些未知事情的发生总是让人猝不及防。当天下午，我们被押送到纽约州的劳西斯波因特，被监禁几天后，我们又被带到了普拉茨堡监狱，漫长的等待开始了。刚从监狱出来却又莫名进去了，一股酸楚涌上心头。他们指控我向美国偷运外国人，巧合的是他们5个意大利人竟然是证人。

再次入狱：一个异乡人最无力的挣扎

这件事情犹如晴天霹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事情的经过到底是什么样的。中途因为事情过于琐碎，我便暂时放弃了追查真相。

直到后来我遇到了一位美国助理律师，我开始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他一直都耐心地听着我的讲述，我也希望他可以提供帮助于我，但是我的这种期待真的太天真了。

他问我说：“你带领外国人进入了美国境内，这样的行为违反了美国的《移民法》。”

我听后立刻反驳说：“我只是受到了委托，他们和我同行，但是事前我并不认识他们，所以并非偷运外国人。”

他非常坚定地说：“在你给他们做翻译的时候，已经是他们的同伙了，因为你变相地帮助他们。”

我非常不能理解他的这种说法，我怒气冲冲地向他吼道：“我为什么不能替他们翻译呢？不论怎么说，我只是在帮助双方进行沟通而已。”

他依然坚持说：“不管怎样，你和他们已经构成了犯罪事实，所以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会被允许进入美国境内。”

这样的说辞宛如一盆冷水朝我泼来，我再次反驳说：“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规定，三年前我去加拿大的时候，就已经有过6次进出美国的经历。那时也没有必须要得到许可才能入境的规定，而且我在火车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美国移民检察官。我唯一遇到过的是边境周围的报关员，他们当时只是单纯地检查一下行李而已。”

“你所说的这些并不能改变你们违反美国《移民法》的事实。”他坚定地说。

我非常苦恼，带着心底的愤怒说：“十分抱歉，我真的不能接受您的说辞。在此之前，我们早已在加拿大的另一侧受到过检查了。当时火车并未开动，若是真的不让我们入境，在那时就应该让我们下车，拒绝我们入境，而不是等到后来再通知我们违反法律。”

“检察官完全没有义务告诉你们他的做法。”他非常不礼貌地打断了我的陈述说。

在那一瞬间仿佛冲昏了头脑，我继续反驳道：“他们应该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这项法律，而不是在最后的关头通知我们触犯了《移民法》，他们只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已，然后投机取巧想要借此立功，他们有什么资格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务员呢？真正让外国人入境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而是他们。”

他用一种近乎嘲讽的口吻说：“我相信不出几个月，你的态度便会发生转变，不论你说什么都于事无补。”

我立刻清醒了，对他说：“也许您说的是对的，但很有可能您是错的。”那时我在心中暗想：像他这样的人不如早点下地狱。他好像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内心，之后便不再与我进行交谈。

又是痛苦的监狱生活，一直被关押到10月，我和那5个意大利人一直被囚禁在普拉茨堡监狱，经历了百般折磨，重要的是我们没有权利申请保释。单独的牢房是我这几个月的监禁生活中的万幸之事，因为剩下的大多数人都是挤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

在监狱中，我每天只能依靠读报纸、睡觉打发漫长又枯燥的时间，狱中生活的煎熬远超过人们的想象。我几乎接近抑郁，用度日如年来形容这两个月最恰当不过了。那时我暗自发誓：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结束这种无聊又苦闷的生活，我一定是被冤枉了。

细细回想了和那位律师的谈话，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好像从和我的几句交流中就知道了我的所思所想，难道他拥有女人的第六感吗？轻而易举地便看穿了我的心理，他的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简直是在埋没他这种人才。

当这件事进行到白热化的阶段时，他突然主动找到我，并跟我说：“我对这件事感到很惭愧，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是我不会轻易放

弃，因为我要誓死守护国家宪法的尊严。”

其实我并没有告诉他，他对宪法的守护在现实面前只是杯水车薪。我能体会他的处境并且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但是我也十分愧疚，我无法帮助他脱离窘境，现在才意识到真正愚蠢的人其实是我！

每个人大都会选择个人利益，我也不例外。虽然事情处在紧要关头，但是我依然希望他可以不遗余力地帮助我。我们交谈甚久，之后我不由自主地趴在他身上哭了起来，我非常恐惧自己的处境，那时对于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样的说辞，早已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心中所有的委屈和苦水全部倾倒了，感觉自己没有特别压抑了。

我记得那天穿的制服是没有缩水处理过的，当我哭完，我的衣服竟然缩水了，可能流下了很多年积攒下的泪水，眼泪浸湿了我的衣服，那天我像极了穿着短裤的服务生。

那时我早就能够通过他们对我的称谓判断他们的真实目的，当他们说：“查理，你这个可怜又优秀的家伙，我非常想帮助你，但是你能否接纳我的建议呢？”

虽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在密谋些事情，但是我还是选择非常礼貌地说：“先生您请说，我当然会按照你们的说法办事。”

果不其然，他用非常诚恳的眼神望着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罪。”

听到这个结果我暴跳如雷，对他大声吼道：“为什么要这样说？”

看到我非常暴躁的样子，他紧接着说：“查理，你冷静点，听我仔细说。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完全是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我已经认真为你

考虑过了，如果你还是执拗地坚持你的想法，最后的结果对你来说毫无优势，到时候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加上你刚出狱不久，在没有宣判之前，就已经被判有罪了。不要冒这样的风险，相信我。”

我的心里早已知道了结果，我沉默了。因为事情的发展应该会像他说的那样，就在那时现实让我认清了和政府抗争时，有权势的朋友和金钱的重要性，像我这样普通人的所有挣扎都是以卵击石，但是我不容易屈服，我想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沉默许久之后，我说：“认罪和判罪的结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他解释说：“不，这其中的差别很大。法官并不是仁慈的，他可能会让你终身不能再入美国境内。正常情况下你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判处2年有期徒刑加上1000美元的罚款，但是也有可能让你在监狱里待10年外加5倍的罚款。你自己衡量一下，会认同我的建议的。”

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瞬间放弃了挣扎。我问他说：“假设我选择主动认罪呢？”

他两手一摊并且耸了耸肩说：“应该会比我之前说的要轻不少，可能只需要交点罚款吧，50美元？谁也说不准呢！”

想到自己空空的口袋，我对他说：“罚款我交不起，我没有这么多钱。”

“或许你会蹲一个月监狱吧。”他说。

我非常疑惑地问他说：“你确定可以这样吗？”

他非常坚定地说：“肯定啊，法官的最后判刑都会听取地方检察官的建议，所以我掌握了主动权。”

我半信半疑地问他说：“你能确定我服完1个月的刑期、交完50美元的罚款，他们就会把我释放吗？”

“相信我，会的。”他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我主动认罪了，关于他向法官说了什么应该只有他自己、法官或者上帝知道吧。

当他把文件交到法官手上的时候，法官紧皱眉头、窃窃私语了一阵之后，瞥了我一眼说：“嗯，这些有什么用呢？两年刑期外加罚款500美元！”他顺手将文件给了助理，这样的结果让我哑口无言，一阵心酸涌上心头……

内心无比气愤，一个人在异乡的生活总是如此艰辛。在我还沉浸在宣判结果的不公正时，可能是副检察官把我押下了法庭。

我和4名罪犯在几天后被押送到了南部的联邦监狱服刑。

事情的发展总是让人始料不及，当我被判刑之后，那5个意大利人竟然立即被无罪释放了。因为他们证人的身份，还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津贴。或许他们可以长期留在美国吧！

一系列的事情让我十分凌乱，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想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迫切想要弄清整件事情，但是至今没有任何头绪……

Chapter 02 再次出狱——庞兹先生开始了美国生活

再次入狱让我感受到了漂泊他乡的艰辛，那种想要孤军奋战却束手无策的苦楚。两次在监狱中我都有不一样的境遇，认识了不同的人，听到了迥异的故事。我终于熬到了出狱的时间，中途并未提出过假释。仿佛一切都停止了，又好像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我能继续留在美国，让我感觉之前经历过的所有痛苦，都不再让我难以启齿，我也认清了这种生存环境，但我依然选择继续生活在异乡的土地上。

每个人都会有执念，认定的事情终究会去奔赴。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内心深处的那个美国梦，它在时刻提醒我要振奋起来，要继续向远方航行。或许正是这份力量让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陪伴我度过了那些黑暗的时光。虽然距离“美国梦”还很遥远，但是她的出现让我在美国的生活又多了一份寄托和坚持。

狱中生活：那些有故事的狱中人

原本以为罪犯会乘坐硬座车前往服刑的地方，结果我们被送往亚特山大的时候竟然是卧铺，我们并未被手铐束缚，也没有被监禁。像普通旅客一样惬意地享受着旅途的时光，自由地用餐、慵懒地躺在自己的座位上，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竟然在车站附近的豪华餐厅用餐，可以在国会大厦散步，出于不影响他人的考虑我们并未进去参观。

当时距离白宫很近，但是我们没有去。塔夫脱总统可能害怕自己在下一届总统选举时落选，所以找借口离开了。其实他最大的竞争对

手是泰迪·罗斯福，但是数字有时也会说假话。

本来以为会在傍晚之前离开亚特山大，结果我们被几名检察官带去酒吧享受了最后的狂欢，但是转念想到马上迎来的万般煎熬的监狱生活，心情便直接跌落至谷底。我们喝着那里最烈的酒——一种和饮料十分相似的啤酒，一边抱怨命运的不公，一边痛快地喝酒，最后几乎所有人醉倒在地上。

来到美国的监狱才发现，原来这样的地方也可以如此人性化。和其他的监狱大相径庭，这座监狱简直像巴尔特摩的庄园，抑或丽思卡尔顿的皇家酒店。或许你心生疑虑，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监狱？因为这所监狱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汇集”了美国各大行业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大都是有钱、有权的人。比如说内阁成员、国会议员，或者是各个大银行的公务员，偷税漏税的走私犯等。或许在这群人看来，即使监狱是一所牢笼，也要让它金光闪闪。

像上次的服刑一样，所有的人都要进行劳动。我非常容易地获得了一份洗衣店员的工作，终于不用再去和小碎石打交道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晋升的机会完全是因为我之前学过的意大利语、英语还有法语。

然后我很快又去邮件办公室做一名小职员，非常相似的是，我的上级就是这所监狱的典狱长。平日里的工作一般是写写信然后封好信件，假设我可以充分发挥我的语言优势，还可以翻译一些来往的邮件，翻译过最多的莫过于迪尼亚奇奥·卢普的信件。把那些外语信件翻译成英语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卢普是一个因为私自印假钞而被判刑30年的刑徒，但是他之所以坐牢是因为犯了很多罪名，在西西里岛杀害纽约警察中尉佩特罗斯诺是他服刑的根源。

不论怎样说，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罪行受罚，但是类似谋杀这样的事件又应该受到公平的对待，既不能接受无端的指控，又不能畏罪潜逃。若是真的做过违法的事情，便是罪有应得；若是被人冤枉或者另有他因，那么就不应该受到不公的处罚。虽然我也身受“残害”，但我依然坚信法律一定会有公正的制裁。

关于卢普的事情，我并不是特别清楚。我从来都不喜欢参与别人的任何事情，确切地说是我不关心这些。关于案件的所有细节都应是他和原告之间的事情，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记得有一次从操场打球回来，我坐在一旁休息，遇到了卢普，他走到我的身边，用试探性的口吻说：“你愿不愿意和我同住一间牢房啊？监狱里的管教人员总是会派人监视我，我真的忍无可忍了，我只希望找一个善良、仁慈的人和我一起住。你会答应我对吗？”

我明知道一个被判处30年的罪犯难以是一个好室友，但我还是答应和他同住。或许我同情他悲惨的处境，抑或感同身受。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相反他是一个慈悲、友善、坦诚、毫不畏惧的人。

随着同住一段时间，我们便逐渐熟识起来，他经常向我提起他过去的事情，而我开始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而且我答应帮他给有威望的报社记者打电话揭示真实情况，只是我们之间的谈话走漏了风声，情报局很快便知道了我们两人的“交易”。

只记得有一天两个警卫突然把我叫到墙角，威胁我说不要管卢普的事情。在我出狱后，我才意识到他和美国联邦局的一名职员有着密切联系。

他们警告我说：“如果你执意要插手卢普的事情，那么你将和他在监狱里一同度过你的余生。”语气中传达出只要我违背他们的警告就会受到这样的处理。

有时身穿制服的办公室职员同时也是警卫，就像我们邮件办公室那个意大利人一样，可谓身兼数职。

那个意大利人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检查我翻译过的邮件，检查最频繁的莫过于卢普的信件，更重要的是他会把这些信件重新打印后邮往华盛顿。

在美国情报局看来，从卢普的通信中总能找到蛛丝马迹，而我和卢普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非常亲密，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俩同住一间牢房。所以他们自认为是我在替卢普和外界联系、从翻译信件中获得利润。他们的这种想法简直是愚蠢至极。

每个周六和周日我都不用像他们一样待在牢房里，因为工作的需要，我会和其他职员一起去酒吧抽烟，喝酒，下象棋、西洋棋等，那时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查尔斯·摩尔斯的人，据说他曾和华尔街上的大人物往来密切，而且还有一家规模比较大的轮船公司不惜重金换他出狱。

查尔斯·摩尔斯看上去精明老练，但是真正接触起来才发现，他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虽然他非常有钱，但是他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架子，做事从不拘小节，更是人际交往方面的达人。

慢慢熟络之后，我们二人交谈甚欢，和他的交流中，我知道了他对华尔街的金融运转非常了解，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内人，尤其是那些证券交易的汇率他一眼便可以看出其中的蹊跷所在。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是他曾走进典狱长的办公室，然后请求典狱长可以帮他向外发送一封邮件，典狱长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帮助他发信件给他的助理。前提条件是这样的事情下不为例，而且不能占用其他的线路，摩尔斯点头同意了。

几天过后，摩尔斯再次走进典狱长的办公室，见到典狱长之后伸手递上了一张2000美元的支票，并对典狱长说：“长官，这是给您的分红，因为是您同意我发出那封信件的。”

听说摩尔斯在股票交易中获得了不少利润，因为典狱长非常不满自己得到的分红金额，所以对着摩尔斯一顿痛骂，扬言说要将摩尔斯关押起来。摩尔斯像久经战场的士兵，丝毫没有因为这样的威胁而感到害怕，依旧面不改色。其实这样的威胁并不能影响到摩尔斯，只是典狱长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答应过摩尔斯向外界发送信件请求。

摩尔斯丝毫不在乎这些，他最大的心愿应该是尽快出狱然后挣到更多的钱。据说他已经身家近千万美元，只要他想挣钱还没有他挣不到的。可想而知，他是不会在监狱里待太久的，尽管他被判处15年，但是刑期服满根本不在他的规划里。

当时他雇用了总统的某个内阁成员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至于具体花费了多少钱至今没有人知道，只是很多年后这位律师在报纸上公开宣称摩尔斯至今还欠他5万美元。

这位律师名叫多尔蒂，不愧是为总统工作的人，很快便将摩尔斯的案子上诉到了白宫，摩尔斯接下来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开始疯狂地吞食肥皂，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没过多久，他便患上了脊髓痨抑或赖特氏病，具体的事宜我已经忘却了。重要的是医院证明了他的病情，而且他被宣告即将死亡。之

后便将他转移了，最后他获得了总统下达的特赦令，虽然被判处了15年的刑期，可是他在监狱的时间加起来总共不到两年。果不其然，出狱后生活便充满了活力，他再次活跃在各大证券交易市场。

没过多久我的刑期服满了，因为那500美元的罚款我根本交不上，所以我在监狱多待了一个月。其实我的表现一直都很好，但是我没有申请假释。直到1912年7月，我出狱了，幸运的是我还能留在美国境内。

水电公司——梦想重新被点燃的地方

早在之前便听说过亚特兰大并不存在个人的言论自由，直到我在街上遇到两个情报局的职员，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更想立刻离开亚特兰大，多停留一秒都会让我喘不过气来。不仅仅是我，就连那些豪门贵族或者富家子弟估计也难以生存下去。

我跳上了阿拉巴马州的午夜列车，随着一声轰鸣声，我摆脱了这个恐怖的地方。我之所以乘坐这列火车，完全是因为这列车一直通到西边，我始终坚信：年轻的时候就要到西部去。

几年后我遇到了一位占星大师，他告诉我，当时应该去东部而不是西部，东方才是我星象的最终指向。我好像豁然开朗了，这些年的经历验证了他们的说辞。人们在迷路时，若有太阳，就应该追随太阳，而我背道而驰。那一刻感觉自己像一个没有智商和情商的笨蛋，或许因为向东的路上挤满了人，而且排队买票的时间大约一整晚，所以我才选择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久经辗转后，我终于到达了伯明翰，我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幻想和期待，但是错过了它好像也不会特别懊悔，就是这种矛盾又纠结的心

理，我暂时定居在这里。如果说这座城市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一定是那个有趣的“假医生”，其实我和这位名叫巴纳姆的医生早在普罗维登斯就认识，也算是老相识了。

“假医生”在当地开了一家医院，行业资格我无从过问，关于他的这个医师证件有还是没有，至今都是一个谜。先前的时候他是没有行业资格证书的，那是他离开的一大重要原因，现在我也无须过问。

据我对他的了解，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只认识一种药——蓖麻油。

最初相见是因为我无意中看到了他要转让医院的消息，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打算验证一下这家医院是不是“冒牌医院”，直到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便轻易认出了他。

我们寒暄了一会儿，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实诚。

“医院只不过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挣钱工具，你刚来这里，对这里的一些事情不够了解。尤其是煤炭公司的经营手段，真的不堪入耳。我在这里能够借助此医院给受伤矿工开伪造证明，顺势揭发了煤炭公司，难道不是顺水推舟吗……”

我听着他的诉说，得知他在整个事件中获得了一大笔财产。

显而易见，这就是巴纳姆的医院能正常运转的方式。每个采矿基地都会成立相应的代理机构，他们的生存方式是抽取其中的佣金。代理机构最常用的手段便是利用那些受伤的矿工，然后教唆他们夸大自己在事故中的伤势，最后上报给煤炭公司，不论煤炭公司提出怎样的解决方案都拒绝。

那些在事故中发生意外的矿工往往会在适当的时机出院，有时他们会在巴纳姆的这家医院里待十天半个月，甚至更久。毕竟医院提供

给他们一个相对安逸舒适的环境，远比在矿井里工作要好很多。

医院会根据代理机构的要求伪造一份虚假的伤势证明，由此受伤的矿工便会从煤炭公司获得一笔医疗费，这笔钱其实还包含着巴纳姆的医院里其他医生的提成。此外，矿工本人还会获得一笔抚恤金，而医院也会从中获得一部分利益。

事实上矿工遇到的真正事故并没有很多，大多数都是代理机构让矿工伪造出来的。矿工一般会选择让自己的同事故意用小煤块砸自己的胳膊或者肩膀等部位，甚至刻意堆起碎小的煤堆造成坍塌的假象，然后向医院请求帮助。最后只要矿工出面证实，那么就会被认定为严重的坍塌事故，一大笔赔偿便会送到手中。若你不怕受到上天的谴责，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轻松又伟大的生存方式。

我已经发现了可以顺利进入这家公司的渠道，巴纳姆向我介绍了在医院的工作情况，我想他这样做并不是考虑到我对医学略有研究，而是我们之前的关系让我对他的一切都非常了解。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我的为人，我是绝对不会借机敲诈他们的。

我心知肚明，这家医院会让我再次走上不归路，但是一想到那些正在监狱里做苦力的罪犯，我觉得只要我不触犯底线就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我应该学会和那些“迷人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

布罗克顿——一座以采矿业为生的城市，当我下了火车走过街区时，发现很多意大利人，心中一阵窃喜，之前所学的那些语言再次有了用武之地。可是，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

刚到这里时，我时而做做翻译，时而去图书馆兼职做管理员，甚至还会在医院当护士照料那些矿工，这样的生活还算过得去。

各种洗礼、婚礼让这个小镇多了几分生机，热闹的事情打破了那些阴森恐怖的沉寂，矿区里的矿工和小镇的居民融合成一个欢乐的大家族。共同的奋斗目标让我们像家人一般和睦友爱，男女老少都非常畏惧矿区的雇主，他牵动着整个小镇的生活和生命，既可以让人们产出成千上万的煤块，又可以让数以千计的人丧命黄泉。

在医院做护士的时候，我发现了整个社区最大的隐患——没有自来水和电，一般用水都是小镇居民在附近的水井或者有泉眼的地方自提，照明方式是传统的蜡烛和煤油，所以这样的条件让急救变得异常困难，距离这个社区最近的可以急救的医院在2英里以外，而出行方式只有步行。

我不知哪来的动力，想要为这个社区带来自来水和电，我是一个想法和行动都一致的人。尽管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还是不断地丰富自己。我把关于钱的问题抛之脑后了，仿佛灵魂开窍了，总觉得钱可以慢慢挣，人活着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想法。

提供自来水和电的必要设备是发电机、抽水机等，只是这个社区的位置并不是特别便利。社区在一个小山坡上，而且山的另一侧的斜坡上也有住户，这座山的脚下有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社区是相对完善的，还有城镇委员会等机构，但是他们对外来人口的排斥极其强烈。

这样的工程需要人力和物力，而且需要征求小镇居民的同意，所以召开了一次社区会议，在我张贴告示的作用下，社区居民纷纷到来。我们选择在某个礼拜天召开集会，在他们的推荐下，我成了上台发言的“外来者”。

我当时直奔主题说：“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召集大家的目的是想征求大家的意见，关于如何把自来水和电带给每家每户。之前我做了

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最终发现我们可以尝试把小溪里的水抽到山顶的蓄水池里，然后每家每户都可以用水。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同样的方式让发电机发电。目前的问题在于，关于实施整个方案的费用我是无法支付的，而且具体的预算方案我还没有计算清楚。

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粗略的预算，随后还可以成立一家相关的公司，社区成员都可以入股，这样便可以筹集资金完成这项工程。而我为此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所有控股权应该给予我，至于公司的开销可以采用出售股票的形式。

此时你们一定对水电的价格疑惑不已，我们把这个决定权交给城镇居委会来设定，我会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制定股票以及每个优先股的价格，当然这个价格一定会和普通股票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我会让每个人都尽可能高地获得利润，与此同时也希望我的付出和回报成正比。

大家现在可以投票表决了，希望大家能认可我的能力和想法，我会尽职尽责让这项工程顺利完成，谢谢大家。”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的提议全票通过。又过了几天，城镇委员会全权委托我完成这项工程。最先建立的是电力设备公司，我联系了一些工程师在公司工作，他们只需要上交一些相关的数据就可以。如果事情发展的比较顺利，那么不出两个月这项工程便可以完工。

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降临

计划远赶不上变化，当我沉浸在工程的进度时，一些让人难以预料的事情却发生了。就像走在大街上，突如其来的大风刮倒大树，正好砸中路上的某个行人一样。

虽然意外并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不忍心看着一个善良的护士就这样失去生命。她叫珀尔·戈塞特——采矿公司医院的一名护士，当时她正在给医院里的病人做饭，使用的汽油炉子突然爆炸了，她的左胳膊、肩膀以及胸部严重烧伤，灾难就这样发生在这位年轻、善良的女孩身上，让人为此深感悲痛。

过了几天，这家医院的医生——托马斯来到社区，我们二人已经非常熟悉了，只要他一到社区来定会约我见面。这次他直接来到我住的地方，喝酒闲聊中提到了那位护士。

我问他说：“珀尔现在情况还好吗？”

托马斯医生对我说：“她现在的状态不是特别好，可以说马上就可以宣告死亡。因为皮肤大面积烧伤，所以软组织已经开始腐烂。”

我迫切地问道：“真的没有抢救的希望吗？”

托马斯医生非常淡定地说：“或许皮肤移植还可以尝试。我觉得皮肤移植对她来说还是有很大希望的，前几天我已经询问过社区的居民和矿上的工人，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人愿意捐献皮肤。”

我为珀尔姑娘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像她这样善良的女孩，不应该用自己的仁慈和善心换来他人的忘恩负义，这简直太没天理了。我想到这里，不禁挺身而出。不知道那些人是多么自私和胆小，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在眼前消逝。

我问医生说：“医生，她大约需要多少块儿皮肤？”

托马斯医生回答说：“大约四五十英寸吧。只是在这样一个接近2000人的社区，我竟然连1英寸都找不到，实在是很可悲！”

我鼓起勇气说：“不，医生，先不要顾着悲哀，我愿意捐献珀尔姑娘手术所需要的所有皮肤。”

托马斯医生非常震惊地看着我说：“你确定吗？你真的要捐献所有的皮肤吗？”

我异常坚定地说：“是的，托马斯医生，您没有听错。您什么时候进行手术？”

托马斯医生说：“刻不容缓，但是我不想催促你，你需要一段时间做出心理准备，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脱口而出，现在没有什么比拯救生命更重要了。

托马斯医生再次打量了我一番，他一定不相信我是怎样做到如此坚定的。可是从我们对视的过程中，他应该知道了我的决心。

他对我说：“跟我来吧。尽量穿上你的外套。”

我非常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丝毫没有畏缩。

那天晚上我被他们注射了麻醉，在此之前我非常好奇地问：“你们会从什么部位切取皮肤呢？”

“不要担心，我们会选择在大腿上，这样只需要在手术中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现在你觉得哪条大腿比较好呢？”托马斯医生非常小心地问道。

我从容地回答说：“哪条腿都可以，若是不够的话，两条腿都可以。”

只是当我醒来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从臀部往下都缠满了绷带，而且剧烈的疼痛让我非常疲惫和憔悴。但是相比那个护士，我的这些疼痛简直不值一提。我在医院静养了大概三个月，中间还被切去了一些皮肤，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切去的皮肤足够铺成一间小房子的地毯了。但是我从未后悔过，因为我的这些皮肤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不论何种情况，我都会帮助我的朋友，哪怕只是非常小的一块损伤，我愿意竭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们。

强忍着割肤之痛，等待着恢复。与此同时，我还面临着肺炎甚至是胸膜炎这样的危险，身体上确实非常痛。而被搁置的发电厂早已没有了音信，所有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因此还有一大笔经济损失，但是相比脆弱的生命来说，这些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我的朋友还在坚持，我自然也不会轻言放弃。至于供水供电的事情，无非要重新开始罢了。

医学院里的恶作剧

已经到了1914年的春夏之交，我以一名油漆工的身份到达莫尔比地区主要负责汽船舱面的刷漆工作。我记得当时乘坐了一艘名为“大海鲢”的汽船，从彭萨科拉一直到亚拉巴马州附近才停泊。

我每天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工作，可是我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薪资。我十分气愤，找到船长大闹一番，事情无疾而终。最后我还是留在了莫尔比，而他回到了彭萨科拉。

我算是失业了，每天无所事事。白天会在城市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我像丢了灵魂的流浪者，所有映入眼帘的事物好像都是一个模样。回想自己的油漆工生涯，竟然发现自己非常擅长各种指示牌的

刷漆。但是我还是比较青睐室内的粉刷工作，这样的技能让我在哪里都能生存，我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辗转在各大城市之间。

当我在莫尔比的生活刚有点起色的时候，一个麻烦从天而降，导致我不得不离开这里，巧合的是在我打算离开前，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

医学院正在招收图书管理员，要求应聘者必须熟悉希腊语。我向学校提出了申请，虽然我并未上过医学类的课程，但是我对一些医疗术语还是略知一二。不言而喻，最后我成功胜任了这份工作。虽然薪资并不乐观，但是相比之前我从事过的那些工作而言，这份工作是轻松又体面的。

我非常重视这样的工作机会，所以对待这份工作格外认真。每天吃饭时，我几乎都是待在实验解剖室，正对着那些用福尔马林浸泡着的尸体，还能津津有味地吃下午餐。地上还有和火腿肠切片非常像的大腿切片的残留。

这份工作我非常喜欢，确切地说是非常适合我。但是让我产生厌烦的是那些调皮的医学院的男学生，他们经常戏弄我，在我午饭的汤里放实验病菌这样的事情算是家常便饭，最过分的是他们会把注射过霍乱病毒的小老鼠故意释放在图书馆，每次恶搞都会让我非常难堪，而且这样的恶作剧从未间断过。

让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寝室里唯一的电灯骤停，我当时住在一楼，吃完饭之后，我很早便躺在床上休息了，只是当我伸手要把被子拉过来盖好的时候，突然发现竟然还有另一个人躺在我的床上，这种事情也算是司空见惯。

我依旧非常淡定，自认为是那些喝得烂醉的学生，后来才发现是一具用防腐剂处理过的黑人尸体，我很难将他运走，无奈之下把他扔在了地板上，然后倒头就睡。这样的恶作剧充满了整个医学院，时而苦恼时而搞笑。

在图书馆工作异常轻松，每天只需要将那些错乱的图书重新规整即可。我每天都按时上下班，除了将图书和期刊分类外，我还负责图书的发行以及协调学院发行出版物。毫无疑问图书的记录工作、带领来访者参观学院也是我的分内工作。若是晚上有安排，我会义不容辞地前去帮忙，经常会帮助门诊部门或者妇产科的病人。

有时会接到待产产妇的求救电话，我需要做的便是找医学院的两名学生带着医药箱前去病人家中，这两名学生在何时何地都是不可预知的。大多数情况下，很难找到两名学生，有可能是故意逃避吧。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前往病人家中，那时我从一名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变成了一名助产护士。

一般情况下，孕妇的生产都会十分顺利，所以也不会遇到难题。事实上，我自学过一些手术和解剖的基本知识，分娩的知识我也略有了解。在我看来，分娩是一个需要等待的过程，或长或短都会由开始到结束，而这个过程中孕妇承担着各种煎熬，而我的等待和她们的痛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其实这所医学院只是设立在莫尔比，它是属于塔斯卡卢萨的亚拉巴马大学，并未和总部设立在一个地方。正常情况下，医学院都会和一家大医院离得很近，莫尔比的医疗设施在塔斯卡卢萨算是顶尖的。

我一直在强调这份工作十分适合我，因为考虑到所有要素，我的生活非常舒坦。我喜欢这里的一切，尽管经常会有恶作剧发生，但是

不影响我和同学以及老师的相处。我沉醉于莫尔比海湾以及那里宜人的气候.....

突如其来的“灾难”，结束了我的医学院生活

当我还沉浸在这里的惬意生活时，我的厄运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我早应该想到这样的生活不会持续太久，但我一直没有太过在意身边的小事。

直到有一天伯明翰的医生十分卖力地想要把这所医学院迁走，而莫尔比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医生却竭尽全力想要留住这所医学院，那时我才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的错综复杂。

当我踏进这所医学院的时候，我便非常信赖于这里的老师，我会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怀揣着赤诚之心。把自己卷入这场激烈又冗长的辩论并非我的本意，因为之前有不少发行过出版物的老师和我比较熟悉，他们是有资格参与这场角逐的。所以我慎重考虑后决定支持其中的某些老师。

我所支持的这位老师，立场十分犀利、鲜明，自始至终都在反对伯明翰医生的做法。在我们看来这位老师值得信任，或许人们很容易被外表的假象所迷惑，若不是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我们可能要被他一直欺骗下去。

正值暑假前夕，那天晚上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依稀记得他在办公桌前整理着他的文件，我们像平日里一样聊着学校的事情，时间在嘀嗒嘀嗒的钟表走动声中溜走了，他在临走前嘱托我帮他邮寄两份信件。

他拜托我说：“麻烦你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把这两封信寄出去。”

看着他十分着急的样子，我准备立刻动身帮他寄信。只是在我准备拿起信件去邮局的时候，不经意瞥见了信封上的署名，其中一封寄给伯明翰医生，另一封寄给医学院的校长，刚来这所学校时我就非常怀疑这位校长，他好像一直和莫尔比的医生唱反调。

我恍然大悟，似乎知道了这位老师的最终目的，但是一切都晚了，我们还天真地和他站在同一战线上，现在看来着实嘲讽。

我顿时愣住了，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因为仅凭这样的信件我难以判断他的真实目的，我一时不知所措。遵循着心底那分对学校的忠诚，我决定打开信件一探究竟。若一切只是我的臆测，那我再把信封好邮寄出去。

万般纠结之后，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封，发现铁证如山。原来他一直都在伪装自己，出卖学校，他和伯明翰的医生联合起来出卖学校。

我十分坚定要去举报他，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他的阴谋诡计，我不能坐视不管，我要去揭发他的真实面目。他应该为他的阴谋埋单，并承担最后的结果。

我把信交给了学院的执行院长——弗雷泽马，他让我自行复印一份留个证据，最后他把那两封信的原件拿走了。最终的结果只是让这个戴着面具的老师辞职，他应该也没有颜面待在学校了。

没过几天这件事便被校长通报批评了，老师们得知那位老师和伯明翰勾结的事情之后，难以控制心头的怒气。我不知道校长对老师们是如何解释的，但是我直接被开除了。

执行院长把这个消息传达给我，我内心毫无波澜，对他说：“不要太过于在意这些事情，写这封信的人应该早已乱了阵脚。”

执行院长非常无奈地说：“我必须这样遵照他的指示，他可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异常淡然地说：“我尊重你的做法，但是请你警告他，如果他解雇我，我一定会向法院起诉他，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执行院长反驳说：“不，我不能这样。他只是想听到你被我炒鱿鱼了，仅此而已。”

“我知道这件事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假如我没有被解雇，恳请你将一封信交给校长。若他执意按照他的想法做，你再行动也不迟啊！”

关于信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客套话，因为嘲讽和谩骂都于事无补。我只能在表面上说我给他带来了这样的烦恼，让他身处窘境，但是这些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个两面派的校长收到我的信之后并没有立刻解雇我，但是他非常阴险狡猾，竟然用那些微薄的工资来变相对付我——拒绝支付我应得的报酬，老奸巨猾不过如此，夏天也已接近尾声，最后我还是丢了这份曾经非常适合我的工作。

重操旧业——新奥尔良的短暂生活

结束了我的医学院生活，我选择离开莫尔比，一腔热血地来到了新奥尔良。那时正好是1915年9月，而我亲眼看到了让人后怕的台风。更贴切地说，我是经历了这场灾难。所有安静的东西全部被风卷到空中，路上的指示牌、商店的招牌、路边的铁皮屋、耸立的大树等，都在空中混战着、张牙舞爪，更让人感到害怕的是海滨大道附近的老树竟然也参与了这场空中斗舞，这是我第一次也是生平最后一次看到这样的台风。

那时的总统是伍德罗·威尔逊，在他上任之前这样的飓风应该仅有一次，但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台风在休伊面前简直像和风细雨。休伊在历史上制造的那阵政治“飓风”，可谓史无前例，而且根本没有人可以和他抗衡。

我依旧怀念我在医学院的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只是当我来到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时，发现他们只是需要一名记分员。我是一个非常难以全神贯注的人，更何况是全场的分数。我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当前面进行的同时，我根本没有办法注意到后面的进程，很显然我是不会选择这份工作的。

我重新拾起了我的油漆桶，相对外界的各种变化来说，我觉得这是比较稳定的工作，好像永远不会失业。

飓风过后，很多商店老板开始考虑是否重新制作他们商店的招牌，其实重新制作的成本远远低于找人修复。那段时间我和我的工友们不分昼夜地工作，大家共同让被摧残过的新奥尔良重获新生，仿佛比之前更加华丽了，或许是因为我们进行了二次粉刷吧。城市的道路也恢复了通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比之前更加干净了。毫不谦虚地说，正是因为我在其中发挥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才有了新奥尔良光鲜亮丽的一面。

又到了春季，看上去像往年一样。殊不知这场台风像导火索一样，悄然掀起了海滨地区和市场附近的矛盾。在短短一周内，枪杀和刺杀事件层出不穷，鲜血似乎融进了柏油路。新奥尔良像一个大型的角斗场，充满了争斗和杀戮，最后血流成河。人们变得惶恐，开始寻找新的住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选择卖掉房子，给自己或者家人买块墓地，以此换取生命的安息。

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蒙特利昂酒店门口，之后我和一位意大利的牧师在下午茶时间探讨了时局。我们愤愤不平，大规模杀戮的最大受害者是当地居民和意大利的移民，各大报纸对谋杀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都在报道中强烈要求当局出台相关政策或者措施。

听说市长每天都做噩梦，头发愁白了也掉光了，他只希望市民可以保持理智和清醒。相对于那些警察来说，整天只知道盯着那些无用的线索做白日梦，最后一无所获。他们可以抓到任何东西，但是不包括罪犯，那些杀人犯还在安然无恙地擦拭他们的武器。

我和意大利的律师筹划着，想为这件事做些什么，想为民众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只是我们不知道应该由谁去完成，当时休伊并未露面。除了安葬死者，安慰一下死者的家属外，我们不知从何做起。

每时每刻都有人丧失生命，殡仪馆应该爆满了。棺材公司和保险公司可谓一家欢喜一家愁，在证券交易大厅，前者的股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直线上升，后者几乎要倒闭破产了。我们再三思考过后，决定阻止当局和杀戮者，只是我们依旧不知应该从何入手。

我俩的体型或许贴不了几张海报就会气喘吁吁，而且我们没有任何设备，最普通的相机也没有。虽然我们在体力上不占优势，但是我们两个人有灵活的头脑以及超人的心理学知识技巧。

其实我知道杀人犯并没有我们臆想的那样嚣张跋扈，他们也会畏惧和退缩，只是警察并未抓到他们，所以才一直猖狂。那些警察似乎没有敏锐的观察力，就像一条狗围着房间跑了一圈没有发现大骨头一样。相反的，若是杀人犯被人匿名揭发或者举报，他们一定会十分害怕，甚至不敢轻举妄动。

我和牧师就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特点，竭尽全力搜集他们其中的某个杀人犯的证据，然后将他昭告天下，想必这应该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

我和那个牧师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无药可救的疯子，我们的想法汇聚在一起简直是天马行空。但是我们志趣相同且年纪相仿，互相赏识对方的优点。我们没有信教上的冲突，他是新教徒，而我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我们互相尊重对方的信仰，看见他的时候仿佛是在照镜子。

我们虽是不同的躯壳，但有着相似的灵魂。

为人民奋斗过的人道主义者？

我们慎重讨论了很多关于杀戮的现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开始行动。我觉得自己当时非常豪迈与疯狂，竟然执行了最疯狂、最冒险的方案，事实上命运依然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满腔热血也不会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为此我们还特别成立一个只有我们二人的机密小组，我们作为这个幻想出来的组织的发言人，计划在午夜悄悄进入《新奥尔良日报》的办公室，然后夸大声势地告诉那个编辑，我们在这生死关头有一个内部消息要告诉他。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演技可以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所以他很快便相信了我们。

我们似乎成功给他洗脑了，他十分赞同我们的想法，甚至把这件事和自己联系起来。但是他希望我们立即执行计划，我猜他应该心有余悸，担心我们是精神病人或者是杀人犯，再或者真的是两个好人。

我们跟随他到达了一间小木屋，他让我们坐下说些详细的事情。

“说吧！”他用一种上司的口吻，正是他的一系列行为让我更加坚信了我最开始的想法，他在试探我们的底细。可是他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要讲故事，还是谋杀他。所以他想用这种命令的语气，快速窥探出我们的真实目的。

“阁下，您不要着急。您必须答应我们不能泄露秘密，若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走漏了风声，那我们随时可能葬身火海。”我毫不示弱地说，“你最好在这里发誓！”

他一口答应说：“放心吧，我会遵守承诺的。我绝对不会向任何人说起今天的事情。可是你们究竟要跟我说些什么？”

“我长话短说，很多意大利人现在已经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内部组织，他们不想看着这场杀戮继续下去，他们竭力收集杀人犯的资料和消息，而且会上报给上级行政长官，最后交给警察局处理，这个秘密组织已经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那个编辑非常急切地问道：“都有哪些成员在秘密活动着？”

我对他解释说：“抱歉，阁下，这是我们内部的机密不方便透露。大部分的意大利移民加入了这个组织，而且加入前已经做了相关保证。而且他们加入时并非蜂拥而至，而是陆陆续续到来的，中间联系的时候我们会有暗号，离开的时候也会有保障，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只能向你说这些了。其他的不便透露，见谅。”

他满脸疑惑地问道：“那你们两人负责什么工作呢？”

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文件递给他，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人主要负责整个组织和外界的交流，经常会和媒体、政府、警察等进行一些交涉，我们被任命为这个组织的外交代言人。而且我们把第一个电话打

给了你，随后还会和警察局长以及市长会谈，你手上看到的便是我们的具体方案。”

他像如获珍宝一样，笑着对我们说：“太好了，明天我会把这个方案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而且会放在头条的位置。”

他翻完文件后发现了一个签名，好奇地问我们说：“这个签名是谁的啊？”

“阁下，这个是我们的签名。我旁边的这位牧师便是组织的执行秘书，我是执行董事。恳请阁下在新闻中不要刊登我们的名字，保密工作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他承诺说：“你们放心，我会在刊登之前把签名删除的。”

事情完成之后，我们并没有立刻离开，那个编辑一直都在赞美我们的英勇，或许用恭维更贴切一些。中途我们还筹划了其他的事情，并对那个编辑说：“若是有幸见到市长或者警察局长，这件事情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些。但是我们不能露面，那样会承担极大的风险。”

他信誓旦旦地说：“明天早上你们与我通话，我会和市长、警察局长联系，最后由你们来确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又是明媚的一天，早上看到了《新奥尔良日报》的头版上刊登着我们的私密组织，甚至把我们形容成一个正义的、虚怀若谷的殉道者，还赞扬了意大利移民的遵纪守法精神，而且那位编辑确实信守了他的承诺，把签名删除了，真的是心生感激！我和牧师兴奋难眠，直到亲自买了报纸确认了没有我们的署名才得以安心。若是我们的名字被刊登在报纸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为这篇报道是独家发布的，所以其他报社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尤其是《皮卡尤恩时报》的职员们只能在办公室里干瞪眼，那天独家新闻出来的时候，办公室的骂声远超过了大街上那些妇人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出现的咒骂声。

可能很多记者是在睡梦中被强行喊去意大利移民的聚集地寻找新闻，而且对于那些可以找到新闻的人来说，还会获得一大笔奖励金，哪怕只是找到了与之沾边的小故事或者几句话都可以。问题在于他们如何获得线索呢？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就算是采访居住在海边的意大利移民，估计最后得到的只是三言两语且不修边幅的话。

意大利人的口风本来就十分紧，更何况是在这种危难面前，他们比任何人都懂得自保。换句话说，他们知道的东西和那些记者不相上下，所以记者很难从他们口中获取有价值的东西。

悄然失踪——一场善意的闹剧

形势越发紧张，我们深知他们的危险处境是我们一手造成的。一方面他们必须认可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能承认自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不管怎样说，他们都是直接受害者，面临着生命危险。

更尴尬的是每个意大利移民都十分相信这个伪造出来的组织，他们觉得自己是被组织排除在外的，他们异常焦虑。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当作坏人，还受到了其他人的怀疑，所以才没有进入这个组织，他们每天都很惶恐，彻夜难眠。

我和牧师若无其事地走进意大利移民的聚集地，眼前的一切让我们心生愧疚，他们变得粗俗无礼、沉默寡言，见到外来者开始窃窃私

语，我能从他们的张望中感受他们心底的不安和焦虑，以前侃侃而谈、善于交际的人，现在只顾着低头行走，在背后指手画脚，然而这些小动作出卖了他们，因为他们此举一定是出于对外来者的好奇和疑惑。但南部的意大利移民却与之相反，他们依然健谈，毫无顾忌地谈论着时局带来的畏惧和愁闷。

我和牧师匆匆看了一眼，便迅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我们知道逗留太久对我们非常不利，那种明知事实却强忍憋笑的感觉着实折磨人。社区里的每个人都是严肃的，若是我们嬉皮笑脸，可能很难活着走出这个意大利移民的社区。这里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欢声笑语，所以我们决定立刻离开，并联系了那位编辑。

我们拨通了那个编辑的电话，他表示市长想要和我们见面，以表示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感激。那位编辑说：“市长想要尽快和你们沟通下一步的计划，商讨现在的时局。”

就这样我们和市长在约定好的地方见面了，那位编辑开车载着我们先去了郊区，随后我们一同坐上了警察局的车，而市长正好就在那辆警车上。

汽车缓缓地行驶着，在一个比较平坦、安静的地方停下了，我们和市长互相认识了一番。之后便是和警察局长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商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汇报情况。局长在会谈结束的时候递给我们一个号码，还有我们交流的暗号。他表示会派人和我们联系，还想从警局派人暗中保护我们，但是我们一口谢绝了，让警察保护我们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两人是骗子。

市长临行前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我会全力协助你们的工作。”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但是那位编辑仿佛还沉浸在热烈的讨论中，他向市长提出建议说：“我觉得政府应该拨款支持他们的工作。”

市长非常爽快地答应说：“当然可以，我可以立刻拨款3万美元协助他们的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仿佛自己中了彩票一样，我和牧师非常感激他的支持，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困惑，这笔巨额财产我们是否应该接受呢？

会议结束后，我们立刻商讨那马上要到手的3万美元应该如何处理。或许我们的戏演得太到位了，抑或他们入戏太深。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并没有想要这笔钱，若是接受了这种不义之财，我们良心上会受到谴责。

我们并不能算是骗子，只能说做事草率、缺少思考。我们开始纠结应该如何保持诚恳形象的同时又拒绝接受这笔钱呢？

我们深思熟虑，全面探讨了时局，认为这件事情终究是非常危险的，不论哪个环节出问题，随时都可能会有灭顶之灾。

我非常不安地说：“我们就此收手吧，这种情况实在是太恐怖了。”

那位牧师忐忑地说：“难道我们一起逃走吗？”

我坚定地说：“不可以，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虽然这段时间我跟你一起共事的时光非常愉快，但是我们两个人结合起来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我们都不知道它会在何时何地爆炸，那样实在是太冒险了。”

牧师听懂了我的意思，我们就此别过。我选择去得克萨斯州谋生存，在威奇托福尔斯的一家汽车公司做销售员，而我的牧师朋友选择

去边远地区支教。

或许新奥尔良的市长和警察局长以及那个编辑已经疯了，这个烂摊子就这样甩给了他们。我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我只想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猜他们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沉浸在那个虚无的组织中。

但是我必须强调，这件事只是一个闹剧，而且我们本意是善良的，希望事件中的所有人不要责怪、埋怨、诅咒我们。

人生最大的喜事之一——收获灵魂伴侣

离开新奥尔良，来到了威奇托福尔斯。汽车外贸员和通信员是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份工作，这家公司除了德国与其同盟国之外，在各地都有连锁店和消费者。

海外业务的拓展一般都是通过邮件或者电报进行的，信件大都是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等，所以这份工作要求职员精通多地语言，除此之外还要熟悉各国之间的汇率、航线等，我从这份工作中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在美国创立大业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份工作相对比较轻松，但是我们的工厂在牧场的边缘，我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活动，所以我在威奇托福尔斯的生活比较枯燥，几乎整天待在办公室里。

唯一让我的生活有一丝乐趣的是这里的一只熊——真正的大熊，至于它的主人我已经忘了，当时门口有一个专门为它准备的铁笼子，它一般会在大家下班的时候才出来活动，因为我下班比较晚，每每看到这只熊都会被它吓得魂不守舍，因为我完全听不到它走进我办公室的声音。每次都是感觉背后有呼吸声，或者我抬头望向窗外的时候，

发现它已经在我办公室的某个角落里蹲着了，弄得我惊魂未定，一边躲开它一边谩骂谁把它放进来了。

面对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动物，我只能安静地躲在一边，我想只要我稍微和它争吵一下，它就很有可能把我狠狠地拍在墙上。当你直面这种动物的时候，完全发现不了它的可爱之处，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它不要过来伤害到自己。

我所在这家汽车公司的老板——肯普和凯尔，我从未见过他们。名义上汽车公司是归肯普和凯尔所有，只是不知道是否真实，实际情况一直都是未知。小镇上的很多企业都是挂在他们两人名下的，因为我没有见到过他们本人，所以一直很纳闷这两个人是否真实存在。就像我至今也没有见过长辈们说的铺满金子的马路一样。

表面上看，这所小镇到处都有他们存在的载体，像超市、加油站、国家城市银行等，当你两手空空的时候，就能深切地体会到他们存在的价值。

在这里我曾经有一个可以暴富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当我离开后，这里发现了油田，为小镇创造了几百万的财富。其实我在这里的时候就有油田，但是我还是不够细心，所以并没有发现它们。

印象最深的便是我经常去游玩的地方，现在已经更名为——伯克·伯内特油田。每逢周六下午，我们便会一起带着酒水去那里露营野炊，白天我们会一边娱乐一边抓捕野兔和牛蛙，让我们的食物更加丰盛，晚上便会架起火炉围坐在一起，畅聊、喝酒、吃肉等。

草原上充满了青蛙的叫声，水洼是捕食它们的最佳选择。其实每个小水洼上面都漂浮着一层油，在太阳光的映射下闪闪发光，它们从何而来？我没有过多考虑，而是兴致勃勃地寻找青蛙。可能我当时稍

微用心一点，就能成为一个小富翁，就是这片我们经常去的草原下面藏着油田，它的土地的价格已经可以和纽约市的价格齐平了。

机会就这样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了。

1917年1月，我离开威奇托福尔斯。我已经到达了波士顿，找到了一份外贸通信员的工作。我把这份工作看成我在美国的新起点，虽然工资并不高，但是综观市场前景，这份工作将来可能会开启新的篇章。

我深知自己在美国已经漂泊了13年，体力活我是做不了，所以只能找一些稳定又体面的办公室工作。这家公司吸引我的地方主要是它向国际业务方面伸手了，我希望借此机会可以丰富自己。尽管工资微薄，但我能获得工作经验，与此同时我还可以认识更多的人，并不断积累自己的人脉。我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等待时机成熟便离开，然后成立自己的公司。

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我已经35岁了，尽管经常和朋友一起聚餐聊天，但我还是经常感到孤独无助。生活上已经可以丰衣足食、无忧无虑了，但是依旧觉得心理上不完整，我缺少一个家。我依旧偏爱那些长相姣好的女孩，他们总是能让我心生情愫，我每天都以朋友的身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平安健康。或许所有的遇见都是缘分，隔着我几个街区的姑娘像上天安排给我的伴侣.....

我偶遇了一位年纪较大的太太，我们一起欣赏了流行音乐会，结束后我们一同去波伊斯顿街车站乘坐有轨列车回住所。那天正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一晚，很多人都去悼念将士。当我们到达车站时，我发现旁边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身边有一位青年，想必是护送姑娘回家的。从我看见她的第一眼，便看到了她身上那种纯真、青春、活泼、善良、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她深邃有神的眼睛，让人情不自禁

多注意她几眼，她的眼睛仿佛会说话。一张饱满的小圆脸加上波浪般的长发，让人如此着迷，她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牵动着我的内心。我控制不住自己一直盯着她，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十分不礼貌，但是她真的太让人着迷了。

望着她的时候，时间好像定格了。我不知道究竟看了她多久，或许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我感觉自己可以抛弃世界上除了她之外的所有事物，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跟我一起等车的那位太太显然看出了我心中的爱慕，或许是因为我的毫不遮掩，她很好奇我目不转睛地看了什么。当她转身朝那个姑娘望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两人认识。

她带着慈祥的眼神对我说：“庞兹先生，那是罗斯，我的学生，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

说完她便走向他们，我也跟着走过去了。

她对着那个姑娘说：“罗斯，这位是庞兹先生。”然后转身看向我说，“这位是罗斯小姐。”

在那位太太介绍完，那位姑娘先对我打招呼说：“你好，庞兹先生。”她的声音和外表一样俘获人心，非常甜美。

我立刻说：“你好，罗斯小姐。”我将内心的喜悦全部表露出来，我想让她知道我的想法。甚至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姑娘就是命运安排给我的爱人，我深深地迷恋她。

我们交流了几句，得知她就在我家附近。因此我们乘坐同一辆车返回萨默维尔市。只是我们并没有挨着坐，她和她的同伴坐在了我和那位太太的右手边，整个车程中，我的眼睛没有从她身上挪开过。

当我们到达时，那位太太问我说：“庞兹先生，你觉得罗斯怎么样啊？”

我听到这样的问题，简直是欣喜若狂，回答说：“她简直太完美了，就是理想型，我要和她在一起，我要和她结婚。”

那位太太一定非常吃惊，仅仅一面之缘我便说出这样不可思议的话语，她说：“我想你一定是疯了！”

我难以掩饰心中的喜悦，对那位太太说：“我为那个姑娘疯狂。”

可能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我和罗斯在认识8个月后便结婚了。我们的婚礼是在萨默维尔市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的，我们终于成了对方的伴侣。那些痛苦和不幸让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牢固、坚定，当我事业上出现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在身边陪伴着我，忠贞于我，从未有过退缩放弃的念头。我们之间这种深沉的爱支撑我们共同度过了生命中所有的痛苦，熬过了那些有阴霾的时光。

我们一直互相慰藉和扶持，我觉得罗斯像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礼物，之前在美国所有的遭遇都像在酝酿这场相遇和结合。罗斯一直都生活在波士顿，而且她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很庆幸自己能够遇到她，一个充满活力和信心的女孩。

若把罗斯说成美国馈赠给我的最大礼物，那么她可以将我所有遇到的不幸不公抹杀掉，她像天使般走进了我的生活，尽管会遇到难熬的事情，但是她的存在和陪伴让我有足够的勇气将所有的阻碍打败，认识我的妻子是我在美国生活中最幸运的事情。

一想到我的妻子，我会觉得这个国家是仁慈、慷慨的，自从遇到罗斯以后，我便不再抱怨这个国家的不公，我开始尝试着接受所有的事情。若把美国看成浩瀚的星空，那么我已经拥有了最璀璨的那一颗

明星，她时刻照亮黑暗中的我，让我不再孤单和寂寞。我的爱人！我的罗斯！

Chapter 03 创业之路——庞兹先生发现了“成功的捷径”

如果说所有的苦难和不幸都是成功前的酝酿，那我十分感谢它们让我学会了坚持和忍耐。上帝是公平的，最初到美国的遭遇让我变得更加沉稳、善于分析，从事过的各种工作让我有了丰富的经验，经历了不同的事情自然会从中汲取教训。或许刚到美国时我怨天尤人，但现在我彻底改变了，其实商机和境遇大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就像细软的沙子，当你握不紧的时候便会从指缝间溜走。幸运的是经历了常人难以熬过的困难后，我终于可以大放异彩。

当我找到捷径之后发现成功并不困难，仿佛昨天还沦落街头，紧紧攥着手中的那几美元现金，而今天我摇身一变成了坐拥千万资产的富翁。梦中的场景似乎也没有现在这样真实，但是我终于摆脱了食不果腹的生活，不用担心下顿饭能不能吃上，或者我会不会露宿街头……我好像体会到了走在铺满金子的马路上的快感。

“金融气球”爆炸前，学院街上的一声巨响

全世界都听到了波士顿街上的这声枪响，这条连接着康科德和莱克星顿的街区上的桥上发出了一些枪声！我觉得有些枪声要更强烈一些，虽然事发的时候我不在那里，也不在附近，但是这声枪响“让全世界人民都听到了”！

我要说的故事和这声枪声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且枪声已经过去很久了。若是考虑到声音的传播范围，你会觉得这两件事情有潜在联系。我当时所制造出来的“金融气球”炸裂的声音，也是全世界人们所

瞩目的，更像一场史无前例的地震，只是并没有提前监测到震源，它的影响就像那声被记录在历史上的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桥上的枪响一样。

波士顿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莫过于学院街，它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街。这里的建筑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确切地说这条街区是因为那些古建筑才被世人所熟识。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坐落在特里蒙特街的边角上的帕克大厦，它是波士顿茶会的常用场地，由此闻名遐迩。茶会在这里举办了很久，只是很久以前是喝茶现在变成了威士忌之类的酒水，准确地说茶会上酒水和茶水是共存的。

帕克大厦之所以会成为波士顿的活动中心是由于科普利广场的转让，这里总是能看到共和党以及民进党的身影，他们深深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波士顿的命运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些政治团体掌握着的。

学院街除了这些标志性建筑外，还有一些小教堂。它们位于帕科大厦对面，旁边还有五美分储蓄银行大厦和市政大厅。我对小教堂一无所知，尽管在附近待了很久但我从来没有进去参观过。因为这座小教堂是封闭的，不对外人开放，那些修建这座小教堂的教派，自认为自己是富人。

我在那里的时候还能看到临近学院街的五美分储蓄银行，现在早已看不到它，因为它迁到了普罗维登斯街周围。外界说这家银行搬迁的原因是考虑到自身的运营，学院街实在是太乱了，经常会遇到一些流氓地痞。

那时我就在学院街上的一家公司工作，有一个非常可笑的现象，经常会有人从五美分储蓄银行取钱，然后陆陆续续地把钱存到我工作的地方。想象不到他们因此会有多么绝望的心情，或许他们迫不得已

才把靠近学院街的那扇大门封锁了，然后在另一旁重新开了一扇大门。

市政厅依然保持着它原有的样貌，备受关注和引起争议的是民主党。民主党的发展超乎想象，而出现这种苗头的根源在于市政厅没有及时采取政策，导致民主党的势力越发强大。

众所周知，市长的任职期一般为4年，然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詹姆斯·迈克尔·科里市长，他就像和市长办公室绑在一起一样，不是附属关系而是非他莫属，他在市长的职位上一待便是7年。或许是他任期间治理有方，所以从未有人提出过抗议。他的事迹更像一个奇迹，他能久坐市长之位，还可能因为他看待问题有着独特的超前性。虽然他在任时间非常长，但是他真的是一个有趣的家伙。

一系列的事件让学院街走向没落，它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古建筑已经逐渐褪去原有的色彩，自带的光环也已经消失了。最让人心酸的无非观光车都不在此地停留了，而是快速的驶过，包括市政大厅。沿着华盛顿大街的方向，是波斯纳和铂塞尔街的小店，观光车会从这里经过，旁边是学院街27号，奈尔斯大楼便坐落于此。

奈尔斯大楼是比较有特色的建筑，它的历史远超过它普通的外表。谈到它的历史足以让人叹为观止，详细的内容导游会一一告知，然后游客用一种近乎仰慕神灵般的眼神望着这栋大楼，准确地说是古建筑。导游一般怎么说呢？

“各位游客朋友，欢迎你们的到来。眼前的这座大楼便是奈尔斯大楼，”导游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扩音器接着说，“这个看上去不太吸引眼球的建筑，造福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它以前是一个小型的铸币工厂，它所铸造的钱币创造的利益远超过《国家工业复兴

法》带给人们的福祉。相比于沃尔德面包店，它是人们主要衣食的来源，它的没落是比那些战争引起的混乱更让人心痛的事情。”

“各位游客朋友，仔细看看这座大楼，它是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曾经，查尔斯·庞兹先生的公司总部就设立在这里，或许你们对庞兹先生略有了解，他就是那个只用6美分的邮票券最后获得1500万美元的金融大亨。”

“各位游客朋友，如假包换的1500万美元啊！或许只有在梦中才会拥有这么多钱吧！试着想象一下，这些钱可以帮那些负债累累的人还清所有债务，然后还剩下大笔钱，远远比摩根、福特家族等人所拥有的总数还要多。”

我能猜到导游接下来无非说一些我是怎样成功的，以及学院街的不解之缘等。故事的起点是这里，我非常庆幸自己搬到学院街，不然可能会一直待在那栋写字楼的办公室里。

正值1919年春天，不久之前我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因为我勤恳工作的酬劳不能支付我的生活开支，主要是我厌烦了每天看雇主脸色为他们办事的生活，尽管兢兢业业，但是生活依然一贫如洗。

我并没有攒下任何钱，所剩的钱勉强维持短暂的日常。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为雇主工作，每周可以获得20~25美元的报酬。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放手一搏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最后我依旧犹豫不决，但我租了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对面是清教徒的信托公司。

这间办公室没有窗户，只有一张简陋的书桌和手扶椅，假设会有顾客上门的话，这间屋子可以勉强算办公室，但是每天都是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大多数时间用来思考人生。书桌上的纸张被我画满了数字，而且是那种很明显的数字，跟当时的道威斯所策划的德国赔偿计

划极为相似，但是他的换算单位是马克，我的是美元或者美分，而且他的计划非常容易引人上钩。

我把所有的期待和幻想写在了这些纸张上，不知道能否实现。与此同时，这座写字楼被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接管了，没过多久这座写字楼便被装修转卖了。我经历了这些变动后突然开窍，若是一个人可以给公司创造利益，那么他也能为自己创造利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且都有无限的潜能。这家写字楼的办公室里值钱的东西都不是我的，我只能灰头土脸地拿着那些纸和笔去了奈尔斯大楼，找了最便宜的两间小屋，选择这里的原因无非是它坐落在学院街。

那时我一贫如洗，置办办公家具还是分期付款买的，像书籍、记录本等都是从家中自带的，还有的是从二手市场上买来的，然后安装了一台座机，买了信笺，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妥当了，我拿着油漆桶在门上写下了“查尔斯·庞兹进出口公司”，不论怎样都要有一些仪式感，借此宣告自己的公司成立。

这些是我在学院街周围生活的全过程，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顺水推舟。搬到学院街之后，我和市政大厅只隔着一条街，我并非有意窥探他人的隐私，我也不是翻查他们的账目。相反的，我几乎每天都坐在办公室幻想、筹划前程。

重大转折：《商人指南》预计发行300万册

最初租下两间办公室的时候，我打算做进出口产品的代理商。那些想要进行对外贸易却又请不起代理公司的商家是我开始新尝试的一大重要突破口。我有足够的勇气说，我会给他们提供满意的服务。可是问题在于我并没有一个客户，我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联系客户，最快速简单的方式就是发信函。

正式开始活动之前，我细致地计算了一下公司所需要的各项开支，得到的可靠消息说，国内信件的邮费是5美分，国外信件的邮费是8美分。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花销，假设情况乐观的话，我可能在收到第一桶金的时候，就身无分文了。

对于一个资金不充裕的人来说，我迫切希望可以找到一个节省开支的途径，所以我转念想到了广告。若是把广告刊登在外贸杂志上，或许还能获得很好的宣传效果。偶然间发现外贸杂志并未覆盖过多的广告资源，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月发行量仅仅5万册，其中所获得利润要比收取的广告费少很多。

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成本低且发行量大的杂志。仿佛抓到了一棵救命稻草，我决定亲自筹划这样的杂志，考虑到公司的性质，取名为《商人指南》。为了达到预期的销量，不得不加一些噱头，所以我在信笺和办公室上添加了“波士顿广告出版公司”，这样的字眼足以吸引那些想要抓住商机的人。

想要得到广泛的宣传就必须让它进入受众的视野，增加发行量是最直接的办法。我信心满满想要它成为家喻户晓的出版物，考虑到人们的消费心理，我认为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免费发放，人们大都喜欢免费的午餐。但是若是这份杂志对他们毫无帮助，那么所有的工作都是白费力气。

考虑到语言方面的障碍，这本杂志翻译成了不同的版本，根据不同的语言体系，按照一定的比例印制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等，这样便在根本上增加了这本杂志的实用性。

名单的邮寄看上去是大海里捞针，但是早在之前，我就从美国领事服务处和对外贸易所拿到了一份名单，包括我所需要的所有国内外企业，而且已经有了详细的分类。为了节约成本的同时还达到宣传效

果，我决定每隔半年便邮寄10万份。不出意外的话，这样可以不断有新的读者知道我的公司，最后便会用最小的成本让名单上的所有人都收到这份杂志。这是一条极其漫长的道路，因为名单上就有300多万家企业的名称，而且还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存在，不知道是否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宣传效果。

面对《商人指南》的策划和发行，我每天都苦思冥想。想要正常运转公司，就必须让发行出去的出版物获得一部分利润，考虑到计划的可实施性，我还准备了相似的出版物，先按照计划中的每月发行一期进行。只是这种月刊的受众有局限性，大都是固定的读者，我发行出版物的初衷是面向所有受众。

考虑到受众的需要，我在策划《商人指南》的时候，不仅提供了有参考性和实用性的内容，还融入了一些小范围可用的广告。我必须把这些出版物邮寄到不同的地方，由此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就像刚果附近的黑人对保暖相关的东西毫不感兴趣一样。

考虑到紧张的经费以及其他的一些细节，我提议把出版物印刷成活页，再用活页螺状装订夹进行最后的装订。然后在邮寄之前挑选出他们比较感兴趣的页码寄过去，当新的内容出版后，我会继续邮寄给他们，以保持出版物的持续更新状态。

设想一下，当最开始有10万读者会收到相关的出版内容时，然后一直这样邮寄下去，那么在邮寄一年后便会增加20万读者，而且他们手上获得的都是最新且最全面的《商人指南》，长此以往，每年都会增加20万新读者。

最大的困扰在于，这份杂志若是免费发放，那么这笔费用我应该如何承担呢？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收取一定的广告费，这样我还会获

得一定的受益。假设这本杂志和广告篇幅的比例为1:3，那么在我出版物上发行出一页内容，便会获得3倍的广告收益，我觉得自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广告，而且我会用最低的价格给予同样的效果。

幻想一下，若哪天我的出版物成了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那么我可以在最受喜爱的那页内容上收取500美元的广告费，尽管《商人指南》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是它完全可以以这个价格出售。加上我之前对出版物的灵活设计，可以帮助他们把广告有目的的传达给相关的读者。

正常情况下，月刊的有效期为1个月，当下一本月刊开始发行的时候，它便不再流通。它们可能会出现在垃圾桶、废品站等，相对于那些时效性较短的广告代言而言，我的这本出版物是具有价值的参考书，它不会被丢进垃圾桶且永不过时。所以相信很多广告商会选择这种小成本高回报的投资方式，而不是花费近6000美金让受众读到他们的广告。

《商人指南》若是保存就需要将不同的单页归纳整理到一起，由此看来最终我们收获的读者要比他们多两倍。相比于高额投放1个月的广告而言，大多数人会选择永久性的广告，这是我们被各领域的广告商选择的一个重要理由。

假设我的出版物有50页的内容，那么按照之前的比例就会有150页的广告，若额外加上邮费，一本《商人指南》的价格大约是35美分，10万本的发行成本约3.5万美元，那么依靠广告可以获得的费用大约为7.5万美元。外加封面上的广告大约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费用，仔细算完我半年内可以纯盈利1.5万美元，而且我的收益会随着受众的增多而增加。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商人指南》是让公司正常运转的最好方法，但是没有人愿意赞助我资金……

借贷风波——出版物发行失败了

起初，所有人都赞同我、鼓励我，事到临头时，没有人站出来借钱给我。不论我怎样劝说，那位马萨诸塞州的前政府官员都不愿拿出5000美元购买《商人指南》一半的股权。

我想尽办法四处借钱，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我不想放弃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所以我把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抵押了，庆幸留下了自己珍贵的灵魂，但是终究敌不过漫长的等待，只是灵魂即使被带走也毫无用处。

万般无奈，我决定向银行申请贷款，这是我最后一次挣扎。深思熟虑一番，我先去汉诺威信托公司提出2000美元的贷款额度，我在这家银行一直有一个活期的个人账号，所以我自认为会成功拿下贷款申请，但是贷款远比申请开账号更艰难。

我每天都在银行上班的时间准时到达门口，支付我在其他时间使用到的那部分支票，我每天都可以及时处理那部分支票，但是银行会计员处理完它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直到有一天，我镇定自若地跟银行经理提出贷款2000美元，不料银行经理却用几句话来搪塞我，最后直接拒绝了我的借贷申请。我的借贷申请并没有递交到贷款委员会，当他听到我要用个人财产作为抵押的时候，他再次否决了我。

我只能向他透露说：“我是你们银行的存款者，你应该慎重考虑一下，而不是急于否定我。”

银行经理一脸冷漠地说：“抱歉，先生，尽管我们银行的宗旨是服务存款人，但是我还是不能借贷给您。我们会优先选择那些能给我们银行带来利益的人，而不是制造重担的人。再见，先生。”

银行经理的一番话让我的自尊心受到重挫，我望着他走向私人办公室，朝着他的背影一顿诅咒。我转身离开了银行，暗自发誓：早晚有一天会让这个讨厌的家伙屈服。

这一天到来得非常快，当之前的幻想变成梦想的时候，我决定让那个可恶的家伙也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三个月后，我成了汉诺威信托公司的主要股东，我从小储户变成了500万美元的大股东，我顺理成章地成了这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兼任执行委员会的永久成员。

银行每周都会举行一次例会，当我们探讨完比较要紧的事情之后，因为财务高管提议说给那位银行经理加薪，但是此提议被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否决了，我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位主管显然是极度失望，一脸遗憾地坐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

必须承认我们投票的时候，完全是根据每个人手中所持股票的百分比对应的权利大小决定的，那位提出此提议的高管信心百倍，他认为我们会让那位银行经理加薪，但是我手上掌握着1625票，不论他们怎么投票，最后的决定权都在我这里，虽然有600多票通过，但是我否决了高管的提议。

会议结束后，我听到那位银行经理歇斯底里地大喊说：“我太难过了，备受打击。”

我非常淡然地告诉他说：“6个月前我也同样备受打击，当你拒绝我的时候，你就应该料想到今天同样会受到打击。”

银行经理愣住了，整个人魂不守舍。

我继续向他说：“6个月之前，我向银行提出借贷申请，或许你没有印象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尤其是你说只能贷款给那些能为银行带来利益的储户时，你注定会受到打击。”

“我当时也是银行的储户，但你说我会给银行带来负担。作为一名银行经理，你的处事方式暴露了你的愚蠢，你一定想不到那个被你拒绝的人，今天成了银行的最大储户，剩下的储户的存款加起来也不会超过我。你未曾想过，当时你的一番话极有可能会让储户取消在银行的账户，那么你流失的就是一个500万美元的存款人。刚才，我反对你的加薪请求，是觉得你对银行并未做出任何贡献。”

那位经理非常失望地说：“现在我只能递交辞职申请了，我别无选择。”

我有些惊讶，反问道：“你现在就要辞职？如果你想这样，当然可以。但是现在我是这家银行的老板，你作为一名员工，在我看来，你还可以继续担任银行经理这一职务，哪天我不想让你在我面前晃悠的时候，定会主动辞退你。”

转回正题，当我离开了汉诺威托公司，回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时，我把我的3个助手都召集到一起，并告诉他们我不得不辞退他们，因为我现在的财政情况不足以支付他们的工资。听到我的说法之后，他们竟然一致要留下来，愿意帮助我完成我的梦想，我不能接受他们的心意，但是我被他们深深地感动了。

随后，我只能将我的办公室转租，我自拟了一份广告词交给报社，让他们帮我刊登在报纸上。没过多久便有好几个人联系我，我的租金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可以分担部分房租。只是办公室的门上由此添加了新的公司名，看上去密密麻麻，我的内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虽然我的尊严被摧残，但是我已经心如止水。

所有的计划都成了泡影，我因此放弃了《商人指南》的发行，又一个方案因为计划失误而被扼杀了。但是这些都不会将我搞垮，我始终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些看似终点的地方，其实都是下一次尝试的起点。一个梦想家和冒险家非常相似，总是要不断地追逐，不断地挑战新的东西，然后才能踏上成功的路途。

《商人指南》发行失败之后，我开始关注其他的市场动向，我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人，那些失败只会让我更加强大、更具有分析的头脑。所以在我观望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时候，我发现真正的春天到来了。

我似乎找到了一片未经世人踏足的原野，眼前壮观的景象让我震惊。我决定拿出未被开发的潜力和精力去开发它，最后在我的努力下我终于获得了成功，同时还获得了1500万美元的收入。人都是容易被贪婪这种病毒吞噬的动物，学不会见好就收，也不懂得适时进退。

无人踏足的领域究竟是捷径还是陷阱？

关于国际回邮代金券，其实是我无意间发现的。它像一颗熟透的苹果砸中了困境中的我，我并未对苹果树施加任何外力，或许是地心引力吧。我捡起这颗红彤彤的苹果，虽然掉在了地上，但是没有任何损坏。我不由自主地啃了一口，发现它真的特别甘甜。面对这样从天而降的东西，怎么会有人视而不见，不然完全不符合人的天性。

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了一份来自西班牙的信件，吸引到的是信封的角上的那一张国际回邮代金券，我只记得那封信已经在我的书桌上搁置了很久，写信人想要订购一份《商人指南》，若是前段时间看到这封信我会兴奋不已，可是现在心中却惊不起任何波澜。

另外那张放在信封里的国际回邮代金券让我眼前一亮，它的主要功能是支付回邮的费用，不得不感慨，写信人还真是非常用心。我在此之前就使用过这种国际回邮代金券，而且非常清楚他们的用途。

早前我使用过的国际回邮代金券和放在信封里的这张是相同的，这张国际回邮代金券的发行商是西班牙邮局，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回邮代金券大同小异，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个小细节，之前的国际回邮代金券都非常简单，但是这张国际回邮代金券的底部印发了“西班牙”三个字，邮票上部用西班牙语印上了“30欧分”的字样。

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正面一般有地区代表性的图案，而背面则各不相同。当时我看到的那张西班牙国际回邮代金券的背面是用不同语言写的一段文字，大概意思是：凡是归属于万国联盟的国家，都可以使用这张国际回邮代金券在邮局换成一张25分的邮票或者等价的东西。这样的发现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我打算亲自试一试。

在我发现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时候，我的思维变得活跃起来，仿佛暴富的美国梦触手可及。我之前学习过的那些外汇汇率、各国国际回邮代金券的用途等，终于有了用处。我的大脑不停地运转着，迸发出一个投机取巧的想法。一条无人踏足、走上暴富的捷径突然出现了，这条路并未被开发，路上会有什么危险或者迷人的风景都不曾知道，但是这样充满刺激和冒险的路途让我十分激动。

我想我是唯一发现这条捷径的人，也因此被世人永远地记住。当你觉得自己快要站在让人仰慕的至高点时，你可以试着赌一把，不论本金有多少，定会引起华尔街上那些家伙的注意力，他们会接踵而至，当然这里面还有不少受益者，默默感谢着你的新发现，让他们也获得了一笔收益。

我可以非常坦诚地说，我发现的这条道路，并不让人费解。确切地说，它只是时机凑巧而已，而且没有任何科学理论含量，远远逊色于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我的新发现无非是用五分钟计算出了这张国际回邮代金券所包含结果的可能性。

在别人眼中，它只是一张简单的国际回邮代金券，鲜有人发现它本身自带的理论。正常情况下，在西班牙购买一张这样的国际回邮代金券需要花费30欧分，换算到美国来说大约是6美分，这样的国际回邮代金券还可以兑换一张价值25美分或者5美分的邮票。

这张国际回邮代金券是否能够在美国换购呢？其实只需要向波士顿邮局打个电话便可以知道答案，但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所有的事情应该按照计划慢慢进行，以防中间出差错。

我开始计算国际回邮代金券和金钱之间的换算，以西班牙的一比塞塔为基本单位，一比塞塔相当于15美分，由此计算之后得知，1美元相当于 $\frac{1}{15}$ 个比塞塔，一个比塞塔可以兑换成100欧分，所以 $\frac{1}{15}$ 个比塞塔可以换成大约666欧分。不需要演算便可以知道，假设我用1美元去西班牙购买那种国际回邮代金券，大概可以买到22张。

这种国际回邮代金券在美国可以换到5美分，22张便是1.1美元。稍加计算，我便可以从中获得将近10%的利润。一张简单、不起眼的国际回邮代金券可以获得如此高额的利润，真的是“一本万利”！

其实在生意场上，能一次性获得10%的利润的交易少之又少，对于这次发现可以算是商机，贴切地说是取巧。比塞塔的贬值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算严重，像意大利的货币单位里拉，只能兑换到5美分，相比之前的20美分来说，贬值速度真的不可恭维。

在意大利，1里拉等于100美分，1美元等于20里拉，相当于2000美分。此时再来计算可以换购的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数量，假设国际回邮代金券的价格为30美分，那么1美元可以购买到66张国际回邮代金券，通过上面的计算，我们可以清晰地得知，66张国际回邮代金券可以在美国换到3.3美元，这时中间可以获得的利益高达230%。遇到这样的低投入高回报的机会，你会踌躇不前吗？

我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计算，理论上来看，我的观点是成立的，而且我十分相信我的计算是准确无误的。若我当时有足够的金钱，我一定会自己大干一场。只是我当时的经济让我不得不寻找合伙人，和往常一样，我是一个想法多过口袋里的金钱的人，但是我没有可以周转的资金进行这番大事业。

迫不得已，我只能求助身边的人，向他们借钱，但是我需要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说服他人，对于国际回邮代金券一事的理论和想法终究是纸上谈兵，在没有拿到让人信服的证据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把钱借给我。我能理解他们的顾虑，所以我应该拿出自己的应对措施。

至关重要的是验证我之前的理论，所以我准备好美元和信封，检验货币的贬值是否会对国际回邮代金券有影响。我分别向三个国家——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寄出了信件，里面都装了1美元。我在信中请求他们把信封里的1美元兑换成他们国家的货币，然后全部购买国际回邮代金券，最后再把所有的东西寄给我。

十几天过后，我收到了他们寄给我的信件，打开信封仔细看了一眼，果然不出我所料。

与此同时，我还向波士顿邮局寄了一封信件，里面装了国际回邮代金券，成功兑换到了美金。

《美国官方邮政指南》加上各大报纸上的关于外汇的变动情况，让我的想法更加完善，种种迹象都证明了我的理论是成立的。估计没有人会想到我只花费了4美元便可以让一家公司上市，而且前期的所有调查和预算都非常精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的公司便获得了1500万美元的收益，那些拒绝和我一起合作的人，估计快要哭晕了，毕竟这是真真正正的美金.....

我想短时间内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对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法律规定上并不是特别明确，主要是用来维护使用者的权益的。政府一定不会想到有人会利用这个漏洞牟取暴利，而且他们损失严重。正是没有提前出台国际回邮代金券的限购令，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止任何人购买或者兑换国际回邮代金券。

通俗意义上讲，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本质算是邮票商品，它本应由政府和邮局操控，政府部门进行监管和提供保障即可，政府在其中的主要职能便是服务使用者。

任何人都有权购买和使用这种国际回邮代金券，不论国家的财政情况如何，邮局都不能拒绝出售邮票，更不能限制每个人的购买或者兑换数量。假设国际回邮代金券的市场需求上涨，它们没有权利限制邮票的流通数量。

其实所有的压力都在政府身上，我不会担风险。我作为这个理论和想法的实行者，紧要的事情便是最大限度地购买国际回邮代金券，然后兑换成邮票，之后邮票的使用权完全在我手上，我一直这样思考这件事情，或许这是我走上不归路的源头。

我所进行的国际回邮代金券和邮票之间的交易，不会触犯到法律，也不会违背各项规章制度，如果非要谴责我，无非是不道德的。但是这些并不会牵涉到法律，而且当我在美国漂泊了很多年以后，道

德问题似乎不在我的生命范畴里了。事实上，在美元大钞面前道德根本毫无存在感，人们不会因为你在金钱方面违背道德而批斗你。

最初我并没有借到1分钱，因为每个人都难以克制他们的好奇心，他们想要知道我全部的计划，但是言多必失。我自然不会向他们说太多，不然将会面临惨痛的代价，面对他们的拒绝或者疑问，我选择闭口不谈，宁可没有借到资金，也不会轻易泄露我的缜密计划。

前期筹备资金浪费了我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四处碰壁之后，我便放弃了。我抛弃了从一个人身上借到很多钱的想法，尝试化整为“小”，与其从同一个人身上借10美元，不如从10个人身上各借1美元。前提是我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力，不然没有人愿意相信我。所以我打算让自己有一家公司，由此我成立了一家证券交易公司，这样我便可以信心满满地筹集资金。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效的，但是因为心中的那份贪欲，让我直到最后才弄清了整件事，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莫过于此，只是最后事与愿违。

庞兹先生的自营证券公司“上市”

我的事业风生水起，我打算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证券交易公司。其实成立一家证券公司并不困难，但是中间的筹备过程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我根本不清楚应该怎样拟定公司的章程，所以公司难以采用正常的运营形式，更重要的是我以前经历过的那些惨痛的事情，让我很难再相信那些律师。当时相关的政策法规还未出台，《蓝天法案》也是后来才有的。1921年正式颁布了《证券管理条例》，但是这项措施并未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现实摆在面前，我支付不起那些值得信任的律师费用，相反我能支付起费用的律师，我又不敢轻易和他们合作。除了这些困扰我的问题外，还有很多琐碎的事情等着我处理，每天都忙到焦头烂额。

我内心十分抵触这家证券上市公司直接注册到我的名下，所以我必须寻找到值得信赖的合伙人，当我左右衡量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想法有些荒谬，因为最佳人选根本找不到，并不是我的要求太高，而是遇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没有足够的金额支付可靠的律师费用，也没有中意的合伙人，我只能单枪匹马，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摸索一套属于自己的运营规则，大干一场。

我的证券交易公司被外界当作“个体运营的公司”，而且法律是允许自营公司上市运营的。当我孤军奋战失败后，由于各种问题，我的公司受到了起诉，我才彻底醒悟。那些我担忧的问题终于暴露了，我面临着巨大的财政问题.....

我满怀信心地走到波士顿的市政厅，当我准备去柜台前的时候，一位热情的职员把注册表递给了我，我走到旁边的桌子附近，准备填写表格。直到低头准备填写的时候，我才发现除了要写自己的姓名外，还需要填上公司其他部门的员工的姓名。

一阵慌乱感涌来，我故作镇定，先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了，然后在姓名后面的职务一栏里面写上了经理二字。

原本以为这样便可以拖延时间，我大脑急速转动，想下一步的对策，我在潜意识里提醒自己不要让那位职员看出破绽，若是被他发现了，他会怎样看我呢？

紧要关头我想到了我妻子的叔叔，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约翰·S. 唐德罗，虽然未经他人允许使用他的名字有些侵权，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他应该不会责怪我，那种形势下不由得我过多思考。我不假思索地填上了他的名字，若是没有问题出现，我觉得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是我的合伙人。假设他不经意间知道了这件事情，我必定会诚恳地向他解释，我觉得他不会责怪我。

看着表格上那一行行姓名和职务，我万般惆怅，脑海中立刻浮现出我的一个意大利的朋友，因为长时间没有联系，我一度认为他已经离世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像马克·吐温一样，经历了“被死亡”这种惨绝人寰的报道，其实他一直都很健康地生活着。

当时我想到他的时候心中还一阵窃喜，因为我并不知道真实情况，所以非常自然地写上了他的名字。幸运的是他应该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还是我公司的小职员，我想就算他哪天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不会埋怨或者介意。

在我的解决策略施行后，我有了正常公司的组成结构，也找到了“中意的合伙人”。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所采用的形式完全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重要的是它在法律要求的范围内。

若每个人都有预测能力，我一定不会像填表格时那样鲁莽草率，让我妻子的叔叔遭受了本不应承担的麻烦，我应该想到用另一个不在世的人代替他，而不是使用他的名誉，这样我们两个人都是安全的。

不在世的人不会承受任何责任和风险，即使最高法院下达传令也不会找到他，更不会受到他人的冷嘲热讽。我非常愧对我妻子的叔叔，是我的过错让他承担了本不应该他承担的风险——他的名誉受损、外界舆论造成的心理压力等。

当我填完表格交给那名职员的时候，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放松了。我匆匆赶回去，准备证券交易公司的开业。毫不避讳地说，公司穷得叮当响，但是没有外债，也没有任何负面消息。

没有人会想到注册一家证券交易公司的花费，连几包香烟的钱都用不了。如果放到现在开一家上市公司，这些资金估计完全行不通。

经过审批，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正式上市了。一家公司只有一间办公室、几件家具、简陋的设备，以及一个固定的详细地址。除此之外，办公桌上连最基本的办公用品都没有，我想没有人能想象这种凄惨的状况，也极少有人像我这样勇气可嘉。我丝毫没有感到畏惧或者产生退缩的念头，我对公司的前景憧憬不已。

事实上，一家新公司并未有人知晓，我需要主动拓展业务，预计需要花费50美元的费用，然而公司的财务情况不容乐观，就像有些国家会在某些时期出现财政赤字一样。

但是就公司的情况来看，我根本拿不出50美元，长此以往，我的公司就会面临倒闭破产的情形。我非常困惑，我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感到焦虑，但是我依旧没有放弃，我想尽办法再挣扎一下。

我的处境糟糕透顶，似乎只有那些大型银行才能拿出来50美元，而在整个波士顿都不会借到50美元，我接近崩溃的边缘，每天都因为财政问题失眠。

祸不单行，我的那些债权人开始不停地上门催款，每次都是还未结束上一个人的债务，另一个人又会因为分期付款、超期未还、拖欠债务等问题，在公司门口堵着我，这些让人头疼的事情可以让我苍老十几岁……

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位家具的代理商，他的频繁催债让我感触颇深。他主要经营新婚夫妇的家具用品，也可以说是家居用品，因为他的店里一应俱全。我办公室的那些家具是从他那里买的，但是没有支付全款，可能他知道了我的公司非常不景气，所以频繁造访。

说到家具不得不说那个家伙卖给我的家具一部分都是松木做的，根本不能承受太多重力，我对此非常厌烦，可是我确实拖欠他一部分钱。

当他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完全哭丧着脸，若他不像我一样短小精悍，我一定会因为他阴沉的脸色而产生一些恐慌。尽管心中有很多不情愿，但我还是非常客套地请他坐下，然而他并不想坐下来和我交谈，估计他只想拿走属于自己的钱吧。

毕竟是我需要还他钱，所以我非常客套又热情地对他说：“请您坐下来吧，哪怕是看在上帝的面子上。而且这把椅子还是你的，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负担。快坐下来吧！”

他一脸嫌弃地坐下了，然后开始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我猜测是各种票据单，当我瞥了一眼之后，发现我的猜想是正确的。其实我心知肚明，根本无须他用这些证明类的东西提醒我，我不是故意拖欠他的钱，是因为我的资金短时间内周转不开，而且我从未忘记要还他钱。

我和那位家具代理商从早上一直商谈到下午，最后他坚持让我先还一部分钱给他，并且威胁我说：“如果你今天不还钱，那么这些家具我就直接搬走了。”

我从未担心过钱的问题，我知道我没有办法立刻还钱给他。我担心的事情是他真的把家具搬走，但是我也只能破罐子破摔，任由他去

吧。虽然我讨厌办公室里空荡荡的，或者说每天蹲坐在阳台办公，那样的场景真的嘲讽.....

期票还清后，终于等到了最佳合伙人

我只能暂时想出一些缓兵之计，即使我没有钱，但是我还有最能打发他的东西——期票，或许很多人不清楚期票到底怎么使用，其实就相当于一张欠条，但是它本身具有法律效应。我作为债务人，也就是出票人，那个家具的代理商作为收款人，若是我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还款，他便有权向法律诉讼我。

可是家具代理商似乎并不买账，他带着一种轻蔑的口气对我说：“这张期票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被你抵押的东西还不是要归我所有，还是还钱吧！”

我向他解释说：“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这张期票有别的含义，麻烦你先听我说。”我试图让他冷静下来，尝试说服他。“我说几个方案，若你觉得可行，可以考虑一下。你应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吧？”

他回答我说：“是的。”

我接着问道：“你的银行信誉是不是挺好的，完全可以兑换一张期票吧？”

他依旧简单地回答我说：“是的。”

“假设这张期票的面值为200美元，以你在银行的信誉，是否可以成功兑换呢？”

他还是非常简洁地回答我说：“是的。”

我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绳索，接着对他说：“现在我没有足够的现金，让我给您一张200美元的期票吧，2个月以后，你拿到银行兑换应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他一脸冷漠地说：“不会。”

终于要将这件棘手的事情解决了，我接着问他说：“到那时你将会拿到200美元，通俗意义上讲这部分钱可以抵消我所欠下的债务，而您不会担心钱的来历，只要债务还清了，就和您没有任何关系了，对吗？”

他回答我说：“是的，只要这张200美元的期票可以按时支付，你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我觉得他已经松口了，便对他说：“听我说了这么多之后，我想你应该大致了解我的解决方案了。我打算给您开一张200美元的期票，期限是2个月，到时候您可以自行到银行兑换成200美元的现金。其中的100美元用来偿还我所欠您的债务，另外的100美元到期我自会处理，您意向如何？”

他略带一丝怀疑对我说：“这个方案的前提是你必须保证这张期票到期后可以成功兑换，我不想做任何冒险的事情。”

我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证说：“当然能兑换，我马上给您开期票。”

为了让他消除心中的顾虑，我开始给他讲起国际回邮代金券的相关事宜，从最开始的《罗马条约》到现在的变化。为了让他完全相信我，我还给了他一张国际回邮代金券让他亲自去邮局兑换，我再三叮嘱他一定要阅读一下《美国官方邮政指南》的第37页里的相关内容。

当然我觉得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了解各国的汇率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用了很长时间给他普及汇率方面的知识，以及国际回邮代金券在各个国家的行情，他似懂非懂地听我讲述着。

我自认为他应该对我的计划有了一知半解，我已经最大可能地让他清楚我的计划，我向他讲完了主要的东西，他表现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并且欣然接受了我的期票，我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

确切地说，我在承诺的时候仅仅能保证那张200美元的期票按照当时的利率进行兑换，最后我信守了承诺，同时还清了所欠的债务，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我已经可以支付信封和信纸等一些零碎的东西了，资金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我重新拾起我的计划，满腔热血想要付诸行动。最好的资金周转的方法就是寻找大众，这样才能聚少成多。假设每个人只需要拿出10美元便可以获得我的证券公司的本票，而我就可以利用这些钱去购买国际回邮代金券，仔细计算后，每个投资者都会获得高额的利润。

正常情况下，投资10美元的人可以在3个月内获得50%的利益，这是远比把钱存进银行要高很多倍的利润，没有哪个行业可以获得如此高的收益。重要的是我会在1个月半的时候便支付他们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由此计算之后发现，每个投资者在一年内会获得将近400%的利息。

如果你想用暴利来形容这项计划，我完全不会反对，因为事实便是如此，或许正是由于这样不需任何辛苦付出的方式，一步步将我推进了深渊.....

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商机，也不是每个人遇到机会都会紧紧抓住。最初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我为了资金的事情到处寻找合伙人，但是没有找到我的“意中人”。我每天都在为我的伟大事业艰苦奋斗，四处游走，向别人介绍我的证券投资公司，我能开出的期票，国际回邮代金券等，最后效果甚微。

我从未放弃，我觉得终会有人愿意加入我的公司，和我一同完成这项惊人的计划。每个人都会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我相信有人会主动登门造访，向我提供一部分资金。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等到了那个“意中人”。

他是第一个主动上门找我的人，他进门便对我说：“先生你好，我对你的公司非常感兴趣，想听一听您具体的打算可以吗？”

我非常认真地向他讲了我的计划，包括所有的细节。他似乎非常钦佩我，一副十分膜拜我的神情。其实在此之前，我每天在街角向人们兜售我的公司的时候，早已给那些头脑灵活的人讲述过我的计划，但是没有人选择加入我的证券交易公司。

我已经把整个计划讲述得非常清楚了，最后他的眼神似乎有些涣散、思绪游离，确切地说是麻木了。我们大都是受利益驱动的动物，当我说到投资人可以获得50%的利息时，他一下“活过来”。

从他的神情中我可以知道，他在心中默默计算着自己能获得多少利润，他的表情出卖了他。但是他好像十分犹豫，然后对我说：“如果要实行计划，还是小心谨慎些比较好，虽然我没有可以投资的资金，但是我还是要奉劝你千万要抵制住金钱的诱惑。”

再次体会到前功尽弃的感觉，之前所有的耐心讲解都功亏一篑了。从他的表情中可以得知，他的内心在做挣扎。我决定提出一个诱

人的条件，我对他说：“我希望您可以考虑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商经理。”

我不想失去这位主动上门的客户，所以主动提出这样的条件，突然迸发的条件有时远超过那些再三斟酌的想法。其实我能获得的资产几乎都是靠着我的果敢和莽撞换来的，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

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最需要的是推广，我对他说：“我希望你可以向你身边的朋友家人传达一下我们公司的理念。假如有人想要投资，不论他们打算投资多少钱，我都可以让你获得10%的利润。”

这绝对是一个不会被人拒绝的条件，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我没有予以他任何票据作为承诺，因为我觉得他不需要。

随后，我又跟他讲述了一些关于如何向人推广的知识，粗略地向他说了一些心理学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摸爬滚打多年积累下的，同时也是他需要学会和用到的。

我对自己的想法和对策从未产生过怀疑，一个好主意的执行，从来不需要任何高深的推广方案，更不需要花费资金进行大力宣传。像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买卖，几乎是不用承担多大风险的，只要抓住投资的机会便可以获得利润。

“有惊无险”的投资——“雪球”越滚越大

当谈及钱每个人都会变得疯狂，宣传过程中最可怕的是过分夸张投资者的收益，这样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若是对潜在投资者有拉拢或者强迫的架势，都会惹祸上身。

若一个人愿意拿出66美分大胆尝试一下，那么他不仅是在给我制造成功的机会，更多的还是尝试让自己获得高额的利息。而且中间所获得利润都是正当的渠道，完全不必担心钱的来路不明。这样的投资方式似乎可以用一举两得来形容，但是投资者一定不乐意这样做，因为只是听我这样说是鲜有人会相信的，所以必须想办法让他们看到这里的收益。

我只希望我对他说的那些话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愿他在向别人推广的时候，可以少说一些我们计划的细节，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投资人。每个人对于自己没有发现的东西都带着疑惑和好奇，想要刨根究底，越是这样越不容易找到可靠的投资者.....

不出我所料，他成功了，我之前所有的推测在他寻找合伙人的时候，都得到了验证。人的天性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认识清楚，但我可以全方位地窥探到人的本质，所以我自认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推销员，或许这算是天赋吧。老实说，我从未经历过任何形式的训练或者培训，可能是所有的经历促成了现在老练、精明的我。人总是会在困难中找到另一个自己，然后不断地让自己变得“丰满”。但是必须承认，心中的欲望是一个狂野的恶魔，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将你推向深渊。

当时正处于淘金的热潮中，但是人们对外汇动向的好奇程度远超过淘金，正是他们的好奇心让我的计划得到了关注，同时也给我创造了机会。当然还有很多琐事，但是都被我提出的50%的利润解决了。

不论男女，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会在心中悄悄计算一番，毕竟利益是每个人都关心的事情。尽管大家都知道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几乎难以砸中自己，但是依然对此抱有幻想。

对于金钱我们的态度几乎是多多益善，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好是因为人的这种天性，我的暴富计划才获得成功。

这样的方案非常吸引人，而且这个最致命的诱惑听上去非常安全，若是担心它的风险性完全可以拿出10美元检验一下，得到证实之后再做出抉择也不会对自己造成经济损失。

对我而言，这是我的事业，对于投资人来说是一次“冒险的尝试”。不少人会觉得这个方案十分荒唐，主要是他们不相信会有如此高利润的投资，而对于那些真正了解到商机的人来说，这将定是大赚一笔的机会。

我非常坚定地认为一定会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冒险，人们会拿出10美元投资我的计划，只要最后他们可以获得15美元的回报时，必将不会再有任何的担忧。我幻想他们会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我的证券交易公司，他们都把自己的积蓄投资到我这里。

假设在我公司的投资人日渐增多，最初的投资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推销员，或许这就是以一传百的效应，集体推销带来的结果让每个人都获得了应得的利润。整个计划能够顺利进行是所有人共同投资的结果，只能说我从山顶上往下扔了一个小雪球，经过一路翻滚，最后越来越大，承受不住的时候变成了雪崩。

更确切地说，我的最佳合伙人——那个家具代理商，就是这个雪球的起点。直到1920年1月，在他的不断拓展下，我的证券交易公司已经拥有了18位投资人。在他们互相推销的影响下，最后筹集到了1770美元。这个数字其实是我最初不敢想象的，或许正是因为遇到那个家具代理商，才推动我的证券交易公司重获新生。

好景不长，小雪球随着重力的作用开始慢慢向下滚落。

同年2月的第二个礼拜，资金的融资越来越多，出现了直线式增长的趋势。我为之前的投资者所融资的1770美元支付了2478美元的利润，所有的投资人都获得了应得的收益。

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把钱投资到我的证券交易公司。

1920年7月底，投资的人数已经超过了3万，粗略计算之后大概是30219人。那时他们手上拥有1500万美元的本票，当这个计划快要到达顶峰的时候，一场雪崩也随之上演，它的“自毁”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

或许是我一直以来都高估了自己对人们的认识，对自己的计划太过于自信，最后上演了一出让人震惊的故事。

Chapter 04 财富计划——危险的人心只能带来危险的财富

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视我为危险人物。因为我总是能面带笑容地让他们乖乖掏出口袋里的钱，然后心甘情愿地向我投资。我对我的技艺引以为傲，因为它能让我不费吹灰之力获得巨额财富。我的技巧很简单，就是要向他们绘制一幅无与伦比的财富蓝图，或者说向他们讲述一个十分诱人的财富计划。

我对每一个向我投资的人承诺，只要他们把钱投资给我，在45天之后，他们就能获得50%的利息。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仍有很多人对它抱有足够的信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们总是会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万一真是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了。

在我的财富计划中，没有人会遭受损失，每个人都是受益者。凡是能参与我计划的人，都能得到他应得的财富。这是骗子的惯用伎俩，对此我屡试不爽。其实，对付骗子的手段就是远离骗子的说教，或者拿出令他无法辩驳的证据，只有这样你才能战胜一个骗子。否则，你就会被骗子编织的美梦迷惑，甚至拿出积蓄来增加他的财富，让他再发一次意料之外的小财。这样的事情，就连牧师也无法避免。

一张国际回邮代金券带来的“危险”信任

我了解人性，知道投资者其实都是投机者，即使他们会对我有所怀疑，但他们渴望“天上掉馅饼”的心理仍能帮助我说服他们。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他们会趋之若鹜地投向我的怀抱。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推销员，然而，命运却没有让我一直从事销售的工作，相反，如

今的我成了一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金融家，一个个推销员反而会自愿地为我工作。

在我看来，我所从事的活动简直是最伟大的活动。它不仅造就了我的成功，也影响了很多，至少用我个人的成功是无法衡量它的伟大的。我的宣传很有效，不到一周时间便惊动了州政府的官员。不久，其中的一位正式拜会了我，这令我感到万分荣幸。

他看起来很斯文，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我虽然看不出他的具体年龄，但瞧见他老态龙钟的模样，就知道他一定是在某个养老机构工作。这样的人太常见了，在波士顿的任何地方几乎都能遇见。不管怎样，我还是祝福他吧！

海关大楼的周围每天都会路过很多“行尸走肉”一般的人，他们活像一具具没有灵魂的木乃伊。实际上，他们数量惊人，远超你的想象，甚至要比图坦卡蒙（埃及法老）坟墓里的陪葬者还要多。

这位拜访者并没有与我过分寒暄，他只是做了简单的介绍，便直入主题。他说他们在接到举报之后对我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我可能是一个大骗子。我承诺在短短45天支付给投资者50%的利息，这一言论对他们来说太过震撼，以至于他们要派人来拜会我一番。

他开玩笑说，那些乘船远洋千辛万苦来美国“捞金”的人，即使是进了坟墓，在听到我的承诺后，也会重新躁动不安。他的话很含糊，我没有听太清，无法确定他说的是“坟墓”还是“不义之财”。但无论是什么，我都赞同他的话。因为在我看来，那些人在听到我的宣传后理所当然会躁动不安的，不为别的，只因我承诺给他们50%的利润，而当时的道富银行给他们的利润只有4%而已。

听完这位老绅士的话，我冲他善意地笑了笑，接着说道：“您知道，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这个世界发展得有多快！用日新月异来形容

容也不为过。今时早已不同往日，一切的可能都应该理所当然。”

说着，我递过去一张国际回邮代金券，让他看一看，并为他解释这是什么。接过代金券后，他反复打量着上面的细节，像在寻找着什么。站在他的年龄角度，我猜想他一定是在寻找李将军和斯通威尔·杰克逊（美国著名将领）的肖像。他仔细打量过后，并未发现他心中所想的东西，只是舒了一口气。我不禁暗暗发笑，心想：这下他可以确定手中的东西并不是南北战争时遗留下来的墙纸了。

我对他说：“这是国际回邮代金券，您应该知道万国邮政联盟吧？这是它的一款产品。”听到万国邮政联盟的名号，他皱着眉头，一脸茫然的样子。或许对他来说，他只知道邮政电报公司、西部电报联盟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他不知道所谓的万国邮政联盟是否是这些机构的一个分支或某个部分。

看到他迷惑不解的样子，我决定大发慈悲，将他从迷雾中拯救出来。我向他解释：“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罗马，时间可追溯到1907年……”

然而，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解释，一脸严肃地继续观望着我。我见自己的话没有奏效，便决定拿出更有力的证据来说服他。我将桌子上的一本《美国官方邮政指南》拿过来，翻到第37页后，指给他看上面的内容。当他看到“1907年，万国邮政联盟在罗马成立”的内容时，才最终打消了他的全部疑虑。

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刚才他还在怀疑我，而现在他对我表现得非常尊敬。他站起身来，像一个美国士兵面对他们的国旗一样，对我表示致敬。

人性就是这样，当你能拿出让一个人敬畏的证据时，即使他先前如何怀疑你，也会在亲眼看见这一证据后对你报以死心塌地的信任。

而什么是令人敬畏的证据呢？对一个联邦的公职人员来说，美国政府的印章就是那个令他敬畏的证据。事实上，不管这个印章是美国政府的还是英国政府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它们对这位联邦官员都会非常奏效。

当他看到“美国政府印章的保证”后，便深信不疑地认为我的生意是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在打消了一切顾虑后，他开始愉快地与我交谈。他很认真地听着我的演讲，我也发挥所长，热情地给他讲述外汇的秘密和数字的游戏。我眉飞色舞地进行着我的演讲，他像一个孩子在听某个令他心动的故事一样，表现出极其神往的样子。我把他带入数字的王国，为他插上想象的翅膀，这时，他眼中的世界也变得如阳光般灿烂。

此后，他视我为朋友。而他所在的机构再也没有派人来打扰我的生活。我向他的机构交了200美元的入会费，成了他们的“荣誉”会员，然后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唯一令我感到烦扰的是，在开始认识他的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会跟我讨论入会的价格。不过，细细想来，这何尝不是我的荣幸呢！我成功地应付了这个机构的调查，但是，这只是个开始，还有更多有趣的机构即将上门拜访，到时我会一一与它们“过招”。

“逮捕令”事件——凛冬回春的戏剧性转机

不出所料，在那位联邦官员刚走不久，波士顿的警局就派人来拜访了我。另外，当地的邮局也没有闲着，我也接受了它们的拜访。在与这些人亲密接触后，我交到了不少朋友。当然，我与他们只是泛泛之交，如果不是我所从事的事业太过敏感，我想我这一辈子也不想与他们有所交集。我太需要他们做“挡箭牌”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的事业似乎达到了巅峰，不仅有许多销售员在为我工作，就连警察和邮务督察也在为我工作。那些带着徽章的人本该一心一意地为这座城市而工作，但现在他们皆成了我的“员工”。他们整天围着我转，把我的办公室“变成了”警局。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像警局点名那样每天统一点出他们的名字。

警局总部位于彭伯顿广场，本来有迁址的打算，但由于我的存在，这一计划被推迟了，当然，这只是我本人的见解。如果警局总部迁到伯克利大街，那离学院街就太远了。事实上，警局里只有两个人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一个是警监柯蒂斯，另一个是警司克罗利。若警局总部真的迁到了新址，那么警员的人数将永远也别想达到法定标准了。或许，对于这些警官来说，最省钱省力的做法就是把警局总部的招牌挂在我的办公室，然后与彭伯顿的旧时光告别，迎接学院街的新时光。

即使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也绝对不是我的意思，因为我绝不是喜欢邀请警察进办公室的那种人。我与他们，从来都是他们主动与我接触，我绝不会主动去找他们。而当他们来找我，我又怎么好意思去拒绝呢？至少在我的认知里，还没有人能拒绝警察的拜访。我既不会拒绝他们的拜访，也不会对他们表现出丝毫的厌烦情绪。我唯一能做的是与他们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这是我化解尴尬的秘诀。但是，与他们开玩笑和与死人开玩笑没有多少区别，而这又是我避免不了的事情。

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我没有出门，只是坐在转椅上，一边用暖气片烘着双脚，一边慵懒地享受时光。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屋里的宁静。我只好欠着身子去接电话。刚拿起电话，我便听到对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查尔斯，你即将面临逮捕，你的逮捕令已经下达。”电话另一端的人这样说。

事实上，他还说了其他话，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只有这一句才是能立刻引起我重视的。我的双脚瞬间便脱离了暖气片，“腾”地一下从转椅上站起来。此刻，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像被雷劈中了一样，正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

我的心情变得十分糟糕。对于一个人来说，或许他可以在早起照镜子时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染上了“天花”，最终坦然接受。然而，如果你告诉一个人，说他即将会被警察逮捕，那么他所能表现出的本能反应一定是焦急地踱着步子，然后找一个藏身之处，满世界与警察玩“捉迷藏”的游戏。

我本打算在度过下午闲适的时光后，晚上好好享用丰盛的晚餐，而现在，我知道我那丰盛的晚餐要浪费了。从接到电话后，我就忐忑不安。我甚至开始想象坐落在查尔斯街边的监狱的样子，思考着监狱的饭菜是否合我的胃口。另外我还产生了这样的冲动，即立刻打电话告诉我的朋友凯利赫，让他帮我将监狱的房间弄得温暖一点。因为他是治安官，他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在经过一番无聊的思考和冲动性的幻想后，我的脑袋开始清晰起来。我绝不能这样坐以待毙，等着他们来办公室里抓我，我还有其他选择。

我没有在办公室里继续待着。我很快找到帽子和外套，将它们穿戴整齐，然后向着警局总部出发。我走了好一会儿，因为警察总部离我的办公室有不短的距离，位于彭伯顿广场上。在进入警局后，我逢人便问有关逮捕令的问题。后来，有警察将我带到一间地下室。整个过程，我没有丝毫慌乱。这里的路线我都记得，因为进入警局首先要穿过一家百货商店，我像一个前来购物的悠闲市民那样轻松。在我看

来，那些逮捕令就像商场的货品，此刻这些货品正在打折促销，我只需要把价钱谈好，一切都不是问题。

进入地下室，我看到了他们的“柜台”，心想着他们应该就是在这里“出售”逮捕令的，而“柜台”旁坐着的本该是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但是，事实上，我的面前只有一张桌子，坐在桌子旁的是一名警察。我还没有开口，他就开始礼貌地向我询问有什么需要。这真是令人出乎意料。

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好，亲爱的警官，我是来要逮捕令的。”

他显然会错了意，问我：“好的，你想让谁被逮捕，有什么理由？”

我忙解释说：“我不想让任何人被逮捕。”

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有些恼怒地问道：“什么意思，你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们不是要逮捕我吗？我是来要那张逮捕我的逮捕令的。”我继续解释。

他惊讶地问：“你是说你是主动上门自首的？”

我承认说：“大概是吧，与其让你们劳心费力地到处找我，不如我自己过来得方便。况且，我对来这里的路很熟。”

“我不知道你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你现在的态度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先报上你的名字吧。”他说。

我配合道：“查尔斯·庞兹。”

他接着问：“你的姓如何拼写？”

“P-o-n-z-i。”我拼写到。

等到记录完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记事簿，然后认真地翻了起来。但是直到翻到了记事簿的最后，他也没有找到关于逮捕我的命令。他抬头告诉我，这里没有我的逮捕令。我刚想暗自庆幸。他又对我说：“我们本应逮捕你，但是现在你自首了，这反而更好。你先坐一会，我帮你联系一位邮务警察，他才是负责你案件的人。”

我顺服地说：“您请便。”

我已经知道所谓的逮捕令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所以现在我的心情非常好。不一会儿，我便见到了那位负责我案件的督察。令我意想不到的，在他的身后还跟着另一位我认识的人，即约瑟夫·梅伦达。我不知道约瑟夫为什么会来警局，可能他是来为我们做翻译的吧。但是，我根本不需要。后来，我与他们都坐了下来。

在一番交谈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所联邦警局的目的，他们对“勒索”金钱通常很感兴趣，而现在那个将要被勒索的人正是我。

尽管眼前的这位督察被称作邮务警察，但他对邮政事务一无所知，更没有丝毫的外汇知识。所以，我必须向他解释清楚一些东西，比如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回邮代金券等是怎么回事。在向他解释的过程中，一提到外汇的东西，他就表现出明显的不悦，显然，他对外汇怀有很深的成见，或许只要是外国的东西，他都可能存在这样的成见。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外汇这种东西，更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排外的相关法律条款。事实上，连我也没有理解，直到十年后，我用作解释的那些话仍言犹在耳。

我的解释给这位督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后他对我的生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承认了它的合法性。不过，我知道，这位善良的警

官并没有完全理解我的话，但不管怎样，现在的他会与我站在一起，共同去维护我那合法的生意。

从圣诞节到圣帕特里克节，奥兰治党人都会在南波士顿进行盛大的节日游行。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第一个投资人，或者说我的第一位推销员便一直未曾与我见面。他没有继续为我工作，也不再来找我，连电话也没有给我打过。也许，他不会再给我带任何投资人了。

他明显是躲起来了，而我也知道他躲起来的缘由。他给我介绍了几位朋友，在这些朋友向我投资之后，他便选择躲起来，直到我能兑现给予他们的利润为止。在他看来，这或许才是明智之举吧。因为这样一来，即使他的那些朋友没有收到承诺的利润，他也能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我并不会责怪他，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落后于人。人生就像一场赛跑比赛，每一个人在赛跑的过程中都会想着缩短与前者的距离，而尽量拉开与后者的距离。

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也不安逸。我缺少足够的代金券来运转我的生意。不过，还好我有一位朋友可以帮我。我的这位朋友在邮轮上工作，他经常乘坐邮轮横越大西洋。我为他提供了现金，让他帮我在合适的时候购买代金券。我的这位朋友很值得信任，他对朋友的忠心令我不用担心他的诚实。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安下心来。因为还有很多意外可能会发生，比如他可能不小心落水，或者在航行中生出生什么怪病，又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意外情况。总之，我仍然十分担心。

时间在慢慢地推移着，而我的心也越来越焦虑。2月的一天，我的朋友突然来拜访我，并跟我讲述了一个令我十分满意的消息。据他所说，我需要的代金券随处都能买到，就连一些小地方的邮局都有充足的货源。事实证明，他能为我稳妥地购买足够的代金券。

我们通过代金券又挣了不少钱，后来，我们甚至说服意大利邮政局的官员，让他们给我们提供足够数量的代金券。接踵而来的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就像美妙的音符令人陶醉。

我与三位不速之客的第一轮“对决”

对于现在的事业，我干劲十足，怀着满腔的热情。按照计划，我支付给投资者第一笔回款。如果说还有什么能令我无比兴奋的事，那一定是能按时偿还每一张代金券的款项。这种感觉就像你的初恋在向你献吻一样。

现在，我变得愈加自信起来。在我看来，即使所有投资人都撤资，我也不会太在乎。因为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再次投向我的怀抱，而且会带着他们的朋友一起前来。最多不过一两周，他们一定会再次与我见面。果不其然，到了月底，我的预言应验了。我从这些投资者与他们的朋友那里又获得了新一轮的融资，一共是5290美元。我终于将自己的公司正常运转起来了。

你很难想象我的喜悦心情，当看到自己的公司每天都能进账数千美元，那一定是件无比幸福的事情。而现在，我就是那个无比兴奋的人。我的朋友再次踏上了去往欧洲的旅程，所有的一切都很顺利。

然而，我高兴得有些过头。还有一些人在打着我的主意，他们要来破坏我整个的计划。一个意大利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的声誉遭到了质疑，形势危急，我必须马上有所行动。我一边应付着那个意大利人，一边在他的面前给邮局打电话。

人们最关心的东西莫过于自己的利益。我深知这种人性的现实。所以我在电话中尽量地维护着那个意大利人的利益，好让他能够对我的印象有所改观，让他知道我是一个考虑周全、极为谨慎的人。

当然，邮局也很快给了我答复。但是，他们的答复显然无法令我和那位意大利人满意。邮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若回邮代金券是由美国发行的，那么它们只能在其他联盟国兑现，不能在美国本土兑现。

在电话中，我反驳了那位工作人员的观点。在我看来，代金券具体是在哪个国家发行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发行代金券的国家一定要属于万国邮政联盟。只要是万国邮政联盟国发行的代金券就可以在任何联盟国家的邮局进行兑现。

显然，我与邮局人员的观点存在着矛盾。我暂时还无法在电话中用我的观点来说服他。事实上，除了邮政部部长发布的公告以外，没有人能说服他。尽管这次通话我没能说服邮局的工作人员。但它帮我解决了眼前的麻烦。那位意大利人竟被我的话说服了，他认为我的逻辑是对的，并对我表示信任和满意。

我这边的麻烦确实是解决了。但是，新的麻烦还在酝酿。那位与我通话的邮局工作人员把我们的通话报告给了他的上级。于是，我再一次遭到了公职人员的拜访。

一天，我在办公室里与我的客户谈着投资的事情。我的太太与她的叔叔正在接待室里坐着，等着我谈完生意与他们会面。就在我与我的投资人谈得正高兴时，办公室的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我知道又有人来拜访我了。联邦的警察很喜欢向别人出示他们的徽章，他们在经过接待室的时候很可能已经这样做了。尽管我看不到他们，但他们的声音还是能传到我的耳中。

我听到一个男士傲慢地说道：“我们想见庞兹先生。”

我的叔叔显然被前来造访的三位警察吓坏了。当他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口向我传达有人造访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脸色惨白且僵硬。在向我传达完事情后，他开始求神祷告，这一切都是他害怕时的表现。

我非常镇定地对叔叔说：“让他们等一会，我需要与这位先生把事情谈好，然后马上去见他们。”

我的叔叔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面对警察就像平民见到了腓特烈大帝，表现得十分恭敬。当他听到我的回答后，则变得更加不淡定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竟敢以这样放肆的态度对待警察，让他们去等待想见的人。

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傲慢无礼的人，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些联邦警察。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他们养成了粗鲁对待别人的习惯，经常会恐吓别人。当然，这种方法对于了解他们把戏的那些人是不奏效的，所以对于那些了解他们的人，他们就会用一种更明智的方法来对待，至少在态度上会有所改善。

我让那些警察等候的原因还在于我想先梳理一下应付他们的思路。面对三位警察的询问，我必须展现出我全部的智慧，在这个考验智慧的时刻，我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我与投资人结束交谈后，又把他送到了门口，目送他离开。接着，我整了整领带，进入了接待室，与那三位警官进行了会面。我礼貌地询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并询问他们来自哪个警署。这些问题只是我寒暄的说辞，其实我根本不需要问什么，因为我认识三位警官中的一人，之前我们有过会面。

那位见过我的警官代表其他两位向我询问道：“我们是警察总部的人，这次来是向你问几个问题，请你配合。”

我恍然大悟地说：“原来如此，你们是前来办公的，既然如此，请出示一下逮捕令。”

另一位邮务警察有些不耐烦地说：“我们没有逮捕令，也没有逮捕你的意思，现在只需要你回答几个问题。”

我挑了挑眉毛，继续说：“既然如此，我必须提醒各位警官，现在这里是私人场所，我有权发表自己的意愿，如果你们的问题触及我的隐私，我可以选择不回答。只有我想回答的问题，我才会回答。”

那位一直未开口的警察说：“你不能拒绝回答警察的问题。”

我不甘示弱地提醒道：“我当然可以拒绝回答你们。别忘了这里是私人场所，这是我的办公室，任何人都无权在我的办公室里用这种态度和语气与我说话，然后再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离开。你们若有合法的逮捕令，可以立刻逮捕我，我不会做任何反抗。但若是没有，这里并不欢迎你们。”

那个邮务警察见恐吓不了我，便决定改变说话方式。他说：“我们尊重你的权利，但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种协商且友好的方式进行交流，这样对双方都有好处。”

见他改变了说话的态度，我也准备给他们一个台阶下，我对他说：“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样最好不过。”接着，我将他们引进我的办公室，开始了新一轮的交谈。

一场经典的计算：没有任何人会遭受损失

我与三位警察的对话还在继续。我们的交谈像一场击剑比赛。双方一会儿佯攻，一会儿躲避，来来回回经过了好几个回合也没分出胜负。三位警官想让我说一说此前与一位邮局职员通电话的内容。我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这件事情，而只是想要通过这件事情来找到

我诈骗的证据。我当然不会向他们透露这些信息，我严防死守着自己的“阵地”，不肯退让半步。

“我们不能这样无休止地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不耐烦地催促着，“邮政职员给你们提供的所谓‘我与他的对话’，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并不能证明那些对话的真实性。如果你们找到足以证明那些对话确实发生过的证据，并且认为我的话对现行的法律有所触犯的话，你们完全可以控告我，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法庭会给我清白。但是，请你们不要在我的私人场所逼我说些对自己不利的話，这样很没有礼貌！”

一个邮务督察说：“庞兹先生，我们并不是在针对您。我们只是对您曾对邮务职员所说的内容很感兴趣……”

我没让他继续说下去，而是打断道：“稍等一下，您刚才说什么？您说您从一个邮政职员口中得知我向他说过一些令你感兴趣的事情？但您要先明白一点，您还无法证明我和他说过什么话。”

他接着我的话说：“好吧，如果您说的这一切都成立，那我可不可以把您的话理解为，您并不知道国际回邮代金券的相关知识，或者说您对它一无所知呢？”

“您又错了，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如果您对此感兴趣的话，我可以为您免费普及有关代金券的知识。”我说。

接着，我与他们一起讨论了有关国际回邮代金券的话题。在开始的讨论中，我和他们各执一词，但通过我的分析，最终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达成了这样的观点，即从事代金券贸易是完全可以获取利润的。但是，无论我如何解释，这三位警官依然坚信一点，任何人都不可能大批量地购买代金券，也不可能大量地兑换这种代金券。

我没有放弃，继续反驳那位与我说话的警察，说：“警官先生，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您应该知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邮局购买任意数量的邮票。”

对于我的这一说法，他点头表示同意。我继续说：“我不认为您能说出禁止人们购买邮票的理由。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如果您真的有这种理由，不妨给我说一说。”

他没有答话，我知道他说不出阻止这件事的理由，更说不出为什么不能大量兑换代金券的理由。

但他仍想反驳我的观点，便故意说：“这些代金券可能是假冒品，所以它们不可能被大批量兑换。”

我正色道：“警官先生，您必须明白，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真实的代金券，而不是什么假冒品。”

他仍不肯死心地说：“好吧，但是我们的政府可能对这些代金券有不同的看法，或许政府不会兑换它们。”

我加强语气说：“绝对不会！只要美国不脱离万国邮政联盟，还是它的成员国，就一定会对这些代金券负责。”

“我一点也不懂《国际法》。”他巧妙地换了一种说法。

“我与你一样，但根据常识来看，我敢保证这个结论没有错。”我斩钉截铁地说。

他禁不住又说：“您知道的真多，远超我之前的预期。”

我表现得很诚恳，接着说：“您的话令我受宠若惊，请别再这样说了。其实，我是一个笨拙的人，不太懂得自我保护。”

但是，这个警察仍不肯认输，他不依不饶地说：“假如一些人通过买卖代金券便可以获利的话，那么就一定会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了利益损失。”

“那您知道谁遭受了损失呢？至少我是不知道的。相反，我却觉得人人都是获利者。”

“这简直荒唐至极！”他大喊道。

我鼓足勇气，毫不退让地回道：“事实本就如此！”

我决定试着说服眼前这个顽固不化的人，于是接着说：“您应该记得一个老乡巴佬儿的故事，就是那个与世隔绝的、从未见过其他人的乡巴佬儿的故事。当他无意间见到一个活人站在他面前时，他竟这样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啊！’多么孤陋寡闻的乡巴佬儿！亲爱的警官阁下，只要您不介意，请允许我用数字来计算一下，以此来证明我的观点。”

我说：“假设法国政府现在需要1500万法郎来建设项目，而我从投资者那里借来100万美元，并承诺到期后给他们50%的利息。现在我所做的生意是把集资到的100万美元借给法国政府。按照现行的汇率，100万美元刚好可以兑换成1500万法郎。我与法国政府将签署这样的协议：我借给法国政府100万美元，而法国政府将给予我5000万张国际回邮代金券作为补偿。作为万国邮票联盟的一员，法国可以从联盟获取足够的代金券。我会将获得的代金券全部换成邮票，然后把它们按照10%的折扣卖给需要的人。另外，我还会支付10%的佣金给那些帮我集资的人。”

接着我在纸上给几位警官列出了这样的清单：

用代金券兑换的邮票为5000万张，按每张邮票5美分计算，卖掉所有邮票的总额为250万美元。

事项	金额
扣除10%的折扣	225万美元
持票人的本金	100万美元
50%的利息	50万美元
给推销商10%的佣金	10万美元
我获得的利润	65万美元

“我是从美国兑换的代金券，所以万国邮票联盟实际上欠美国250万美元。法国政府是从万国邮政联盟借来的代金券，所以法国政府又欠万国邮政联盟的钱。但是这里所欠的钱不是250万美元，而是300万美元。法国政府会用金币的形式来向联盟支付1500万法郎。用黄金价格转换，5法郎相当于1美元，1500万法郎就是300万美金。但实际上，按照现在的汇率，我用100万美金就能兑换1500万法郎。法国政府支付给联盟300万美元，联盟支付给美国250万美元，所以万国邮政联盟从中获得了50万美元的服务报酬。”

“法国政府获得100万美元，需支付给联盟300万美元，一旦支付完成，法国政府就损失了200万美元。现在的汇率是15法郎兑换1美元，1500万法郎可以兑换100万美元。如果这一汇率不变，法国政府那200万美元的损失就不可避免。汇率越低，法国政府的损失就会越少。若按照黄金平价，兑换汇率为5法郎兑1美元的话，法国政府的损失就能避免。但是，按照经济规律，货币贬值短时间内很难恢复。”

“如果法国政府需要立刻支付给万国邮政联盟欠款，同时避免自身遭受损失，那么它只能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这对它来说是最好的

办法。法国政府向国民发行300美元的国债，按照利率3%、期限为21年来计算，其20年内要支付给国民180万美元的利息。”

“然而，事实上法国政府用代金券已经从我这里获得了1500万法郎。若法国政府将这笔钱放贷给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假设年利率为5%，期限是20年的话，则法国政府在到期时就能连本带息收回3000万法郎，相当于600万美元。600万美元减去300万美元的欠债和180万美元的利息，还剩下120万美元。也就是说，法国政府最终能赚得120万美元。”

“我的客户向我投了100万美元，只需6个星期就能得到50万美元利息；我的推销商通过劳动在我这里获得了10美元的报酬，万国邮政联盟通过为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服务盈利50万美元；美国邮局通过卖大量邮票能获得一部分利润；公司和个人从我这里以10%的折扣购买邮票可节省25万美元；法国政府收入120万美元，法国民众通过购买国债获利180万美元。法国企业利用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贷款运营公司，也能获得大量利润，同时它们还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为法国人民和政府带来好处。另外，最后我也能从这整个交易中获得65万美元的利润。所以没有人会遭受损失，如果您能找到损失者，我愿意为你们每人购买一顶绅士帽。”

那位质疑我的警察被我宏大的计算惊得目瞪口呆，在我诉说的这段时间内，他没有任何反驳，俨然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听完我的话，他终于再次开口说：“庞兹先生，您一定是国外政府派来的非官方代表吧？”

我戏谑地回答他：“亲爱的警官先生，我当然不是什么代表，若非要说是谁的代表的话，则我只是自己的代表，我不会代表任何他

人。同时，请您记住，这一切都是理论上的可能，还不一定能成为现实。”

经过几轮的“交战”，我与三位警察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我这里。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满意。截至现在，我已经成功应付了三次审查，我为自己的睿智感到自豪和喜悦。我走出办公室，面带笑容地去欣赏我那娇小的太太。此刻，她一脸愁容，看起来非常烦躁不安。但在我眼中，这让她看起来更加惹人怜爱。每次这种交谈都会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折磨，我需要好好安慰她一番。

我微笑着安慰她说：“亲爱的，一切都过去了，现在再没有烦心事来骚扰我们，笑一笑，开心一点。忘掉生意上的烦恼，让我们一起找个地方共享一顿烛光晚餐，好好放松一下心情。”

一个诈骗犯带来的“隐形”麻烦

人永远是不知足的。一些人明明拥有很多，但他们从不会对此感到满意。也有一些人即使能够短时间内飞黄腾达，他们也不会对自己的日益精进产生任何感觉。当他们拥有一件体面的西装时，还想拥有第二件；当他们享受着单身的自由时，又幻想着早日娶妻生子；当他们成功娶到美貌的妻子，又想要到外面拈花惹草。人活在地球上，却想要摘下天上的月亮；人呼吸着故乡的空气，又想用脚步去丈量远方。我必须承认，我其实就是这样的人。

那个时候，我的事业发展迅速，当然也存在着诸多危险。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些危险，无形中我像一支离弦的箭矢一样，正在快速走向破产和失败。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无知也是一种福气。

在我的事业出现问题时，我的侥幸心一直在作怪。我在很多时候会自相矛盾，一会儿认为情况没有想得那么糟，一会儿又觉得不能让问题再继续恶化下去了。尽管我已经拥有很多钱，但我仍会不断寻找机会，让自己的存款再翻上一番。

我逐渐失去了判断力，变得不再那么谨慎，总是幻想着自己可以得到更多。我不再有长远的计划，目光越来越短浅，即使我能意识到这一点，也会被自己的野心蒙蔽了双眼，被自己的自负冲昏了头脑，看不到近在眼前的危机。

我爱波士顿，因为它是我的事业起步的地方，也是我的事业蒸蒸日上的地方。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拜访我，并向我投资，我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源源不断的资金汇入我的账户，我的收益远超预期，形势大好，我每天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然而，事业繁荣的背后也潜伏着重重危机。例如，我的欲望越来越多，不仅想要得到财富，还想得到声名。我变得鲁莽、自负、自以为是，面对一切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真是太愚蠢了，就像一个愚昧的小丑。

我决定建立分公司来扩大自己的业务。我认为我的公司应该像其他大公司一样进行必要的扩张，因为我拥有足够好的商品、足够大的市场和足够多的客户。在我的眼中，没有比国际回邮代金券更好的商品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需要我的商品，所以我的市场不是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正因如此，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潜在客户，我自信可以将每一个人都变成我的合作伙伴。

在我的身边，有一位老相识在为我做事。我决定扩展业务正是受到了他的影响。这个人虽然是我的老相识，并且正在为我做事，但我非常讨厌他，甚至从心底里想将他赶出我的办公室。从表面上来看，

我和他是好朋友，他在帮我做事。但实际上，我一直受到他的制约，被他摆弄。

我害怕他，因为他掌握着我的把柄。在我心里，一直将他看作我最可怕的敌人。一直以来，他像在故意引导我为他工作，尽管他暂时没有做出伤害我的事情，但难保以后不会发生。所以这正是我害怕他的真正原因。我是一个被控制的“皇帝”，而他正是控制我的“大臣”，我常常想将他“贬谪”出去，哪怕为他出路费，我也非常愿意。

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圣文森特·保罗监狱。那是一次不能称作愉快且令人不能产生丝毫荣耀感的会面。当时，他因为诈骗罪被判处三年刑期。正是在他服刑时，我们才认识的。

几年之后，我们在波士顿再次相遇了，真是糟糕的缘分。当时，我们正面看到了彼此，他一下子便认出了我，而我并没有认出他。直到他跟我打招呼后，我才记起了他。我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一天，他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来找我，当时我已经成为一个体面的金融家，我的事业正在稳步发展。而他还是那个死性不改的“诈骗犯”。

我们交谈了一番，他表示对我现在的事业很感兴趣。他知道我的过去，抓着我的把柄，所以我不能装作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很清楚，在他面前，我只能让步。不久，我便为他安排了一个职务。从我这里获得好处后，他也很识时务，没有到处乱说我的过去，也没有威胁过我。

我本该不给他表明自己目的的机会，现在想想，当时我真是愚蠢至极！刚开始见面，他见我西装革履，对我的现状非常好奇，在得知我的成功后，他表现出了极度怀疑的态度。显然，他并不相信我能成立公司，成为名利双收的金融家。此时，我的虚荣心开始作怪，我大发慈悲地帮助他，既想改变他的生活，又想改变他的灵魂。最后我不

仅给了他许多人生的建议，还为他提供了一个安稳的工作。我认为消除这个麻烦最稳妥的办法应该是给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这样做。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心虚的做法，我没必要怕他。

如果不是遇到了我，我想他现在仍是一个整日游手好闲、小气、卑鄙的贼。就像鬼鬼祟祟、常常惦记着别人家羊羔的豺狼一样。诈骗是他唯一的追求和爱好，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他的卑鄙程度远超你的想象，他不仅会趁着醉汉昏睡偷盗其钱财，还可能混进教堂，偷窃教会贫济箱里的钱。只要是有点价值的东西，他都不会放过，有时一个人搬不动，他还会伙同别人一起作案。我记得他曾经用手帕和信封实施过一次诈骗，被骗的那些人是一些不明情况的外国人。

在我为他提供工作之前，他去过新泽西州。在那里，他一直从事着骗人的勾当。有一次，他成功诈骗了一名波兰移民。但最后的结果令他与他的同伙彻底傻了眼。这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整个诈骗的过程非常顺利，他与他的同伙成功用装有少量美钞的信封替换了装有那名波兰移民钱财的信封。然而在分赃的时候，他与他的同伙都开始不淡定了。因为他们发现受害人的信封里确实有一堆钞票，但这些钞票全部是国外货币，有俄国的卢布、德国的马克以及澳大利亚的克朗。但这些加起来折算成美钞只不过区区25美分，还没有他们放在信封里的美钞多。

他把这件滑稽的事告诉了我。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一边诉说着事情的经过，一边不停地咒骂。他看起来非常气愤，咒骂之声就像连珠炮一样，打破了办公室里的安静气氛。他所咒骂的东西有很多，比如咒骂那个波兰移民、咒骂各个国家的货币、咒骂不休止的战争等。除了他自身，他会咒骂任何他所能想到的东西。我听着他的咒骂与抱怨，看到他烦躁、沮丧的模样，突然开始怜悯他。而在这个时候，也是他最容易提出非分要求的时候。但是，作为朋友，我并没有放弃

他。我愿意为他提供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针对他此前所犯的种种罪行，我都一概选择原谅，并心存慈悲地劝说他迷途知返、改邪归正，甚至不忘给他提一些建议。他本想继续进行行骗的勾当，但经过我的救赎，他的这一计划落空了。

自从接受了我提供给他的工作，他的难题解决了。然而，我的难题却也随之而来。

每当掌握着我把柄的诈骗犯朋友进入我的办公室，我都会坐立不安。我不想让他出现在我的办公室，于是整天绞尽脑汁地思考着让他远离的对策。认识他或许是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我非常不情愿见到他，如果让他天天在我眼前晃悠，我宁愿被雷劈死。

我想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至少不要停留在我办公室所在的学院街。为此，我想到了这样的法子，即让他为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到处奔波。例如，有一次，我故意跟他说自己的酒窖里没有酒了，希望他能帮我弄来几瓶轩尼诗三星级白兰地。这是一种高级法国酒，当时美国正在实行严格的禁酒令，政府严禁人们走私酒水，而那些走私者却偏爱轩尼诗。这是一种贵族酒，一般人是无法品尝到的。我让他帮我买这种酒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他因此与那些走私犯有所牵扯，然后被警察逮捕，重新被关进监狱。但是，我显然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另外，我还曾送给他一辆车。在刚送他礼物的那段时间，我时常幻想着他能出车祸，这样我便再无后顾之忧了。然而，这仅仅只是我无聊的想象，任何意外都没能在他身上发生。更令人恼火的是，他经常会把车子弄坏，为此我还要帮他支付高昂的修理费。我简直是在为自己找麻烦！我试图摆脱他，但是这片在我心头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我用尽各种办法，就是不想见到他在我面前晃悠。后来，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法子，即把他派到别处去。他走的时间越长、离我越远，我就越开心。为了把他派出去，我找了一个很好的由头，他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我是让他帮我到别处开分公司。

“无心插柳柳成荫”——意料之外的“财富”

相比于一般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几乎没有陈列物，显得非常质朴。一些人说我的办公室非常肮脏，简直不像一间办公室。他们中有的人认为这是我的愚蠢所致，有的人认为这是推销者应该有的低调姿态，还有的人试图用心理学来解释这一切。但是，他们全部都错了。我的办公室之所以如此肮脏，完全是因为他在这里工作。

尽管我不认为自己需要开分公司，也从来没有开分公司的打算。但是为了能让他远离我，让他不在我面前晃荡，我愿意给他一些钱，以帮我开分公司的名义让他远离我。简言之，让他帮我开分公司只是一个让他远离我的借口。然而，我也不愿为了这个借口花费太多钱财，毕竟我不是真的慈善家。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把办公室布置得像两块合在一起的核桃壳，里面粗糙、昏暗、又肮脏。那么，他在外面给我开分公司时就不能搞得太豪华，至少不能比我本人的办公室更耗费成本。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因为办公室的这种简单、质朴，才赋予了它们顽强发展下去的潜力。我的分公司井喷式地一个接一个被建立起来。越简单反而越容易成功，这简直是神来之笔。我从来没有想过分公司的开设会如此顺利和成功，我不会把功劳归在自己的名下。一切就这样神奇地发生了。

道富银行的人看到我取得的成就后，纷纷眼红不已。这些金融“强盗”怨恨我抢了他们的生意，占了他们的先机。他们为了购买设备仿造假支票已经花费了大量美金，但现在要为那个矮小的意大利老板打工。而那个意大利人曾经是一个极其穷困潦倒的人，他用来修理衣帽架的钉子只有区区10便士。

我的那些分公司严格遵循着金融规律，它们有的起初成立就“惊艳亮相”，有的需要“厚积薄发”才能慢慢有所起色。一开始，我对它们毫不关心，更不指望它们能给我带来什么回报。但是，我的虚荣心却不允许自己失败。当看到一个分公司没有一点起色时，我就会想方设法给它增添足够的动力。

一天，令我厌恶的那个朋友向我请示，他说自己想开一家分公司，但是还没有选好地址。在波士顿的商业圈里，我的公司的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公司，所以要开分公司的话，我没有拒绝的理由。既然如此，我便顺势让他帮我干吧！

很快，我的分公司便开业了。尽管，我们的“动静”很大，周围的企业几乎都知道了，却一直没有任何客户上门。分公司的职员们对此毫无办法。在知晓全部情况后，我带着那个最令我厌恶的人开始处理分公司的业务。

在去了分公司几次之后，我便弄清楚了问题的原因。实际上，公司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几个推销员在“搞鬼”而已。他们这样做无非想借机敲诈一笔。这些人都是精明的热那亚人。为了防止我的公司做的是非法勾当，从而牵连到他们，他们提前做了防范措施。总之，他们想要暗地里接管我的业务。在发现这一切后，我当然不会袖手旁观。

我出生于意大利，在那里有这样一句谚语：一个犹太人需要七个非犹太人才能战胜，而七个犹太人只能击败一个热那亚人。由此可

见，热那亚人的精明。想要战胜一个热那亚人，身为非犹太人的我只有1/49的胜率。而我所要面对的热那亚人并不止一个，但不管怎样，最后的胜利依然属于我。既然他们想要插手分公司的业务，那我就顺水推舟，给他们每人配一个助手，而这只花费了5%的佣金。自从给他们配备了助手，这些热那亚人立刻变得积极了起来，他们每天都干劲十足，像有使不完的力气。而整个交易的成本对我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我和公司的一个推销员一起拜访了一位客户。我们一整天不停地说话，口干舌燥的滋味非常不好受。我们辛苦了一天，终于忙完了工作。

我对他说：“我想现在没有人明白我究竟有多饥渴！”这种饥渴超越了人们的想象，甚至比在沙漠曝晒了一天还要渴。

跟在我身边的那个销售员提议道：“去喝杯饮料怎么样？”

我拒绝说：“不，我必须对自己的味觉负责！”

“要不我们去哪里喝杯水？”他又建议说。

我一脸难以置信地惊叹道：“水？不，我现在不想只喝水，周六的晚上应该有更特别的东西，我不用想就知道。事实上，我现在很想喝啤酒。”

他打趣说：“去密尔沃基怎么样？这应该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你在开玩笑吗？不要告诉我你在这里工作了一整个月，连个‘私酒铺’都没去过。”我故意讽刺道。

他一脸委屈地回答说：“先生，我确实没有去过‘私酒馆’，我向上帝保证！”

“那么，这一个月，你都喝了些什么？”我继续追问。

他抿了抿嘴，说：“咖啡。”

我讽刺他说：“是吗？简直就像真的一样！你的保证真可笑，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发的誓了。说说吧，你究竟向我隐瞒了什么。”

他更加委屈地说：“我绝不可能向您隐瞒什么。我来到这里确实喝过酒，但那是唯一的一杯，还是教区长施舍给我的。”

我不确定地问他：“难道是牧师给你的？”

“教区长还能是谁呢？当然。”他回答道。

我惊喜地说：“伙计，你应该知道怎样做才是有好处的。告诉我，他是谁，在哪里，赶快带我去见他！”

“一个十分有教养的牧师。他叫……”听到他说出的名字，我感到莫名的亲切，同时也使我回响起少年时的一些人和事。

我的销售员把我带到了那个牧师那里。我与那位牧师一见如故。尽管我们从未见过，但在第一次见面时，我们热情地拥抱在一起，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我们相谈甚欢，在提到彼此的家族时，我们发现我们两个竟然还有着亲戚关系。为了庆祝这一消息，牧师为我开了一瓶上等的酒。从此，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牧师先生对我的生意很感兴趣。原来，就连牧师也抵挡不住利益的诱惑。他表示想从我这儿知道更多有关代金券的细节，我一一如实奉告，并向他描述了这样一件神奇的事情：1美元踏上了它的美妙旅程，在漂洋过海六个月后，它不仅有了妻子，还会带着它的孩子回来。

我的牧师朋友曾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明事理的人。我需要向别人说半天的事情，只需稍一点拨，他就能明白。同时，我甚至会怀疑究竟谁才是讲述产品的人。因为他不仅能跟上我的思路，而且还时常能快我一步。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常常会令我大吃一惊。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算出了最后的数字，他对我说：“也就是说，在经过90天之后就变成了1350美元。”

“多少？”我问。其实我在讲述的过程中，并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心中默算着。而且，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准。

他重复道：“1350美元。”

我不知道他怎么计算出这一数字的，只是看着他的脸，但始终没发现任何端倪。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这让我难以猜出他的意图。

于是，我打断他说：“等一下，亲爱的神父先生。我没跟上您的思路，您在说什么。”

他开玩笑说：“我在你一英里之外。实际上，我在你讲述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默默计算。如果我向您投资600美元购买代金券，90天后，我所能获得的利润应该是750美元。这一定没错吧？”

听到他这样说，我一时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儿，我不确定地问：“您是想向我投资吗？”

事实上，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已经猜测出他的意图。就在我明知故问的时候，我的推销员暗地里踢了我一下，尽管如此，这依然没有让我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我本想静下来厘清思路，牧师却温和地对我说：“难道您不欢迎我的投资吗？”

“当然欢迎！”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尽管我的生意遍布各个领域，但您若能向我投资，我会万分荣幸！”

继续深入交流后，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这位牧师朋友竟然身无分文。但是，由他管理的教堂却有着600美元的募集金。这些钱本来是用来修缮教堂的，但暂时不会用到。精明的牧师在遇到我之后，显然不会让这些钱白白放着。他让这些钱变成更多的“面包和鱼”。

牧师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我绝不会拿这些钱去冒险。所以有没有比较保险的项目供我投资？”

我立刻保证道：“那是当然！”

接着他又说出了自己比较担心的事，他问我：“庞兹先生，恕我冒昧地问一句：如果在代金券还没到期时，我着急用钱，那么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立刻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这一点您无须担心，只要您能将票据出示给我的任意一家分公司，或者任何一家银行，无论什么时间，它们都会将本金兑换给您。这是我们公司与投资者一直不变的协定。”

牧师非常信任我，很快，他就将600美元交到了我的手上。我不认为他做这件事应该受到责备，毕竟他也是好心，不然那些钱放在那里只会白白浪费。另外，我的生意的诱惑确实太大了，就连牧师也无法抵挡这种诱惑。

最后那600美元怎么样了呢？是升值了还是贬值了？我不会说的，我会为我的客户保密。即使说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怎样教

堂总是有人会修缮，即使推迟修缮，它也会耐心地等待下去。我必须强调的是，直到现在，我和那位牧师仍是好朋友。

Chapter 05 欲望之城——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更是一个拥有强烈欲望的人。如果有人讽刺我，让我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我一定会用钱“砸”向他。而我也知道，当他被钱“砸”中后，就会像整容一样，对我笑脸相迎。我一直相信钱是最好的通行证。

人往往会栽在对金钱的欲望上，就像我一样。但如果我告诉你，我并不爱钱，你又会做何感想呢？其实，我们都一样，并不是真的爱钱，我们真正爱的是钱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比如它能给我们带来的声名、权力和一切物质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利用金钱办成很多之前我们办不成的事，当拥有哪怕一次这样的体验后，我们便会爱上它。接着，我们会思念拥有它的感觉，幻想一天终能得到它。我们对它的渴望越来越大，欲望也就越来越强。

想要戴上金灿灿的王冠，必定要拥有承受其重量的能力。如果你的努力和才华无法承受你所拥有的财富，那么你很快就会失去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是生命，也许是良心。

用我的自尊来征服一家贵族银行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你如果想从我这里投资赚钱，你首先需要做的是尊重我，不能怀疑我和我的职业。这是最保险的办法，因为我绝不允许别人忽视我的自尊。我不是一个傲慢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平易近人者。我对任何人都不会太亲密，这就是我的为人。假如别人在我面前装腔作势，或者用言语伤害我，让我脸红，那么我一定会无所顾忌地冲他发火。

我喜欢发火并不代表我是一个爱惹麻烦的人。事实上，我讨厌惹麻烦，只不过偶尔会在无意间戳到马蜂窝。我绝不是一个恶毒的人，但我的舌头上带着“刺头”，谁要是惹到我，他一定会被刺得很痛。我很喜欢随心所欲地说话，这样会让我畅快无比。然而，一旦我随心所欲地发表我的演讲，任何听众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我被骂了？！对我的那些员工来说，我每一次说话都是那么“一针见血”。

没有人会允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这是人人都会有的自尊。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关于尊严的故事：一位年轻太太不小心从马鞍上摔下来，她衣服凌乱，灰头土脸，刚摔下来就立刻重新站了起来，生怕别人看到她出丑的样子。起身后，她发现自己没有受伤，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非常欣慰。

年轻太太松了一口气，向上帝感恩说：“感谢上帝，您没有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也没有让您的‘羊羔’受伤。”

此时，突然走出一个农夫，他笑着对年轻太太说：“夫人，您看起来并不像您说的那样幸运，不信您看一看身后，您的裤子肯定扯了。”原来，农夫在干草堆后面目睹了年轻太太摔倒的全过程。

在我的身上同样也发生过一件有关尊严的事情。一天，我去郊区的一家银行开户，但是银行职员拒绝了我的请求，理由是我必须出具资金证明才能顺利开户。这件事令我火冒三丈，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最后，我忍无可忍，就给这家银行写了一封信：

先生，你说需要开具证明才能开户。但所谓的证明已经足够明显，请允许我拒绝你们的要求。很明显，我们的代理商并没有忽视你们的规定，更不会产生什么误解，他在向你报出存款金额时就已经了解了一切。我们只和有实力的公司合作，而且我们并没有一次性将全部财产委托给个别小银行的习惯。我们有自己的公司地址，也有自己

的办公室，资产里还包含着许多其他建筑物。所以，请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一夜之间带着钱消失。

启敬

尽管我给银行寄了一封这样的信。但依然没有激起任何“浪花”。在我冷静下来之后，我只能向银行妥协。我到处去筹备证明，以应付银行的无理要求。最后，我确实获得了许多证明，但是我并不能保证它们的真实性。

我在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拥有50万美元左右的存款，但是这些存款并没有待在正确的地方，它们就像当铺橱窗里的钻石戒指，虽然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玻璃，但依然可望而不可即。

在我看来，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这种经营模式和我的经营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完全正确的赚钱策略。那些“钻石”之所以会被放在玻璃橱窗里，供人欣赏，就是为了取悦更多的人，让他们拿出足够的钱财来填充它们的数量。

在克林顿的上层社会，特里蒙特信托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力。它的老板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名字叫作西蒙·斯威格。我非常瞧不起他，我想任何人在知道了他的一切之后，都会和我一样，就连那些乘坐“五月花”号来美国“捞金”的人也会瞧不起他。

我和他势同水火，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不可交和。对我来说，西蒙·斯威格的生意令我不胜其烦，他坚持染指我的生意，总是设法让我的那些客户去他的银行办理业务。但是，我却敢怒不敢言，因为与他相比，我并没有什么强大的背景。

西蒙·斯威格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在他眼里，犹太人永远要比南欧人强，而我完全不赞同这种观点。美国有很多移居过来的南欧人，

我认为没有人比他们更好了，当然，如果拿一个南欧人与另一个南欧人相比自然就没有那么好了。

我并不想与西蒙·斯威格成为朋友，但我需要他的服务。我知道，相比于我，他更喜欢我在他那里的存款。可我并不在乎这一点。我需要的是他的服务，而不是他给予的虚假的友谊。事实上，我既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多少友谊，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多少服务。

西蒙·斯威格的信托公司是一个目空一切的公司。对此，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我在他面前以开玩笑的口吻表明我对他公司的看法时，他总是微笑地看着我。他明显知道我在嘲讽他，他的表情似乎在告诉我：我们是一丘之貉。

我经常避开他的信托公司，然而，躲避往往会使人厌倦，现在我选择主动出击，去寻找那些能让我开心一点的银行。

在寻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家贵族银行。这家银行历史悠久，拥有丰厚的资产，涉足各个领域，但也具有贪婪、排外等特性。当我在那里存款时，其职员竟然向我索要各种资产证明，这令我非常不开心。

那是一个安静的早晨，我走近这家气派的银行，准备开设一个私人账户。我是一个在表达自身想法时非常容易冲动的人，我知道“懦夫难获美人心”的道理。所以，尽管这家银行的层次很高，但我依然会想办法与其合作。

我带着2.5万美元进入了这家银行，事实上，我从心底里想要得到它的认可。在此之前，我曾听说过有关这家银行的传闻。据说，它常会拒绝陌生人的存款。然而，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有利可图，

它欢迎每一位存款人的到来。如果你还没有成为它的存款人，那么它就可能想方设法地吸引你。

在我进入这家银行后，我没有直奔目标，而是在银行大厅里闲逛了起来。一位大堂经理注意到了我。这是一个西装革履的人，他的着装整齐、干净，留着黄褐色的小胡子。

他走到我身边操着一口牛津腔问我：“先生，我有什么能帮助您的？”

我耸了一下肩，说：“暂时还没有，我先看一看。”

“如果您有需要，可以随时告诉我。”他继续向我示意。

见他态度很不错，我直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这里开个账户。”

“很高兴为您服务！能告诉我您的姓名吗？先生。”他说。

我抽出名片递给他，说：“我叫查尔斯·庞兹。”

他仔细地端详着我的名片，像极力在将我的名字与那些世家权贵联系起来。但是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由此想到任何一个他所熟悉的名字。因此，他变得不再像刚才那样恭敬。或许，对他来说，我只是一个小人物，甚至很难成为他的客户。

他向我问道：“庞兹先生，我们这里有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您想要开设哪一种账户呢？”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支票账户。”

“您想要开设企业账户？”他进一步问。

“不是，我只是想开一个私人的小账户。”我说。

听到我的回答，他先是一愣，然后陷入了沉思。我想一定是那个“小”字影响了他的情绪。我站在柜台前，悠闲地抽着烟。而他此刻却表现得非常焦躁不安，拿着手里记录的铅笔不停地敲着面前的桌子。

他强调说：“庞兹先生，坦白来说，我们银行的客户一般都是上层社会的组织，因此我们只接受数额较大的存款，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银行政策。当然，相应地，我们也会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也就是说，想要在我们银行开户的人需要存入数目可观的资金，才能获得相应的服务。请问，您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呢？”

我回答道：“我非常想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我不知道所谓的‘数目可观的资金’究竟是多少，存多少资金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呢？”

他想了一下说：“不管怎样，两三百美元应该要有。”

我松了一口气，说：“嗯，很好，您差点吓到我了。事实上，我想存25……”

他立刻接道：“2500美元？”

“不，我准备存25000美元。”我说。

他有些不敢相信地重复说了一遍：“25000美元？哦……您不是只想开一个私人的小账户吗？”

我坦诚地回答：“是呀，一点儿没错。这是我开设的存钱最少的一个账户了。”

他立刻提出了要求：“您能提供一下您在哪些银行也开设了户头吗？”

我迅速说出了几家银行的名字，算是满足了他的要求。接着，他拿着我的存款单帮我办理存折。我知道这只是他的表面工作，他真正的目的是去调查我的存款情况。在重新回来后，他满脸笑容，表现得十分殷勤。我猜测他一定向那几家银行打了电话，甚至已经知道我在蒙特信托公司有着50万美元的存款。

他态度恭敬地说：“庞兹先生，请收好您的存折。您如果需要，我还可以给您寄过去一本支票簿。如果还有别的需要，请随时联系我们。”

事实证明，任何银行都难以抵挡利益的诱惑，钱可以帮你拿到很多通行证。

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件事，于是，又开始筹划其他的事情。我认为无休止地赚钱是无法完全得到自我满足的。看着自己的职员不断地将钞票装进钱包，随意地将美钞乱扔是一件十分无趣的事情。我视金钱如粪土，它们一点儿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们的影响力，而我只是想测试它们的影响力而已。每当我利用金钱完成了那些一般人难以完成的事情时，我都会兴奋不已。

王牌与底牌：用两张“牌”赢得一家银行的绝妙体验

我经常需要银行的服务，但是如果挨个儿去落户又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为何不购买一家银行来为自己服务呢？我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于是便决定收购一家银行。

我在很多家银行都有存款，而且存款的数量十分可观。我落户的银行有的遍布在英格兰地区，有的在其他海外地区。很多人喜欢把钱

存进银行，这样他们就能通过存款为自己盈利。别人将钱存进银行，银行就能将这些钱贷款给另外的人，从而收取更高的利润。这样一来，银行既让存款者获得了利润，也使自己获得了利润，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鉴于这种认识，我决定购买一家银行来为自己赚取利润。

我看中了汉诺威信托公司，并决定收购它。我之所以选择它，而不是其他别的银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优秀、多么好，而是因为这样做能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即我既能拥有一家银行，又能解决个人恩怨。实际上，我与这家银行的经理早已结下了“梁子”，我准备借助这次购买银行的机会好好和他算算旧账。

我非常清楚只通过谈判是很难获得这家银行的，即使能够出乎意料地谈拢，也必定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我不愿付出太多，怎么办呢？

经过缜密的思考，我最终有了对策。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汉诺威信托公司目前的股票单价绝对不会超过125美元，因为这是它的市场价格。基于这一点，我决定通过一些暗中操作来把它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

我的做法其实并不难，我首先拿着6万美元在这家银行建了一个户头，然后将钱存进去。接下来，我每天都会向这个账户里存钱，而且只存不取。最后，直到这个账户里的存款超过500万美元。这样做是为了给这家银行造成这样的假象，即我的账户是一个“休眠”账户，这样一来，银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拿着我的钱去放贷。而如果某一天我要求将这家银行里的所有存款一次性取走，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钱给我，就此我就有了与他们谈判收购的资格。

当然，这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此外，我还会购买这家银行的一些股份。我认识这家银行的雇员查尔斯·皮兹，我可以用高于市场的价

格购买他及其他雇员的股份。事实上，我确实做到了，我一共从那些雇员手中购买到了125股股份。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成为这家银行的股东，而是想获得一些股东的支持，并从他们手中拿到投票代理权。

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这家银行有许多意大利籍股东，比如巴达拉克、洛卡泰利、迪彼得罗、斯塔比莱等，而他们正是我的突破口。我与这些意大利籍股东一一进行了会晤，此外我还约见了其他几个美国国籍的股东。在约见这家银行股东的过程中，我提前做好了调查，巧妙地避开了坚持支持该银行的那些人。我如实告诉了这些股东我的目的，没错，我就是彻底控制这家银行，将它收入我的囊中。事实上，这些股东在听完我的演讲后，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我，但是，我马上就会让他们知道只有支持我才是更有利的。

最终我与赞成我的那些股东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在做任何投票时都必须保持统一方向。这就意味着我掌控了600多股的股票控制权，一旦我做出收购决定，就有了足够的筹码。

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向这家银行摊牌了。我准备亮出我的王牌，让整个计划圆满结束。那是一个清爽的午后，大概3点左右，我直接闯进了这家银行的私人办公室。银行的职员见到我，都非常热情招待我，并请我坐下，询问我需要什么服务。

我故意卖着“关子”，说：“的确，我需要你们为我服务，现在我想购买你们公司的股票，并成为这家银行的股东。”

一个职员高兴地说：“很荣幸为您效劳，您提出的要求很容易满足，您准备购买多少股票？100股？”

“不，100股太少了，这完全不能让我满意，实际上我想购买至少2500股。”我回答。

“先生，您真会开玩笑，2500股已经是我们公司总共发行的股票数了。”一个职员不愿相信我的话，如是说。

我纠正他说：“你所说的是2500股原始股，但你们还有2500股新发行的股票，为什么不谈谈它们呢？”

一个职员对我如此了解他们公司的情况非常惊讶，他连忙对我说：“我们公司还没有计划出售原始股票，只是已经准备好出售新股票。”

我接着问：“那么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新股票都出售给我呢？”

一个职员满脸苦恼地说：“我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等于向您转让了整个银行的控制权。”

我坦白地说：“没错，我就是想要这家银行的控制权。”

“对不起，先生，我们绝不可能这样做。”一位职员斩钉截铁地说。

另一位职员补充说：“但是，如果您只是想成为我们的董事，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我拒绝道：“只是成为一个持有可怜股份的股东，那根本无足轻重，也不是我想要的。或者说，那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

又有职员对我说：“您如果坚持的话，我们也依然会坚持我们的立场。显然，我们绝不会将银行的控制权拱手相让。”

我反驳道：“我必须说明一些事实，实际上，我是受投资人的委托来管理这家银行的。所以这家银行的控制权理应是我的，我也不会未经审视就把控制权交给你们。你们现在拥有这家银行的控制权，但我

也拥有那数百万美元存款的控制权，我的存款决定了这家银行未来的命运，你们只有把银行的控制权交给我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尽管我说得足够清楚，但依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们有自己的坚持，而我也有自己的道理，我必须将这家银行的控制权弄到手。我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我知道这家银行即将在10分钟左右停止营业。所以，我必须拿出我的底牌了。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是不可能达成统一意见了。既然分歧已经达到无法弥合的地步，那么我们就暂且放下这个话题，现在我要从你们银行撤资，还有更好的银行在等着我的资金入驻。”我釜底抽薪地说。

我边说边从包里拿出笔和支票簿，然后当着众位职员的面准备填写支票，我将填写下我所有资金的数额，一次性取走所有的钱。

我故意问道：“请告诉我，我的账户现在有多少存款？”

听到我的话，他们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

那些职员立刻焦躁不安起来，他们不可置信地质问我说：“庞兹先生，您这是要撤资？您是认真的吗？”

我毫不客气地答道：“当然，我要马上撤资，不，立刻！”

一个职员焦急地喊道：“您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太不公平了！您也需要对我们负责。您在我们银行的存款数额庞大，您必须提前通知我们才能取款。”

我反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明明是我的私人账户，里面是我的个人存款，我为什么不能把它们一起取走？我不需要提前通知任何人，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另一个职员态度妥协地说：“这当然是您应有的权力，但是，没有任何一家银行会把这样一大笔资金闲置在一旁而不加以利用，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兑换给您。”

我不依不饶地说：“那是你们的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兑换我的支票而已。”

一位职员提议道：“我们不妨各退一步，商量一个折中的办法。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两全其美。”

我问道：“说来听听，你们准备怎样让步？”

他回答：“我们虽然不能卖给您2500股，但可以卖给您1000股。当然，您应该清楚，我指的是新发行的股票。”

“不行，这简直就像‘施舍’，我接受不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便没有必要谈下去了，因为在此基础上不可能达成任何令我满意的协议。”我毅然决然地说。

离我最近的职员坦白道：“可是这已经是我们所能拿出的所有股份了。”

“您在说笑吧，据我所知，你们所持有的股票绝对不止区区1000股。”我说。

一位意大利籍的银行职员说：“我们愿意将股票转到您的名下，我说的是全部的股票份额。只要他们同意，作为独立股东，我们可以投票支持您。”

我禁不住问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股票？”

他立刻回答说：“不超过1500股，但如果有1500股的话，我们会按最高股数卖给您。”

事实上，在争论不休中，这些银行职员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那些意大利籍股东。然而，尽管这些股东过去经常会给予他们支持，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一切都已变得面目全非。他们万万不会想到，我已经得到了这些意大利籍股东的鼎力支持。如果我能得到1500股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我已经拥有了这家银行大部分的控制权。

我故意向那位意大利籍职员问道：“如果我准备加入董事会，你们会选我作为董事吗？”

他回答说：“当然，我们非常愿意支持您。我们可以组织一场特别会议，然后把您推选成董事会的永久成员，届时您就是名正言顺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了。”

我继续增加要求，说：“不仅是我，我还想让我的朋友也进入董事会，成为这家银行的董事之一。”

那个职员继续附和说：“这当然也没有问题。”

“好，把你们的1500股都卖给我吧。”我说。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一边抽烟一边等待。终于，我如愿拿到了1500股股票的授权书。在办完所有事情后，我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了这家银行。

我顺利得到了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控制权。从此以后，这家银行的资产和建筑物都是我的了。为了整个计划，我只花费了200万美元，而它为我换来的是一家市值500万美元的企业的控制权。几个月前，

我曾与这家银行打过交道，那时它拒绝了我2000美元的贷款请求。这就是我控制这家银行的真正目的，是不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理由？

欲望是一个可怕的无底洞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他听说有人收购了一家银行，那么他一定会向别人大肆炫耀这件事。因为，在他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即使只是收购了一家小银行，那也是了不得的大事。汉诺威信托公司虽然是一家小银行，但它的市值有500万美元，这是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财富。而现在，这家银行却成了我的囊中之物。

一个意外发了横财的普通人若是能收购一家银行，那么他一定会因为满足现状而立刻罢手，然后去享受他的美妙人生。但事实上，很难让一个杰出的人因一点儿成就而就此收手。杰出的人往往不同凡响，他们拥有与平凡人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敏感性。对他们来说，收购一家银行只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做成这件事简直小菜一碟。同时，杰出的人也不会因为取得了一些小成就而感到知足，他们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我虽然成功收购了汉诺威信托公司，但那并不能令我就此满足，做成这件事只是给了我片刻的愉快罢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测量过我的欲望，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大。但是，当我收购了一家银行后，我发现自己的欲望不但没有得到满足，反而变得更加强烈。

我的欲望就像一个可怕的无底洞，它想要吞噬一切东西。每当我见到一样能令我愉快的东西，都想把它据为己有。

在收购汉诺威信托公司之后，我又对保诚信托公司产生了兴趣。保诚信托公司的经理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曾向我坦言，除非我能

拿出足以购买海关大厦的财富，否则别想打他银行的主意。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自信过了头。他在我面前说出这样的大话，简直是自取灭亡。其实，我完全不需要理会他，只需要在他破产之后，把他的银行廉价收购过来便可以了。

但是，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在自己的朋友破产之后，依然愿意为他提供一份不错的工作。只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不但不感恩于我，还拒绝了我的好意。不管怎样，他的公司终究是破产了。只是与原来的剧本有些不同，我并没有就此接手他的银行。

不过，我的眼光不止停留在这一家银行上。我的欲望在不断地膨胀，比我本人想象得还要迅速。我购买了许多处房产，其中最令我骄傲的是劳伦斯信托公司的卡内大厦，此处房产位于特里蒙特街的中心，那是个不错的地段。另外，我还购置了一些其他的房产，有位于莱克星顿的，也有位于温斯洛普的。不仅如此，就连伦敦西区都有我的一处房产，只是户型小了一些而已。

与此同时，我又开始大肆购买股票，比如我购买了CR建筑公司、富达信托公司、特里蒙特信托公司和那不勒斯通心粉公司的股票。当然，如果只是用自己的资金去购买它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到处办理抵押贷款来解决资金周转的问题。

我陷入了一种狂热的状态。我不停地买买买，比女人购物还疯狂。有一次，我差点把奈尔斯大楼也买了下来。奈尔斯是我办公室的所在地，我的很多业务都是在这栋大楼里完成的。

由于我的客户太多，常常会将电梯、楼梯，甚至整个楼道都堵住，致使很多租客无法进入他们的办公室，所以，这些租客便开始向奥布莱恩投诉我。

奥布莱恩是奈尔斯大楼的负责人，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因为投诉的问题，我经常会和他打交道。

有一次，奥布莱恩将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一边邀请我坐下，一边直奔主题地说：“亲爱的庞兹先生，您不知道您给我惹了多大麻烦。如果您不能立刻采取措施来控制您的客户数量的话，我想我必须得请您将办公室搬走了。”

我一脸抱歉地说：“奥布莱恩先生，很抱歉给您添了麻烦。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搬走。”

他抗议说：“不，您必须这样做，我不能因为照顾您而失去其他租客，您一定也不希望如此。”

“我尊重您，也非常关心他们。但他们或许有更好的去处呢？还是让他们搬走吧，如果可能的话，我决定买下这个楼层，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我提议道。

奥布莱恩继续向我诉苦，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先生，您应该知道，您的客户不仅堵住了楼道，还有大楼的路口和楼梯，其他楼层的人也会遭殃的。”

我耸了耸肩，说：“既然如此，那我不买楼层了，您开个价吧，我决定买下整个奈尔斯大楼。”

听到我的话，奥布莱恩沉默了。事实上，他非常清楚我的实力，知道我有能力买下整栋大楼。看到我迫不及待的样子，他无话可说。不管怎样，我的目的达到了。我没有买下整栋大楼，也没有搬走，我不知道那些租客是怎样被他安抚下来的。但是，从此以后，类似的烦心事再也没有发生。

我可能得了购物癖，现在的我哪怕只有一天不买东西，也会感到非常失落。

有一天，大概是下午茶的时间，我正在为当天没买东西而情绪失落。突然，一个中年男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他不是我的客户，而是一位汽车销售员，不用说，我都知道他的目的。

我率先开口道：“我已经有车了。”

“您的车足够好吗？”他语带嘲讽地问我。

“你觉得呢？我会开着一辆手推车出门吗？”我有些不悦。

他继续说：“听说您的座驾是一辆哈德逊汽车。”

我承认说：“没错，每次开着它出门都让我心情愉快。”

他争辩说：“但是，只是舒服是不够的，您需要一辆价格更高、容量更大、更能显示您尊贵身份的汽车。”

我问：“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什么车呢？或者说你准备向我出售什么车呢？”

他一边展开一份汽车说明书，一边说：“洛克莫比尔汽车。”

我接过那份说明书，稍稍浏览了一下，第一眼我便被那辆汽车的图片吸引住了。

我指了指那张图片，向他问道：“这辆多少钱？”

他回答：“12600美元，当然，其中包含送货上门的价格。”

我很干脆地说：“好，这辆我要了。马上送过来吧。”

他没有表现出欣喜，反而对我说：“对不起，先生，现在还无法立刻为您送货。”

我有些急迫又有些不耐烦地问：“那什么时候能送？”

他说：“大概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我等不了那么久，我要立刻得到它。”我表现出了强烈的渴望。

“非常抱歉，我们还没有将它组装完成，因为这个车型是需要定做的，或者说它是我们为纽约的百万富翁量身定做的。”他自豪地说。

“那最快多久能够组装完成？”我问。越难得到的东西，我越是想要。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与那些所谓的百万富翁拥有同等的地位和待遇，简言之，我要与他们平起平坐。

他回答我说：“最快也需要大约两周的时间，不过，7月1日一定能把货交给您。”

我满意地说：“非常好，7月1日把它停到楼下我的私人车库里。”

“先生，您的慷慨令人敬佩。但是，很遗憾，您选的那一款车型已经有了买主。”他故意劝说我。

我向他强调：“小子，听着，不管出多少钱，我就要这辆车。只要是我看中的东西，我都会不惜代价得到它。只要你在7月1号下午1点之前把这辆车准时停到我的车库，我会给你另加1000美元的劳务费。”

1920年7月1日下午12点45分，距离1点还有15分钟，我购买的那辆洛克莫比尔特别定制汽车安静地停在了我楼下的车库里。

物极必反，不被上天眷顾的迷途者

在我的生活中，像购买汽车这样的事再平常不过了，因为我的身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我购买的那些东西有贵的，也有便宜的，而汽车算是在贵的一类中。我时常把自己想象成基督山伯爵，在逛街时，无论我看到什么，一包糖或是一座大厦，我都可以对售货员说：“你好，请把它们包起来，这些我都要了。”

有一天，我在街上闲逛，在经过一个市场时停了下来。这是我2年前工作过的地方。我决定走进去看一看我的那些老同事们。我热情地与他们拥抱和寒暄，之后我走进了我曾经的上级的办公室。我曾经的上级叫普尔，他见到我时很惊讶，显然是没有想到我会再回来，或者说他没有想到我会再来拜访他。他听说我混得很不错，但是他并不知道我已经成了受人尊敬的百万富翁。

普尔热情地邀我就座，接着对我说：“查尔斯，听说你在做某种国外证券。生意怎么样？”

我回答道：“非常好，今天来就是想与您合作，我现在有一些资金，想要在您这里投资，您觉得如何？”

他提议说：“不如买一些我的优先股吧，这种股票的收益非常可观，你可以获得7%的利润。”

我说：“的确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多买一点，所以相比于优先股，我更想买一些普通股。”

“我可以给你提供25股，你觉得怎样？”他说。

我有些抱怨地说：“只有这些吗？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我根本不用为此费心。”

听到我的话，普尔表现得很困惑，他不能确定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于是问我：“多少股份才能满足你的需要？”

我一脸严肃地说：“你总共持有多少股，我想全部买下来。”

普尔笑了起来，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他不相信自己曾经的雇员会有这样的气魄。相反，他开始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他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疯子。

他想要在尽量维护我自尊的同时把我从梦中唤醒，于是对我说：“查尔斯，你要知道，只有支付足够的钱才能得到这家公司，而这需要花费很多钱，并不是一星半点。”

“我当然知道你所说的一切，正因如此，我才来见你。我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钱来买下这个公司。”我坚定地说。

普尔仍然不相信我，他说：“查尔斯，你可能仍然无法支付那么多的钱。如果你确实有一些积蓄的话，可以买500股优先股和200股普通股。不过，你需要分别准备477500美元和352000美元才能得到它们。”

我进一步问道：“如果我完成了支付，是否能得到这家公司的控制权呢？”

他仍然认为我在和他开玩笑，于是笑着配合道：“是的，你能买下这些股票就能控制这家公司。”

“既然如此，那你帮我开凭据吧！”我说。

他戏谑地问：“但是，钱在哪儿？”

“我马上给你开支票。”我边说便拿出支票簿。

我快速开出了一张支票，然后向普尔递了过去。他拿到支票看了看，顿时变得满脸羞愧。他应该已经清楚我的这张支票是可以兑换的。

然而，这张大额支票仍然没有彻底震住他。他对我说：“查尔斯先生，我仍旧不认为你能买下这家公司。”

我不再解释，只是从兜里掏出了6张同等金额的保付支票。我拿着这总计120万美元的支票在普尔面前晃了晃。

他接过支票看过后，立刻惊呼起来：“天哪，你竟然有120万美元！”

我笑着说：“这只是我财产的一部分，事实上，我的资产远不止这一点，还有好几百万美元在别的地方。”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彻底得到了普尔的信任。过了几天，我又以前所未有的折扣价向他收购了550股普通股，这是剩余的所有股票，而得到它们，我只花了区区206000美元。另外，我在购买这家公司股票的同时，还拿出15500美元向它进行借贷。我成了普尔的上级，我们商议了公司未来的计划，决定将公司的资本总额增至100万美元，并逐步向外扩张，甚至计划把公司的分支机构开到数个国家去。

此后，我的产业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宽广。普尔公司的下属公司都尽归我所有，比如它在缅因州的沙丁鱼工厂和在堪萨斯城郊区的肉类加工厂等现在都是我的资产。

我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在隐约之中，我感到大萧条时期即将来临。尽管我不断接管着新的财产，但我也时刻在做着随时处理掉它们的准备。

除四处购物外，我还到处开设分支机构。这是我的应对策略。虽然这些策略看起来非常光鲜，但是我的内心是非常焦躁的，现在的我俨然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除了我自己，没有人知道我究竟开设了多少家分支机构，也没有人知道我究竟有多少个银行账户。实际上，我在新英格兰就有35家分支机构，我有45个账户，且都是在不同银行开设的大额账户。

我所拥有的财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很多人将我的财富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有人说我发现了阿拉丁神灯，有人说我发现了印第安人的宝藏。实际上，只要这些人动动脑子想一想便会明白，我的财富需要由多少代金券兑换才能变得合法。那是一个天文数字，说出来会令人眩晕不止。

当时，我单个账户上的资金就超过了500万美元。一张代金券能给我带来多少利润呢？如果按照2美分计算，那么我的财富至少需要2.5亿张代金券才能换算出来，或者说才能变得合情合理。但是，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代金券加起来也远远没有这样多。假设我拥有全世界的代金券印刷厂，依然于事无补，因为只是印出这些代金券就得花费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已经很久没有购买过代金券了。自从第一次购买了大量代金券之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大手笔地去托人购买过它们。尽管我后来也陆续买了一些，但那些代金券与我的财富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即使我想要大量购买代金券，我也买不到。因为它的供应早已满足不了人们对它的需求。当然，这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国际回邮代金券的发行者是万国邮政联盟，每个联盟国的邮局都有出售这些代金券的权力。但是，很多国家的邮政主管发现了有关代金券的非法经济活动，于是纷纷开始限制国内代金券的买卖。

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我的耳中。严格来说，我比华盛顿当局更早知道这个消息。然而，尽管我的消息很灵通，但这依然无法帮我摆脱困境。我一直在欺骗自己，比如我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快速购得所需的代金券，然后用它们来换取客户的投资，同时用新投资来偿还老客户的利息。

直到我确定自己真的无法再购买代金券时，我才发现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实际上，我根本无法向客户兑现承诺，既支付不了承诺给他们的50%的利润，也无法偿还他们的本金。

我的公司陷入了死循环，究竟怎么做才能挽回这种局面？我要如何抉择？是宣告破产，坦然走进监狱？是编织美丽的谎言，继续行骗下去？还是等待自己时来运转，然后伺机而动？经过一番思考，我最后决定继续把骗局编织下去。或许在不久之后，我就能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解决一切的麻烦。

但是，遗憾的是，我最终没能推卸掉自己的责任，等待着我的的是法律的严惩。多行不义必自毙，上天不会永远眷顾一个人，更不会一直眷顾一个走上迷途的人。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帮你打开一扇窗

我的罪行在被揭露时，很多人骂我是“该死的傻瓜”。没人愿意被这样称呼，即使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也不愿如此。我承认自己是一个“该死的傻瓜”。但在骗局还未结束之前，这个该死的傻瓜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同伴，他永远不是孤身一人。这种幸运令我成功躲避了重重怀疑，并把整个骗局持续了长达数月之久。

又是一个明媚的早晨，新鲜的空气让我格外清醒。但是，就在这时，不速之客再次登门拜访了。这次来的是邮务警察，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调查我了。

这些邮务警察常会进入我的办公室，然后对我展开例行询问。每次前来，他们都会郑重其事地戴着袖章或肩章。尽管他们的表情很轻松，但每次见到他们，我都会格外警惕。

一个邮务警察面无表情地问我：“庞兹先生，我们得到了一些消息，但是，您公司的声明与这些消息有些出入。”

“所以您在怀疑我说谎？但是，您是否怀疑过那些消息的准确性呢？”我反问道。

他澄清道：“先生，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来就是要确认一下，警局想要听一听您的解释。”

我问：“您想听哪方面的解释呢？”

“依然是有关代金券的问题，我们想要知道您是从什么地方购买的这些代金券？”他一边回答一边重新提出问题。

我拒绝道：“对不起，这是我的商业秘密，我不能告诉你。如果一定要说一说，我只能告诉你，只要去那些货币贬值的国家几乎都能买到这种代金券。更重要的是，这种买卖利润十分丰厚。”

他盘问我说：“既然如此，请问哪些国家可以买到这些代金券呢？比如说……”

“你可以在希腊、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购买它们。”我回答。

那个邮政警察露出了戏谑的笑容，他对我说：“可是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据有关部门透露，您说的这些国家已经退出了所谓的‘万国邮政联盟’，它们已经在3月31日以后停止了代金券买卖。”

我立刻反驳道：“警察先生，您说的这些我也知道，不久之前，警局就已经向邮局发出公告，我也看到过。”

“也就是说，您已经承认无法在希腊、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购买代金券了？”他用这样的语言来逼迫我承认说谎。

我坚定地回答：“对不起，先生，我不能承认您所说的内容。我只能承认这些国家可能停止了对公众出售代金券，但我的订单并不会受到影响。”

他接着逼问我：“既然如此，这便意味着您的买卖是不被这些国家支持、未经许可的了？”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关心我的代金券，其他的都与我无关。”我故意回答说。

他继续问我：“如果是这样，您如何能保证这些代金券可以顺利兑现呢？您应该知道，3月31日之后，所有的邮局都已经禁止兑现这种代金券了。”

“警察先生，那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能买到代金券才是最重要的。只要我能把邮票上的日期改到3月31日之前，任何相关禁令都无法约束我。”我争辩说。

他反问道：“您是在说您正在与一些违反法律禁令的邮局合作吗？”

“先生，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说，这只是您的臆测。我想告诉您的是，您所说的那些问题都是能够通过正当途径解决的。您想得出什么结论，就可以得到什么结论。”我不留余地地反驳说。

这时，我的朋友阿尔·西尤罗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他的到来令我喜出望外，在我看来，他简直是上天派给我的救星。我的朋友没有注意到那两位便衣警察身上带的徽章，所以不知道他们是警察。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刚才谈论的内容。

他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是想给我一个惊喜。他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与警察的谈话，对我说：“查尔斯，猜猜这是什么。哈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早晨刚起床就收到了这个令我们梦寐以求的包裹！”

我的朋友把写有意大利地址的包裹递给了我，我打开一看，顿时愣住了。那是装满了国际回邮代金券的信封，上面还贴心地标注了代金券的数量，足足有300张。

我小心地把那些代金券从信封中取了出来，然后向两位严肃的警官报以微笑。那两个警察有些气愤地转过身去质问我的朋友。

“这些代金券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两位警察异口同声地问。

西尤罗显然有些不明所以，但还是认真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说：“这是我叔叔给我寄来的，我叔叔是意大利人。”

一个警察继续盘问道：“这是由意大利寄过来的包裹？”

“是的，警察先生。”西尤罗终于发现了这些人的徽章，知道了他们是警察。

“你叔叔从事什么工作？”那个警察继续问。

“邮局局长。”西尤罗如实回答。

“这些代金券什么时候到的？”警察问。

“今天早晨刚到。”我的朋友没有隐瞒。

警察接着问：“你怎么收到它的？”

西尤罗回答：“邮局邮递到我家里的。”

警察：“拿过来，让我看一看。”

我把装有代金券的信奉递过去，那两个警察翻来覆去地检查了一番。他们检查得很仔细，还特别看了一下信封上的邮戳日期。他们发现，这封信是5月的新邮件，而且确实是从意大利寄过来的，这些信息都与我朋友所说的一致。

我语带嘲讽地说：“好啦，一切已经足够清楚。显而易见，虽然现在已经是3月31日之后，但依然有人可以从意大利等国购买到代金券，而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那个一直盘问我们的警察终于无话可说，最终他咒骂了一句“真该死”，就灰溜溜地离开了。我知道，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来烦我了。

从国外购买国际回邮代金券越来越难，但我依然没有放弃购买它们的想法。我说过，我了解人性，所以我知道那些公职人员的弱点，也知道钱所能发挥的作用。既然我拥有大量的财富，我就要尽力发挥它们的威力。

我听到过一个传言，据说波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官方代表，而且这个代表不是别人，正是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老板亨利。我无法确定

这个传言的真实性，但我知道是时候与我的老朋友亨利谈谈了。

从与亨利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对波兰的事物似乎很了解，而且能联系上波兰的官员。

一次，我在与亨利的谈话中得知，波兰正在向美国借贷，金额大约是1000万美元。我立刻开始在心中盘算起来，很快我便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点子。

我对亨利说：“听着，我的老朋友，现在正是我们大赚一笔的好机会。”

他兴致勃勃地问我：“你想到了什么好点子？”

我微笑着说：“你现在需要与波兰的右翼官员联系，向他们提议用波兰货币向万国邮政联盟购买美国的国际回邮代金券，其所购买的代金券的价值最好在1000万美元左右。然后你再让他们把这些代金券卖给我，并告诉他们，我承诺在两个星期内支付给他们1000万美元，他们只需要在6个月之内把所有的代金券寄到我的办公室就可以了。”

亨利痛快地说：“我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但我不能确保他们会这样做。”

“老伙计，去做吧，政客们都一样，他们总是会尽力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利益。我从不愿做胆小鬼，相信你也不会。”我诱惑他说。

很快，亨利就与华沙的官员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了他们我的建议。当他们在磋商这笔交易时，我并没有闲着，而是在关注着美国这边的动向。在我看来，购买代金券和兑现代金券具有相同重要的地位。

但是，事情并不顺利，由于这笔交易的金额巨大，所以交易的操作方并不是普通官员，而是位高权重的邮政大臣。

不久，波兰发行了1000万美元的国债。这在新英格兰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债的最大买家是美国波士顿州的汉诺威信托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亨利在购买波兰债券的同时，还号召新英格兰地区的投资者一起购买波兰共和国的债券。

1920年6月19日，我让律师通过国会议员联系上了波兰的邮政大臣。过了几天，那位议员发来电报，称我提出的交易符合波兰法律，且已经得到邮政大臣的认可。之后，我与那位议员在帕克大厦进行了会面，他告诉我与波兰的合作意见已经达成，在未来一个月内，波兰的邮政大臣会及时向我出售价值1000美元的国际回邮代金券。

小心驶得万年船，一份保险背后的深度考量

我与波兰的交易最终还是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位邮政大臣无法向我提供那么多的代金券。我苦心经营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现在我就像一个遇到了暗礁的航船。我没有代金券，便看不到希望，因为代金券是我利润的来源，没有它们，我便无法兑换那些票据，也无法偿还投资者的利润和本金。

我一直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我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与“航船”一起触礁沉没，要么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勉强继续航行下去。没人希望自己被大海淹没，我也不例外。此时不想，未来也不想，任何时候都不想。只有活着才有希望，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活着。

正因如此，别人给我起了很多绰号，有人称我乐天派，有人称我梦想家，有人称我空想者，还有人直接称我为“大骗子”。这些都是失败者才会拥有的称呼。但如果我最终能够成功，这些人一定会改口称我为天才、奇才，或是用别的什么词来赞美我。

即使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仍对生活抱有希望。为了我心中的希望，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战斗，为活着而战斗。我身上背负了重重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任何人或任何组织，它来自我自己，确切地说，是自我对事物的挑战欲。现在的困境终究是自己造成的，除了我本人，任何人都无须对此负责。

我的债务每时每刻都在增加，每当我偿还了投资者的一张旧票据，我就必须向外发行一张新票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债务将增加75%。也就是说，在没有国际回邮代金券的情况下，我的生意不但挣不到钱，反而会逐渐增加高昂的债务。

举例来说，假如我年底向投资者借了100美元，六周之后，我就需要归还投资者175美元，即我需要额外承担75%的债务。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第二年8月，我需偿还给投资者的本金和利息共计为2000美元。短短八个月，我的债务便增长了20倍。

形势非常严峻，但也并非毫无希望，我的手上还有四五百万美元的存款，我可以随时引渡到意大利。这样一想，形势突然就变得理想了许多。但是，我是一个固执的人。我从不承认失败，所以我打算继续坚持下去。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决定不但没有消除严峻的形势，反而使整个形势变得没有任何希望了。

400多年前，哥伦布从西班牙向西航行，历经艰险，最终发现了美洲大陆，这是大航海时代的伟大奇迹，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在航行过程中，哥伦布有着坚定的目标，誓要找到连接亚洲和印度的新航

线，无论航行中遇到怎样的艰险，他与他的船员都没有放弃。正是这份执着和不错的运气才使得他成了世界的英雄。

面对眼前的困境，如果我就此放弃，前面等着我的必将是万劫不复的处境，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将会发生什么。相反，如果我放手一搏，就像当年的哥伦布一样行进下去，或许还能遇到转机。我对自己的运气有着很大的自信，我要继续开拓下去，或许好运马上就会降临呢！

我像一头无所无惧的公牛，即使我的面前是一家瓷器店，我也会继续前进。我要用我锋利的牛角冲破束缚，把华尔街的规则彻底粉碎。

我认为自己可以处理除了死亡之外的任何事情。不过，我并不担心死亡，我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好我的投资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会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而如何才能保护好他们呢？或者说如何保护好他们托付给我的财富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终于找到了方法，我准备为自己购买“生命险”。

我的计划非常简单，就是给我所有没有偿还的债务统一购买一份保险，我会在接下来不断增加保额，然后静观其变。我非常清楚，这份保险既是对投资者“生命”的保障，也是对我自己“性命”的保障，毕竟没有人会将自己的血汗钱白白送人。失去了那些血汗钱与失去了生命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被冲动冲昏了头脑，说干就干，没有半点迟疑。我立刻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话，很快，保险公司便派了一位职员前来为我服务。我从来不会低估保险公司的办事效率，事实上，他们也没有令我失望。10分钟后，一位保险公司的职员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庞兹先生，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的？”那个职员礼貌地对我说。

“我想为自己购买一份生命险，期限一年，保额需要计算后才能知晓，但必须要超过我未偿还债务的总额。未来，我会不断增加保额，并进行续保。可能续保一年，也可能续保更长时间，因我个人情况而定。我想让像第一国家银行这样具有实力的大银行作为我的托管人，如果保单生效，便由这一银行进行赔偿支付。”我向他详细说明了我的想法。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保险职员问我。

我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在我不幸去世后，使我的债主可以获得足额的赔偿，同时也能确保我的家人得到我的全部财产。这是一个双重保险，要真正让这份保险生效，就需要保证让它的保额超过我的负债额。所以这份保险的保额要随着我负债额的增加而增加。”

“好的，先生，我马上去办，一定让您满意。”那个职员向我保证说。那个保险公司的职员走后，我立刻给第一国家银行信托部门打了一个电话，我准备预约拜访这家银行的副经理。事情非常顺利，很快，我登门拜访了那个副经理，并向他说出了我的建议。听完我的建议，他由衷地表示赞同。我们通过律师签订了一份正式的合同。

这份合同表明：查尔斯·庞兹先生是一家证券交易公司的总经理。他正在用国际回邮代金券开展生意，他承诺在向投资者借款后的45天内，支付给他们50%的利息。现在，庞兹先生要购买一份生命保险，由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担任保单委托人。如果未来的某一天，庞兹先生不幸去世，将由第一国家银行帮其所在公司偿还所有未清债务。

一份保险便能解决我的身后问题。我对自己的主意感到十分满意。在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我开始处理眼前的现实问题。我每走一步

都要小心翼翼，之前那个阔绰、冲动的我将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我买了保险，但很多麻烦的事依然会找上门。比如，我要经常接受邮政警察的调查，这让我烦恼不已，而又无可奈何。我非常佩服邮政警察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但我着实讨厌他们把这种精神用在我的身上。那些邮政警察经常会出其不意地闯进我的办公室，然后拿出一些所谓的证据来为难我。我需要绞尽脑汁对他们拿出的证据进行辩解，这令我不堪其扰。当然，他们在一次次碰壁之后，想来也不会好过。

我非常清楚这样的事实：即使这些邮务警察查出了我的代金券生意不合规矩，他们也不能起诉我，因为我偿还债务的方式非常正派，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他们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的生意违法，那么只要我不拒绝清偿债务，他们就拿我没有办法。但是，不管怎样，我依然十分小心，时刻处于戒备状态。

“消灭”挡住我财路的保险专员

波士顿警察局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权力机关，但也绝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机关。那些邮务警察总喜欢向我“找”存在感，时不时地会给我带来一点“惊喜”。

这一次，他们没有直接闯入我的办公室向我盘问什么，而是采用了另一种做法。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早晨，我突然接到一个紧急来电，这个电话是由我在曼彻斯特的代理人打来的。我的代理人告诉我，我在曼彻斯特的生意被当地的保险专员禁止了。如果我无法获得相关许可证，就不能从事与代金券相关的活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倘若无法及时解

决，我的整个生意都会受到影响。我的分公司遍布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如果这里的生意出了问题很可能会波及全盘，所以，一切不容有失，我必须重视起来。在接到电话后，我立刻跳上了一辆离我最近的出租车，火速赶往曼彻斯特。

到了位于曼彻斯特的分公司，我从代理人那里获悉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立刻前往银行总部，找到了银行主管部门，与那里的负责人进行交涉。

银行的负责人对我说：“欢迎您的到来，目前形势并不乐观，所以我们需要谨慎处理任何问题。”

“我从代理人布鲁诺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所以马上赶了过来，我想知道除了那些消息之外，还有其他内幕消息吗？”

“是的，先生。实际上，事情主要是由内讧引发的。”他回答说。

我试着问：“和.....和政治有关？”

“是有一点，”他坦诚说，“但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界，并非其他领域制造的压力。”

我进一步问他：“知道具体的来源吗？”

他回答说：“还不能确定，但我猜测应该是各大银行之间的不信任引发的，因为它们时常相互猜忌，这样看来，这应该是一场金融界的诚信危机，我知道您是我们的大储户。”

这位主管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别有深意，我试探性地问他：“您应该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这种局面吧？”

“有倒是有的，只不过应该和别人的相差不多。”他回答。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问。

“我建议您通过律师事务所来帮您处理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您先得聘请一个专业点的律师。不过，这样做的成本可能有点高，但绝对值得！”他向我提议道。

我顺着他的话，继续问：“能帮我推荐一下吗？您那里一定有非常杰出的律师吧。”

“这座大厦里就有您需要的人，您可以去见一见这位律师。”他掏出一张律师名片递给我。“到时提我的名字就行，布鲁斯先生也认识，可以让他带您过去。”

布鲁斯领着我上了楼，很快，我便见到了那位律师。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向那位律师说了一遍，律师对我说：“依我看，《蓝天法案》并不能限制您的生意，因为这不在它的管辖范围里。”

“您说的一点没错。”我表示赞同。

他继续向我分析道：“您需要一份许可证才能开始您的生意，但这需要您先向保险专员提供一份许可证申请，而在申请上必须填写您公司的账目细节。这些账目细节牵扯到许多您不想对外泄露的商业秘密，所以您一定不会提交这个申请。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妨借助这一点来化解这个问题。”

“我希望这件事今天就能了结。”我说。

“如果一切顺利，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立刻前往康科德，然后与那位保险专员进行一场深入的交谈。”律师胸有成竹地

说。

我们坐着那位律师的车，一路风驰电掣到达了康科德。没想到，我的这位律师还是一个好司机，他的车技令人惊叹。他驾驶着一辆施图兹飞驰在公路上，车速之快差点把我们甩出窗外。我想他那时一定打破了整个代托纳比奇市的车速纪录。

与那位保险专员会面后，我们与他进行了激烈辩论。我们耗费了很长时间才让他同意思考我们的意见。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之后，我们又驾着车返回曼彻斯特，不过这次车上多了一个人，正是那位保险专员。我的律师驾着车，我和保险专员一起坐在后座上。利用回程的机会，我向那个保险专员详细地介绍了我公司的业务，我们聊得非常愉快，他对我所说的业务也很感兴趣。我没有浪费这次绝好的机会，而是利用我的推销能力向他展示了一幅利益蓝图。我看得出来，他对我描绘的利益蓝图是心生憧憬的。到达曼彻斯特后，我便和他们分开了。临走前，我还和律师约定了晚上见面。

不久，我带着布鲁斯赴了与律师的约。

见到律师，我便迫不及待地问道：“事情有什么进展？”

“你走之后，我和他又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谈话中，他好像在故意表明自己没有窥视他人商业机密的权限。也就是说，他会宣布你的生意可以正常运行。”律师告诉我。

“真是好极了！那么，他何时会宣布这个消息呢？”我激动地问。

律师回答道：“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就有可能。他还告诉我，您在返程时的解释令他印象深刻。”

“是吗？”我惊喜道。

“当然，”他确定无疑地说，“在我看来，他过不了多久就会重新来找您，并迫不及待向您进行投资的。”

我高兴地说：“真是难以置信！您帮我安排一下吧。”

律师回答：“我想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因为那个保险专员简直身无分文。”

“没关系，我只希望他能尽快成为我公司的持票人，我甚至可以免费为他提供票据，不让他出一分钱。这是一件比投资更令我高兴的事情。”我告诉律师。

律师忍不住问：“他对您来说竟这样重要吗？”

“重要？简直是太重要了！没有他的支持，我简直活不下去！”我回答。

律师向我承诺：“我会尽快帮您处理好这件事。但是，还希望您慎重考虑一下，毕竟现在我们不能做错任何事。”

“我知道。”我说。

“我建议您与布鲁诺再商量一下，可以让那个保险专员向银行贷款，然后再让他拿钱向您投资。投资结束后，既可以确保他还清贷款，又可以给他一笔钱。”律师慎重地建议说。

我说：“这个主意不错！不过，让他投资多少才合适呢？”

“2000美元，您觉得如何？”律师提议说。

“非常好，我立刻就去银行办这件事。”我边说边示意布鲁诺跟我走。

我和布鲁诺一起来到了银行，在办理业务时，我又见到了先前的那个主管人员。

他一见到我就问：“先生，怎么样了？”

我微笑着回答：“一切都很顺利，我想老天是眷顾我的。”

“您的意思是布鲁诺得到许可证了？”他想把事情搞清楚。

我回答：“没有，那位保险专员不会给他颁发许可证，因为专员已经承认他没有这个权限，或者说他没有阻止我们经营业务的权限。另外，我想问一下，那位保险专员在这里的信誉如何？”

“你是说他在我们银行的信誉度？嗯……不是很理想，可以说他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银行主管人员回答。

我说：“这其实无所谓。不过，假如我让布鲁诺做他的担保人，他可以在你们银行借到2000美元吗？我是说只借60天，这符合你们的规定吗？”

“当然可以，若是您开口，我甚至可以帮他贷到10000美元。”他回答我。

“不用那么多，就2000美元。若是他到期不能还款，你可以直接向布鲁诺要，我来埋单。”我告诉他。

这位职员又例行公事地问我：“能问一下他贷款的目的吗？”

“当然，他是想向我投资。”我回答。

“他真是太富有了！”银行职员打趣道。

当天晚上，我离开了曼彻斯特。我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麻烦，而且还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果。那位保险专员第二天公开宣称我的分公司拥有合法经营业务的权利，且不需要任何许可证就能开展业务。没过多久，他就去银行顺利地拿到了贷款，经过简单的操作，我的账户上又多了2000美元的投资金额。有趣的是，我的那位律师后来也去了银行，他从银行取出了自己的1500美元，然后投资给了我公司的分支机构。

舌战群儒：一场毫无压力的会议谈判

曼彻斯特的麻烦解决后，没过多久，我又收到了马萨诸塞州的一位银行专员的邀请，对方想让我参加他的办公室会议。我完全可以不理睬这所谓的“邀请”，因为他没有权利强迫我参加任何会议。但是，碍于面子，我还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如果我拒绝，倒像我心里有鬼似的。

这个银行专员提出的问题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自信地认为他提出的任何问题都难不倒我。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是国际回邮代金券，外汇知识也是一窍不通。或许，他只有通读了某个大型图书馆所有的书籍才能与我进行正常的交流。

我去了马萨诸塞州，准时赴了约。我进入一家银行，向里面的工作人员表明了来意，便被人带进了一间办公室，正是那位银行专员的办公室。实际上，那段时光对我来说简直糟糕透顶，因为我总是会到别人的办公室去拜访我非常不想见的人。

不过，这次的拜访有些令人意外。当进入那位银行专员的办公室时，我顿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以往都是我用热情“击败”别人，而这次我却被那位银行专员的热情给“击败”了。

他对我实在太热情了！那个架势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就像一个食人族遇到了一名传教士，当这个食人族见到传教士的那一刻，他便知道自己的肚子不用挨饿了。如果这个食人族是个精细的人，他一定会将眼前的猎物剁成小块，然后把它们放进调好佐料的汤水里慢慢烹煮，就像匈牙利人炖牛肉一样。这个时候，我隐约能听到吞咽口水的声音，然后就是一阵牙齿咯咯作响的声音。事实上，我正在描述这位银行专员，而不是一个饿着肚子的食人族。

桌子摆好后，各类角色粉墨登场。参会人员总共有五人，除了我和那位银行专员之外，还有一位银行外汇专家和两名检察官助理。在我看来，这次会议绝不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会议，尽管它看起来派头十足。因为这些人的专业知识与他们的职位根本不匹配。

那位热情的银行专员对外汇知识一窍不通，而那两位检察官助理对法律知识只是一知半解，相比于他们协助的检察官不知要差上几个档次。另外，那位波士顿银行的外汇专家也是个华而不实的角色，他并不比一般的专家高明多少。而且，我还发现他似乎拥有一种别样的天赋，即他能把自己不甚明了的知识说得天花乱坠，让所有旁听者如坠云端。更有意思的是，每当他开口卖弄的时候，周围总是会响起一片掌声。

当我走进会场，第一眼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就感到非常无趣。因为对我来说，应付这些人就像糊弄小孩那样简单。与他们交流，我一定会为他们的智商着急。而让我屈尊来迎合他们，则让我感到羞愧难当。他们就像一个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只要我动动手指就能偷走

他们口中的糖果，就是这样简单！不过，他们很喜欢向我发起挑战，出于怜悯，我又不得不给他们留下一些糖果品尝。

会议很快便结束了，在我激烈的攻势下，他们尽数缴械投降了。听到我精彩绝伦的辩论，那位外汇专家对我的学识深感敬佩，尽管他试图窥出我生意的端倪，但也不得不承认我那些外汇知识的正确性。与此同时，那两位检察官助理也被我说得连连点头，他们不得不承认我公司经营业务的合法性。就连那位银行专员也不得不承认，他没有权力限制我公司的活动，按照他的说法，其实我的公司超出了他的管辖范围。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个误会。

最后，我和这些人一一道别，就像最好的朋友即将分开一样。讽刺的是，我们是一群并不经常聚会的好朋友。

当然，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让我感到无比骄傲的是，这两位检察官助理中的一人竟然被我彻底征服了。在离别时，那位彻底被我征服的检察官助理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地对我说：“庞兹先生，您真是智慧过人、博学多才，最重要的是您能让所有人都有钱赚！如果您允许，我还会亲自登门拜访，到时我会准备好资金向您投资……”旁边的那位银行专员似乎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但他只能装作没有听见。

这好像只是那位检察官助理说的一部分，我记得他好像还提议让我抽空去看看他或者投资之类的。不管怎样，在与他道别时，我的心情非常不错。我看到他黝黑的皮肤泛着光泽，天庭饱满、相貌英俊，就像梅·韦斯特在世。

Chapter 06 恩怨分明——如何应对利益面前的多重“面孔”

在利益面前，我是恩怨分明的。对于不同的面孔，我会施以不同的回报。如果你的态度令我满意，对我表现得不过于自私，我会考虑用我所拥有的一切帮助你，比如金钱、权力。我们可能成为朋友，一起在金融圈里合作共赢。我绝不会亏待你，但你一定要清楚一点，这个前提是你不会背叛我。

倘若你背叛我，向我露出令我作呕的嘴脸，在我落难时，恬不知耻地落井下石，那么，你便要小心了。因为我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对我有恩的人，我会用我的善良报答他；而对于有怨者，我会向他施以让他承担不起的报复。

恩与怨是两种态度，也是两种人生。无论对恩人还是怨者，我都会用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和做法来回敬他们。所以这是将心比心的恩怨分明。然而，我是一个骗子，我的话只能信一半，以恩报恩、以德报怨才是正确的价值观，否则，我也不会最终沦为一个失败者。

刚柔并济，处理投诉风波的两种妙法

我的办公室是一个比集市还热闹的地方，很多人往我的办公室里挤，包括我的职员、客户、合作伙伴等。另外还有一些我不欢迎却要笑脸相迎的人，比如邮务警察、保险专员、银行专员等。这些人的降临让我的办公室成了是非之地，麻烦的事情总是接踵而来。除了上班，还要处理这些麻烦事，真是一点私人空间也没有！

然而，生活仍要继续，不能因为那些令人烦恼的事情而停滞不前。总是会发生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有的令人沮丧，有的让人愉快。对我来说，它们大部分都很有趣。我是一个幽默感十足的人，这可能就是我拥有这种看法的原因吧。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我查看着一封封邮件。正在这时，我的秘书通知我有客人来访。来者是一位参议员，他从马萨诸塞州赶过来就是为了见我一面。我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把他迎进了我的办公室。

面对我，他没有兜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庞兹先生，很荣幸见到您。我是代表我的朋友来向您购买股份的，我们集资了一大笔钱，想要购买您公司50%的股份。”

“抱歉，我没有对外出售股份的打算，事实上，哪怕是八分之一的股份我都不想卖。”

他对我强调：“这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所以我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可以向您先支付100万美元作为定金，钱已经准备好了，立刻就能汇入您的账户。如果您能把公司的运作秘密告诉我们，我们保证会用最快的速度把余款汇到您的账户上。”

“先生，您的那一点儿钱还打动不了我。不妨告诉您，我的生意还不错，我的账户每周都会增加200多万美元的存款。所以，对我来说，您那100万美元不值一提，且不会对我产生任何意义。另外，我无法完全信任您，也许您是想在我这里‘空手套白狼’呢？有无数人幻想着不付出任何代价便窃取我的商业机密，这样的人太天真了！”

他有些着急地向我解释：“我以参议员的声誉和地位向您保证，我和我的朋友绝不会这样。实际上，我们和您一样，都是品行兼优的人。”

“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然而，我的经验时刻提醒我自己，不要去相信一个陌生人的品格。尊敬的参议员先生，100万美元不会对我产生一点儿吸引力。对我来说，向银行贷款100万美元都比它看起来可靠。抱歉，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只能跟您提前说再见了。”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

终于，那位参议员知道没有说服我的资本，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这件事情刚结束，新的麻烦事便又找上门来。参议员前脚刚迈出我的办公室，一位来自警局总部的警员便进了我的办公室。

这位警员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庞兹先生，我们接到了坎贝尔夫人对您的投诉。”

我吃惊地问他：“那位夫人投诉我什么呢？”

“她投诉您骗了她的投资金，因为她从朋友那儿听说向您投资将会血本无归。总之，她想把向您投资的钱要回去。”那位警员向我解释说。

“根据现行法律，如果她所持有的票据没有到期，我是不能把本金退给她的。警察先生，就连您也无法强迫我这么做。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我绝不会让我的投资人感到不满意。既然她想要回本金，我自然不好勉强别人向我投资。所以，我答应向她退还本金，她随时可以过来取钱。”我说。

警员不可思议地说：“您是说，您答应把钱退还给她？”

我保证道：“当然！”

有了我的保证，那位警员便安心地离开了。

没过多久，他领着坎贝尔夫人来向我兑换票据。警员把票据直接递给我，我让秘书把一张支票退给坎贝尔夫人。一切都在无声和有序中进行。但是，很快，戏剧性的一幕便发生了。当那位夫人从我这里拿回自己的钱时，她竟然改变了主意。

她开口对我说：“庞兹先生，非常抱歉误会了您，我不应该对您的诚信心存怀疑，这对您太不公平了。但是，还请您原谅我的无知，因为我是受到了朋友的蛊惑。现在，我希望您能继续持有这些本金，等到期后，我再过来取走它们。”

“它们？你是说本金，还有利息？”我故意说道。

那位夫人满脸羞愧地小声道：“是……是的。”

“什么？”跟在她旁边的警员吼了起来，“你是在故意戏弄我吗？你让我忙活了半天，为我制造了那么多麻烦，最后你竟然又不想要回你的钱了？当然，这是你的自由，但是请以后别再这样和我开玩笑。这件事情，我也不会再管了。”说完，他就准备离开。

就在那位警员即将走出我的办公室时，我提前叫住了他。

“警察先生，请留步！事情还没有结束，我想您还不能走。”我对警察说。

此时，坎贝尔夫人和那位警员都看着我。

我回过头来又对坎贝尔夫人说：“对不起，夫人。既然您已经要回这些钱，就请您务必拿走它。我们公司不会接纳不信任我们的投资者，而且失去了您的这些钱对我们的收益不会有任何影响。您应该感

谢您的那些朋友，毕竟她们也是出于好意，请还是尽快拿着这些钱去见她们吧！再见！”

旁边的那位警员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庞兹先生，很抱歉给您带来了麻烦。对于给您制造的不便，我深感羞愧。我已经看到了您的诚信，亲眼见证了您做生意的方式。从今以后，如果有人再向我投诉您，我一定会处理得令您满意。”

我立刻回应说：“感谢您的到来，您对市民负责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尊重您，也尊重这位夫人及其朋友的决定。我会用这种方式对待我的所有投资人，让他们的资金万无一失，同时让他们做到心甘情愿。但是，我毕竟还有别的事情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用在这样的事情上，所以我希望类似的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一切就这样圆满地结束了。我认为坎贝尔夫人是一个很有胆量的人，因为不仅敢戏弄我，还敢戏弄警察。不过，说到胆量，还有一个人的胆量更大，他就是马萨诸塞州某个小镇的局长。

与其说这位局长的胆量大，不如说他的脸皮厚，无论面对谁，他似乎都毫不畏惧，都会厚着脸皮去讨好处。

一天，这位局长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庞兹先生，听说您最近生意很不错，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向您投资。只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他对我说。

“既然如此，那您要用什么来投资呢？用您的徽章还是……别的什么？”我讽刺道。

他回答说：“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500美元的票据，希望它能在您的银行贴现。”

我惊呼道：“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您的意思是您不出一分钱，便让我的银行借给您500美元，然后到期后还要支付给您50%的利息，是吗？”

他厚着脸皮回答：“这样对您一点儿损失也没有，不管投资的钱是银行的，还是我自己的，对您的生意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亲爱的长官，您真会做生意。但是时间有限，我可以利用与您争辩的时间赚更多的钱。我并不是傻子，请您也别这样看我，因为这会让我感到滑稽。我会照您的意思去做，请把您签好的票据交给我，当然，作为交换，我也会给您一张票据。请放心，这张票据与我给其他投资人的票据一模一样。”我回应道。

过了几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突然听到女人们的咒骂声。我走出办公室，只见我公司的门口有一群女记者正在破口大骂，她们义愤填膺地告诉行人，她们的朋友被眼前的这家公司骗取了全部积蓄。

我忍不住上前问道：“你们究竟在干什么？”

说完，我便发现眼前的这个人我认识。

她说：“你明知故问！难道你没有骗走警察局长500美元吗？如果你不赶快还回去，你就等着被揭发吧。”

“您说的是哪位局长，我不记得有哪个局长向我投过资，即使有，我也不会记得他的名字。”我迷惑不解地说。

“马萨诸塞州莱明斯特小镇的乔恩局长，您难道不记得他吗？”她气愤地说。

听到她说出的名字，我忍住笑声说：“你是说我骗了他，所以你要控告我，是吗？”

“一点儿没错，我知道你骗了他500美元。”她大声说。

“听着，女士！我只能说您真是太聪明了！不过，你需要知道一些事情。不是我骗了你的朋友500美元，而是他向我借了500美元。”

“你在说谎！”她吼道。

“你不相信也没关系，”我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一张票据扔了过去，“你可以把这张写有他名字的票据交给他。现在，我想说的是：你真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还请您尽快离开我的公司。”

她仍不甘示弱地说：“请不要用这种语气对一个女人说话。”

“我当然不会，从你的行为举止中我看不到丝毫女人的影子。这里不欢迎你，请尽快离开这里，否则，我的保安就要赶人了。另外，只要你愿意，你想到哪里揭发我就可以去哪里揭发我。”

经过这一系列的锻炼，我已经对处理麻烦事驾轻就熟。我软硬通吃，男女皆能应付。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的工作还在继续，投诉什么的都只不过是生活的插曲，根本不会对我的生意造成任何影响。严格来说，这些投诉只是偶然事件，毕竟它们没有一件是合理的。但不管它们合理还是不合理，我都不会因

为区区几百美元而得罪那些想要退款的投资者，我知道不能“因小失大”的道理，更知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规律。因为这样会影响我的声誉和生意，正是这种机警，我才能把我的业务维持得如此之久。

类似的小事还有很多，但我总能处理得很稳妥。例如，一天中午，一个银行信差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这位信差向我的工作人员出示了五张证券交易公司的票据，并要求兑现它们。我的职员检查了票据，似乎心存疑虑，他又把这些票据转交给我，希望我能拿主意。

按照这些票据上的数额，如果它们都是真的，那么每一张都能兑换150美元。但是，我拿到这些票据后，一眼就看出它们是伪造的。这些票据的确是从我的公司流出去的，这一点我心知肚明，我甚至知道其中的细节。我还知道让这些票据流出去的人是谁。然而，我既不会承认这些票据是假的，也不会直接揭发那个幕后主使。

相反，我果断地满足了那个银行邮差的要求，为他兑现了所有票据。当他拿到那750美元后，我也回收了那些假票据。对我而言，这只是小损失，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我拒绝兑换这些票据，银行就可能认为我在欺骗投资者。即使银行知道这些票据是伪造的，让警察逮捕了那个信使，并定了他的罪，也依然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因为这样一来，我就会被当作证人，接受警察的反复调查。我可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很多人都想见到我，包括我的那些投资人、邮政警察、投诉我的人等。除此之外，还有捐赠处派来的律师。这些律师多如牛毛，与之相比，新泽西州的蚊子加起来的数量都会相形见绌。他们经常涌入我的办公室，在我的耳边嗡嗡嗡地乱叫着。

我必须一一应付他们。如果这些律师从事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比如工人慈善、士兵慈善等，我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并向他们

的组织慷慨地捐献大量的资金。然而，对于另一些律师，我的态度会截然相反，比如有律师向我提议为残疾的小狗、小猫建窝，如果用这样的理由来让我捐款，我是万万不会答应的。我可以保证，他们一分钱也别想从我这里弄到。另外，像顽固的改革者，或是反酒吧联盟等，我也不会向它们捐款。

有一天，一位俄亥俄州的律师前来拜访我，他也是来争取我的捐款的。在拜访我之前，他已经去过马里昂，但是那里的金融家没有一个愿意向他捐款。之后，他又从马里昂辗转来到我这里。然而，非常不巧的是，他来拜访我的那一天正是我十分忙碌的一天。对我们来说，没有见到彼此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相见，俄亥俄州的政治集团就会得到5万美元的捐款，而我也能获得足够强大的政治背景了。

但是，我们都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不过，为一件错过的事情而懊恼，那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我的一位职员走进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律师的名片。我随手接过名片，轻轻扫了一眼，便将它扔在一旁。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名片上的名字了，只隐约对名片上的地址有些印象。

当时，我问自己的职员：“他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说自己是从马里昂赶过来的，需要和您商量一些事情。”那位职员回答。

我命令自己的职员说：“你告诉他，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见任何人。”

职员提醒我说：“那位先生向我表示无论如何都要见到您，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您说。”

“我才不管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足够忙了，绝不可能抽出时间去见他。”我对那个职员说，接着又吩咐我的秘书：“梅利小姐，你代我去见见他，让他和你商量，这是我最大的仁慈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梅利小姐结束了与那个人的谈话，兴高采烈地走进我的办公室。

她告诉我：“先生，那位先生要求一定要与您单独会面。”

“真是个固执的家伙，但是想见我的人多了。既然我说过现在没空见他，那么即使他是总统，我依然不会见他。”我说。

梅利说：“那位先生说自己是参议员哈定派来的，他有非常机密的任务要执行，一定要见到您。”

我不耐烦地说：“既然如此，你就告诉他，我不会见他，因为我不认识什么哈定。我和许多参议员打过交道，但现在我很忙，不希望哪个参议员现在来打扰我。我不能为所谓的参议员哈定开这个先例，因为我还要对整个州的其他95个参议员负责。”

对于这件事情，我处理得并不好，事后，我甚至觉得只有缺乏经验的“菜鸟”才做得出这样的事情。但最终我也原谅了自己的愚蠢，因为没人能想到那个参议员哈定后来竟然成了美国总统。

如果我当时接见了那位专使，并把赌注压在了参议员哈定身上，那么这将是一个回报多么丰厚的赌注啊！如果真是这样，我将在不花费任何成本，不采取任何外交手段的情况下与美国政府建立亲密的关

系，届时，没准我还能得到一个大油田的租赁权，成功取代辛克莱石油公司呢！

然而，我之所以会错失良机自然是有原因的。那天，我忙得焦头烂额，因为有人告诉我，我被起诉了，法院正准备审理有关我的案件。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天大的麻烦。我到处联系知情人，想要知道案件的进展。就在我焦急地等待记者给我提供消息的时候，那位来自马里昂的律师要求一定要见我，所以我是不得已才拒绝他的。

后来，我等待的那个记者带着我一起坐车前往法院。在进入法院之前，我又和那个记者详细交换了彼此所知的信息，然后我向法院交了1000美元的罚款。在法院审判我之前，我之所以会交这笔罚款当然是有目的的。这就像一个出色的交易，我用1000美元换得了一个小时暂缓执法的时间，这对我来说再划算不过了。因为正是有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才能思考出应对法律制裁的策略，从而使我的证券交易公司不至于提前倒闭。

投诉我的是一个家具商。在几个月前，我在这位家具商店里购买家具时从他那里借贷了200美元。而今天，他竟然向法庭起诉我，声称自己应该拥有我公司一半的股份。我对这个案件本身并不担心，真正令我烦恼的是法庭会因为这个案件冻结我的银行存款。我在世界信托公司、特里蒙特信托公司、汉诺威信托公司、波士顿国家银行、第一国家银行分别拥有400万美元、70万美元、20万美元、4.9万美元和1万美元的存款，而这些存款都被法院冻结了。

我之所以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来争取时间，就是想提前转移我的存款。很明显，冻结的金额越少，我的损失自然也就越小。我其实并不担心在两家银行里的小额存款，我担心的是那些在信托公司里的大额存款。不过，我提前向这些信托公司打了招呼，弥补了部分损失。我从特里蒙特公司转移了75%的存款，从汉诺威信托公司转移了90%的

存款。然而，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在世界信托公司400万美元的存款一点也没有转移出来。

处理完法院的事情，我便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在冻结令被报道出来之前，我需要应对办公室里的多项工作。我非常清楚，这则消息如果传出去，各路人马就会争相“挤兑”我。为了降低公司倒闭的风险，我需要提前想好一个万全之策。

其实，我的内心并不是十分担心，因为我还有足够的资金来运转。我在波士顿有300万美元的存款，此外，我在其他地方还有300万美元存款，这足以帮助我的公司渡过难关。

很快，很多报社都开始“挤兑”我，同时很多投资人也纷纷要求我退款。短短两天时间，我就向我的投资人退还了100多万美元。但一切还不是很糟糕，对我来说，提前退款也是有好处的，毕竟我不用再向那些投资人支付50万美元的利息了。况且，这些现象也只是持续了两天，两天后，事情开始发生转机。

不久之后，投资者又对我重拾信心。在退还完100多万美元后，我又得到了更多的新投资。

一场“挤兑”风波让我因祸得福

“挤兑”风波过去后，我发现这件事情并没有给我造成多大的损失，相反，我还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让我和我的公司名声大噪，很多人慕名而来，要向我投资。我竟因此省了一笔不小的宣传费，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向投资者退还了100多万美元的资金，使他们恢复了对我的信心。

这场风波没有给我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反而给我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比如我的存款变得一天比一天多。

众所周知，金融企业如果进行过多的宣传，难免不被同行妒忌。银行企业家通常都会尽量在金融界内避免竞争，因为他们不仅讨厌竞争，也惧怕竞争。竞争往往会使他们遭受巨大的损失，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然而，我却在金融界内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竞争狂潮，所以银行家们既讨厌我，也惧怕我。

投资者把资金存入银行，银行家们只能承诺每年至多给他们提供4%的利息；而如果他们将钱投给我，我会承诺在45天内给他们50%的利息。有时，我还会保证一年给他们400%的利息。我的保证不是噱头，因为很多投资者都已经在在我这里受益，而我也按时支付给了他们利息。

我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在与银行抢生意。投资者向我投资，就意味着在银行的存款会减少。那些相对保守的储户会固定在银行投资，因为银行的利率虽低，但资金风险也很低，所以他们宁愿少赚点钱，也不希望进行高风险投资，最后让自己的钱打了“水漂”。当然，由于我的存在，向银行存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即使那些相对保守的人也经不住高利润的诱惑。很多人都改变了初心，他们甘愿去冒风险。

向我投资的人越来越多，向银行存款的人自然越来越少，或者说从银行取走的资金会越来越多。我从投资者那里获得了许多资金，这些都是寄托了他们希望的钱，但是在我眼里，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

我也会像很多普通储户那样，去银行开设一个账户，然后把钱存进去。但是，我与普通用户在银行存钱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普通用户在银行存钱是为了获得利息，而我在银行存钱是希望通过大额的存款，获得整个银行的控制权。

我会尽可能地增加银行账户里的存款数额，让它一天比一天多，甚至成倍增长。我最喜欢向汉诺威信托公司存钱，一些小银行也是我的目标。每当账户里的钱足够多，以至占整个银行储蓄资金的一半以上时，我就会找到银行的负责人，告诉他，我想拥有他们银行的控制权，否则我就会一次性取走我的资金。

银行并不会把储户的钱白白放在他们的账户里，它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投资给企业家，从而获取收益。这就是银行赚钱的秘密。我将一个长期账户一次性取走巨额存款，一般的小银行很难从投资人那里收回足够的钱来退回给我。我如果坚持取走自己的钱，势必会使银行的资金周转不开，银行的整个系统就可能瘫痪。而我正是利用这种手段，将许多银行的控制权弄到手的。我当时存在着这样的愚蠢观念，无论是情场、战场，还是商场都要不择手段才能永久地存活下去。

我把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当我准备一次性取款时，就意味着银行已经无力把钱给我了。尽管一些银行在我取走款项后依然可以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是他们迟早会关门大吉，除非它们的负责人同意把控制权交给我。

银行倒闭之后，它的股东自然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不仅包括账面上的，还有账面以外的。比如，他们除了会损失股票的票面价值，还会损失与股票的票面价值等额的资金。也就是说，假如某人向银行购买了100股股票，共花费10000美元；那么银行一旦倒闭，这个人除了会损失购买银行股票的10000万美元以外，还会再损失10000美元，甚至更多。因为，他还会损失时间成本和股票利息，等等。

所以，我非常有信心能通过我的计划来获得银行的控制权，银行的股东不想看到银行倒闭，就只能在紧要关头支持我，他们甚至会甘愿以50美元的价格来向我抛售股票，毕竟这总比一无所有要好得多。而我一旦得到大量的股票，便可以轻易控制这家银行。

另外，我也不会担心自己运营不好这家银行，因为即使没有人来我这里存款，我自己的资金也能令这家银行运转良好。而事实上，我的钱正是那些银行储户的钱。这些人把放在银行里的钱取出来，然后投资给我，就成了我的投资人。

我已经不再从事代金券买卖了，因为一方面我不愿劳心费神地去购买难以买到的代金券，另一方面我的公司也确实没有经营过什么东西。我只需要支出很少的钱，就能获得大量的投资，每天的收入要比支出大得多。

无论何时，我的钱都没有能用到的地方，所以我便把它们存到银行，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我每一年都能从银行获得4%的利息。

我逼迫那些银行股东廉价将银行股票出售给我，等我买下大量股票后，凭借自己公司和个人的信誉，便可以使股票迅速升值，然后再高额出售给需要的人。例如，我用每股50元的单价购买大量银行的股票，然后控制这家银行，过了一周之后，我就能以每股100美元的单价，甚至更高的单价卖掉这些股票，将整家银行出售给他人。

人们非常乐意购买我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我的东西有多么高的价值，而是因为我的信誉。同样，正是因为我的信誉好，那些投资人才乐意向我投资购买票据。

另一个让我能摆脱眼前困境的方法是抓住机会。我会有一些利益的关口，放弃那些冒险的生意，比如买卖代金券，然后转投其他保守行业。这样一来，我就能逐渐降低需要支付给投资者的高额利润，以至于完全摆脱困境，最后金盆洗手，带着几千万美元潇洒人生。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并没有这样做。

总之，“挤兑”风波让我因祸得福，为我的生意向万千投资者做了宣传。这是我万万想象不到的，当它的积极作用显露出来后，才让我吃惊不已。由于各大媒体和投资者在过去两个月内不断地“挤兑”我，致使更多的投资者认识了我，并了解了我那可以带给他们高额利润的生意。我的名字曝光度很高，人们不仅能从电话中、柜台旁听说我的名字，还能从邮件中、电报里看到我的名字。无论他们去往哪里，我总会如影随形。

人心难测，请放下利益的“屠刀”

时至今日，收购银行已经成了我的拿手好戏。但除了这些，关于我和银行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下面这一件。

如果有人想让我向他提供证明，我一定会跟他说一说我与这家银行的故事。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我会认真地描述每一个细节。我想要告诉他的东西有很多，包括我是如何从这家银行弄到巨额存款的，也包括我为什么要让它成为我生命保险的托管人的。

在这家银行里，不管是经理还是职员，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的问题会让他们疲于回答，甚至无言以对。因为，针对我提出的问题，他们会感到迷惑，甚至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他们无法在电话里表达出心中所想，于是只得请我亲自与他们会面。

我走进这家银行，然后受到了其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一个职员领着我进入了一间私人办公室，看上去应该是银行负责人的办公室。虽然，我已经不记得那是谁的办公室，也记不清这间办公室的整体布局了，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与那位办公室主人的对话细节。

那位负责人与我见面后便直奔主题地说：“庞兹先生，很多股东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关于你的证明，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你的公司是如何运作的。”

我对他说：“你不知道是理所应当的，我肯定不会让你知道。同时，我也并不希望那些股东认为你对我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你可以把我在你们银行有大量存款的事情告诉他们。”

他抱怨说：“但是，他们可能就此认为我们银行与你的生意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联系，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很抱歉，我无法管住别人的脑袋，自然也无法决定别人的想法。别人的思想和看法也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解释说。

他妥协道：“您说得一点没错。但是，如果您坚持在我们银行存款，我们会陷入非常尴尬的处境，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权利，所以我希望您能撤销账户，到别的银行去存款。”

“没问题，不过，我们需要清算一下账目，看一看我在这里还有多少存款。”我说。

“真是太感谢您了，先生！”他非常激动，“我立刻给您开支票。”

我说：“不，我不需要支票，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要现金。”

他惊讶地问：“您的意思是，您不接受支票？”

我不容置疑地回答：“我不想再赘述什么，如果你想让我撤销账户，就请你交给我45000美元的现金。”

这位负责人对我的态度非常不满，却又无可奈何。事实上，他既然有求于我，便不能对我的要求视而不见。最终，他把45000美元的

现金交到了我的手上。对此，我非常满意，然后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我用自己的方式撤销了在这家银行的账户，这让那位负责人如释重负。但是对于他的无理要求，我一直耿耿于怀。我越是这样记仇，就越是想要拿关于这家银行的事情炫耀一下。事实上，我撤销账户会使这家银行遭受远超那位负责人想象的、更多的损失，因为这家银行是我的担保人，一旦我的保险生效，它便是保单收款人。

不久之后，我对炫耀这样的事情已经失去兴趣，我又找到了新的公司做担保，这家公司叫邓恩与布雷兹特公司。我的保额也再次刷新了之前的记录，该公司估算的保额为800万美元。

尽管“挤兑”风波已经过去，但引起这场风波的官司还在继续。一切都在按照法律的程序运行。有人要跟我打官司，我当然不会退缩，也绝不允许自己败诉。所以，我及时聘请了当时有名的律师来接手我的官司。我的律师是阿瑟·H·希尔，有了这位律师的帮助，我对打赢这场官司更加有信心了。

然而，有些事情是可控的，但也有些事情是不可控的。对于可控的那些事情，我可以尽量掌控它们；但对于那些不可控的事情，我只需要考虑如何将它们带来的损失减到最小。

由于这场官司，法院要求冻结我的部分账户，截止到现在，我已经有75万美元的资金被完全冻结了。我不仅心疼这些资金，同时也心疼这些资金所能带给我的额外利益，毕竟在资金冻结的这段时间，我是没有任何利息可获得的。

我虽然无法从冻结的资金上获利，但银行却可能依然利用这笔钱来为自己赚钱。银行获得的好处会随着我这场官司持续时间的增加而

增加，无论这场官司的胜利归于哪一方，银行都是受益者。

我曾在一家北角区的小银行存过10000美元的小额存款，虽然我已经忘记了这家银行的名字，但这家银行却是我陷入困境后的受益者之一，而且可能是受益最大的一个。这样说是因为，这是一家小银行，尽管我的存款只有10000美元，但对该银行来说已经足以支撑其运行了。我还记得当时是在该银行老板的苦苦哀求下我才答应在其银行开户并存款的。当时，那位银行老板表现得十分诚恳，我觉得他还算得上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我把钱存在那里，实则是想帮助他。

如果不是去北角区办事，我想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那里，即使是这样，我仍愿意在那里的小银行开户并存款。这样一来，我的那些投资者就可以到这家银行兑换现金，这家银行也能正常运转下去。现在，那个朋友更应该感谢我，因为我在他那里存的钱被法院冻结了，这就避免了我一次性将钱从这家银行取走，致使它直接倒闭的可能。不管怎样，这场官司对那位银行老板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我在一家较大的信托公司有69万美元的存款，其中有19万美元的存款被法院冻结了，而另外50万美元在冻结令下达之前被我取了出来。这家信托公司的老板还算是一个厚道的人，在我要求一次性取走所有的钱时，他没有拒绝我的要求，而是让我顺利取走了50万美元。作为这场官司的受益者之一，这家银行的老板没有把事情做绝，他给了我足够多的颜面。当然，他仍是这件事的获利者，只不过从我这里获取的利益少了一些而已，毕竟他的银行仍然可以利用我那被冻结的19万美元赚钱。

釜底抽薪，惩治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

当我身陷一场官司之中时，很多人开始对我落井下石。这场官司在给我带来利益损失的同时，也从侧面给我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它使我更加认识人性和人心，让我明白了哪些人可靠，哪些人不可靠，揭穿了一部分与我打交道的小人的真面目。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我曾在一家中等规模的信托公司存了近40万美元。当我得知需要打官司时，提前向这家信托公司的负责人打了电话，我准备把所有的钱一次性取走，这样便可以防止法院冻结我的财产。但是，令我非常气愤的是，这家信托公司的经理拒绝了我取款的要求。

事实上，我知道这家信托公司的经理很需要这笔存款，如果我一次性取走这些钱，一定会使他的银行遭受巨大的损失。所以他宁可我遭受损失，也要违背诚信和原则拒绝我取款的要求，使自己避免损失。这就是他的本性，我清楚地看透了他的内心。我还记得他曾苦苦求我在他那里开设账户的事情，与现在的情形相比，简直就像一个天大的讽刺。

一天，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拜访我。

见到我后，他先是抱怨道：“庞兹先生，您高抬贵手，还是饶了我们这些小信托公司吧。如果再继续下去，我们真的要关门大吉了。”

“怎么了？”我问他。

他立刻跟我解释：“我的储户都成了您的投资人，他们不仅不愿意在我们那里继续存钱，还把原来在我们那里存的钱统统取出来，投资给了您。”

我安抚他说：“很抱歉，先生。但我认为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样糟糕。”

他坚持说：“没有吗？绝对有！一周前，我们的储户把钱取出来都投给了你们公司。一周之内，我们便失去了近70万美元的存款，相当于1天流失10万美元。”

我不置可否地问他：“你把自己说得太可怜了，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他哀求道：“庞兹先生，请您在我那里存点钱吧，您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息。”

“你应该知道，我并不缺存钱的地方，我自己就有银行。”我拒绝道。

他气急败坏地说：“这我知道，但是，您不能把事做得太绝了，您不能让我们没有活路！”

我回应道：“我并不想怎样，我没有逼迫任何人，也不希望有人因为我而活不下去。好吧，我愿意在你那里开设账户，然后把你的那些储户投资给我的钱再存回你的银行。”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后来如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经理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牺牲掉别人全部的利益，却不允许别人损害他一丁点儿的利益。然而，我在答应他请求并兑现自己承诺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为人。

在他拒绝我的取款请求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我试图把他与我的官司联系起来，看一看其中的端倪。结果，我真的发现有一些巧合非常值得我怀疑。我并不想诽谤他，我只想找到事情的真相。

我发现，那个起诉我的家具老板与这个经理是存在着一些联系的。我认识那位老板聘请的律师，这位律师和这个经理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一个家具老板为什么能邀请这样好的律师，不用说也非常明了。

就在我马上就要解开谜团、印证我猜想的时候，我的办公室中迎来了一位为我解开谜底的人。

一位警察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庞兹先生，我有一个消息想通知您，您上次让我调查的那个信托公司的经理昨天跑到警局总部大闹了一番。”

“哦？说说怎么回事？”我问他。

“他向我们揭发了您，说您是一个大骗子。”那个警察回答。

我惊讶地问道：“你说的是揭发我？”

“一点儿没错”他肯定地说道。

尽管我对他有所怀疑，但时至今日，我仍不愿将他当作敌人，我悲愤地说道：“我一直把他视做朋友！”

那位警察提醒我说：“但是，事实上并不是，他一直强调你毁了他。”

我激动地说：“真是个大言不惭的家伙！我在他那里存了近40万美元，都被法院冻结了。现在我既取不出钱来，又无法从他那里得到利息，他竟然说我毁了他？”

警察告诉我：“那个经理一心想让你坐牢，他一直嚷着让我们把你抓起来。”

我既惊讶又心痛地问：“真是这样？”

“确实如此。”警察非常肯定地说道。

我继续问：“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

他回答说：“我们非常明确地告诉他，我们没有你的逮捕令，无权逮捕你，而且没有任何逮捕你的理由。”

我又问：“那他做何反应？”

“他也说不清楚逮捕你的理由，但一直强调要把你抓起来。”警察继续回答说。

“天哪，这些真的是事实吗？”我依然非常震惊。

那位警察对我说：“查尔斯，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应该知道我的为人。”

“既然如此，就让我来教训一下这个卑鄙小人吧！”我说。

那个警察恳求我说：“请替我保密，不要让别人知道这些都是我告诉你的。”

“别担心，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保证道。

他向我承诺：“我和伙计们都相信您是一个诚信可靠的人，都愿意为您赴汤蹈火，所以我自然也相信您！”

那位警察刚走，我便开始了我的行动。我派人请来了那个起诉我的家具老板，想要通过钱来化解恩怨。尽管这不是我情愿做的事情，但为了教训那个信托公司的经理，我还是做了。

我用50万美元收买了那个家具老板，让他撤销了起诉，同时又让他签字解除了资产冻结令。一切办妥后，我开车前往那家信托公司，找到了他们的经理。

见到那个卑鄙小人后，我递给他看了那张资产解禁令，然后直奔主题地说：“我要取走在你这里存的所有资金。”

他故作镇定地说：“你来得太晚了，现在银行已经歇业了，明天吧，到时候你再来看看，我也好抽空让律师来检查一下这张资产解禁令是不是真的。”

我终于忍不住咆哮道：“我现在就要取走我的钱，立刻、马上！今天我一定要拿回我的钱！我的律师和那个起诉我的人都在这里，这份资产解禁令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今天拿不到我的钱，我绝不会离开。不妨告诉你，现在外面有2000多人，他们一直在看着这家信托公司，希望你能履行自己的义务！”

他顽固不化，继续嘴硬道：“可是银行人员已经下班，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

“我不管这一套，就算是现在所有人都睡觉了，我也要取回我的钱。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给我钱；第二，等着明早公司关门大吉！”

他终于妥协说：“先生，少安勿躁，我先给你开一张支票吧。”

我回敬道：“去你的支票吧！在我眼里，你的签名不值一分钱！我的37.5万美元是用现金存在这里的，现在我只要现金！”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拿得到了所有的存款。当然，在这两个小时中，我没少挤对他。我还和旁边的律师开他的玩笑，让他下不了台，

拉不开面子。看到他满脸铁青，却又不得不维持自身形象的样子，我就想开怀大笑。我知道，我的目的达到了。最后，我带着自己的钱愉快地离开了这家信托银行。

我是怎样从“绅士”变成“屠夫”的

在我惩治小人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驱车前往特里蒙特信托公司，要求那里的工作人员帮我取回账户里的19万美元存款。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家信托公司似乎早就知道我会到访，一切像在他们的意料之中。我有些不明就里，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当我向这家信托公司取钱时，那里的职员表现得非常专业和娴熟，他没有问我取走那么多钱的原因，而是一声不响地把提前准备好的19万现金直接交给了我。我拿到这些钱，将他们装进了一个黑色袋子里。我一边装钱，一边思考着其中的缘由，最后我得出结论：一定是特里蒙特信托公司的负责人听说了我惩治小人的行径，才会这样轻易让我取走这些钱。

就这样，我顺利地从这个信托公司取走了19万美元的存款，此外，我的车上还载着另一个黑色袋子，那里面是我昨天取出的37.5万美元。

我携着巨款，开着我的车，大摇大摆地在外边逛了一圈，然后又回到了我的办公室。这对那些劫匪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可惜，他们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否则，他们就可能抢走这些钱，然后金盆洗手，带着这些钱去潇洒人生。

你无法想象我当时携带了多少令人垂涎的财富，除了我从信托公司取出的56万多美元现金之外，我还有6张总价值为120万美元的保付

支票放在钱包里。我的背心口袋里还装着一些小额支票和金币，而用它们足以购买一套豪华公寓。另外，我的手腕上还戴着一块价值不菲的自动腕表。

我讨厌落井下石的小人，因为他们在我落难时显露的嘴脸令我作呕，为了报复他们的可耻行径，我把存在这些小人银行中的钱全部取了出来。但做完这一切后，我心中的怒气仍然没有消减半分。我的情绪还没有彻底平静下来，又有一家银行找上门来。这是一家美国的国企银行，拥有着足够的底气和实力。但是，它非要在我感到厌烦时掺和到我的事情中来，这种不知趣的行为令我怒不可遏。

我非常不耐烦地向这家银行的专员说：“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一个职员对我说：“对不起，庞兹先生，我们不能让你把账户上的钱一次性取走，因为一旦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提款银行就会拒绝为我们结算。”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我疑惑地问。

他解释说：“银行结算部门负责为我们清算账目，你如果从我们这里取走全部的存款，他们就会清算这笔账目，但是现在，他们拒绝为我们清算。”

我嘲讽道：“哦……原来如此，我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银行没有足够的钱来给我兑换支票是吗？那帮自诩清高的人怎么了？为什么不出来见见我？我完全可以拒绝他们为我处理支票，然后再把他们统统挂在树上风干。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非常乐意这样做。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要让媒体曝光他们。”

他急忙说：“不，先生，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为什么？不要他们结算，你们自己来不就好了？”

“对不起，我们没有结算权力，我们需要参加董事会商讨一下，然后……”他想要继续说下去。

我打断他说道：“你们想参加什么就参加什么。”

那位职员不耐烦地继续说：“但我们不想坠入无人结算的境地，请您高抬贵手！”

“但是你们欺人太甚！我有权力取走我自己的全部财产，因为我随时需要用到这些钱！”我咆哮道。

他安抚我说：“先生，我们并不是要禁止你取钱，只是不希望你一次性把所有存款都取走。你可以取走一部分，留下一部分，比如留下150万美元。”

我和他们激烈地争论了很久，但是最终都没有达成我的心愿。于是，我妥协了，因为我别无选择。我带着一些取出来的现金和一张150万美元的存折离开了这家银行。在离开时，我仍然义愤难平，甚至比我进入这家银行时还要气愤。我并没有决定善罢甘休。既然我无法撼动这家国家银行，那么我可以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另外的地方，比如整个银行体系上。

我刚回到办公室，就拨通了一位银行专员的电话，我想约他在州议会大厦见面。

见到他时，我说：“艾伦先生，我在汉诺威信托公司有一些存款，现在我想在短时间内增加这些存款，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得到您的支持。”

他问我：“你有什么计划？”

“我想组织一场奖励竞赛，具体做法是，号召人们为汉诺威信托公司拉客户，让他们尽可能地为这家公司吸引更多的存款。我会在每个月末奖励给那个吸引存款最多的人1000美元。”我回答。

他又问我：“这一计划具体的推行方案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会找人帮我印制一些卡片，可以先印制几百张，看一看效果。这些卡片与那些名片几乎没有区别，我会让参赛者扩散这些卡片，比如让他们分发给自己的朋友。这些卡片上要写上竞赛者及其为信托公司吸引来的新储户的名字。每个月末，我会让银行把这些卡片、开户数及存款额整理归类后交给我，然后选出吸引存款最多的参赛者，最后奖励给他1000美元的现金。”

那位银行专员对我说：“先生，您的计划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它并不会违反什么规定，您有自由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力。但是，我还需要提醒您，您不能用该信托公司的钱和名义来组织这场竞赛。”

我保证道：“当然，我只会用个人财产和名义来搞这场竞赛。”

很快，我派人找到印刷工并让他给我印制了几千张卡片。这与先前计划的几百张卡片有些出入，但我就是想把这场竞赛搞得足够大，这样才会有更强的影响力。我让员工按照我的意思拟写了两张竞赛公告张贴了出去。这些公告上详细写上了竞赛规则和奖励规则，很快就能吸引一大批人参加我的这项活动。

我与银行的战争即将打响，我丢掉了白手套，拿起了冲锋枪，从一个绅士变成了一个屠夫。

幕后的“大老板”究竟是何等神秘人物？

自从我组建航运船队以来，几乎很少看到邮局的督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收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我总是惦记着这件事情，担心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因为调查工作艰巨就自动放弃了，这些都是我所希望的。事与愿违，也可能是好运从未光顾过我，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悄无声息地调查中。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安静地办公，突然电话分机响起来了。我的一位职员接通了电话，随后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是地方联邦局的助理检察官打来的。我有些诧异，顺手接过了电话，先进行了一番自我介绍。

我听到电话那边说：“庞兹先生，我是地方检察官助理，希望可以向您了解一些事情。”

我非常礼貌地说：“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他问我说：“我们能否见面谈一谈呢？”

我心中有些困惑并回答说：“好的，先生。这将是我的荣幸。”

他紧接着问我说：“那能麻烦您来我的办公室吗？就在波士顿。”

我回答他说：“好的，先生。”

他问：“您大概什么时候能来呢？”

我回答说：“如果您现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马上过去。”

他说：“庞兹先生，十分抱歉，这样冒昧地打扰您。”

我说：“不必抱歉，您没有打扰到我，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会随时接受美国联邦局的调查。”

“庞兹先生，十分感谢您能来。”那位检察官助理说。

我对他说：“先生，10分钟后我会到达您的办公室。”

他说：“那我在办公室等着您，万分感谢您能来。”

我对他说：“好的，先生，不用客气，我很快就到您的办公室。”

挂掉电话之后，我驾车去了他的办公室，我没有带着助理或者律师，我是一个人去的，这点我必须强调。到达他的办公室门口时，我被人带了进去。办公室里还有他的一位助理和一位速记员，以及我的那两位“老友”——邮局督察，我们眼神交流、互相致意了一番后，开始交谈。

那位检察官助理非常疑惑地问我：“庞兹先生，怎么没有看到您的律师呢？”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先生，我没有律师。”

他不依不饶地问道：“难道你是要自己参加今天的会议吗？”

我直接反问说：“难道这次的会议会有危险吗？”

他接着说道：“庞兹先生，您多虑了。我个人认为你会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但是宪法会保护每个人的选择权，如果你选择沉默，自然不会有人让你开口。”

我信誓旦旦地说：“我并没有想要使用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如果我的猜想没有错的话，您想要知道的无非是我进行的各种商业活动吧，

我会如实回答您所有问题，因为我不会刻意隐瞒任何事情。”

他深呼一口气说：“庞兹先生，您能用这样的态度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现在我想问一下，您是否介意这两位负责调查的督察参与此次会议呢？”

我故作幽默地说：“这件事完全取决于他们，若是他们表现出色，那我对此事将不发表任何看法。但是，之前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故意让我提醒他们脚下站的地方是我的领域，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殊权利，现在若是他们能按照规定行事，我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他解释说：“我们这次会谈的主导是我，他们顶多就是旁听而已。”

我说：“好的，先生。这样再好不过了，那我们直接进行会谈吧。”

确实像他说的那样，那两位督察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我们大约谈了两个小时。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都在说国际回邮代金券的事情，而且和我之前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

会谈结束的时候，我从那位地方检察官的脸上看到了满意的神情。整个会谈中，他始终没有表现出对我的公司的怀疑，尽管我已经处在举步维艰的情形下，但是我并未有任何犯罪的意图，可能一些行为的确触及了法律，但是我尽最大可能地做正确的事情，让我的公司和自己都能渡过难关。

事实上，此次同美国地方检察官的会谈并没有影响到我，更没有对我的计划起到警示作用，主要是这样的会谈对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它们很难为我敲响警钟。

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都在接受不同的会谈，但是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而且那些问题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对会议和问题已经麻木了。他们只是选择和我进行会谈，而不是采取行动针对我。我便自认为：只要我能按时偿还那些票据，他们就不会对我施加任何压力。无论怎样，现在收手已经来不及了，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这次会谈很快就淡出了我的脑海，生活还在继续，每天都在面临各种事务，我忙得晕头转向，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突发的状况需要我亲自处理。

我正在办公室审阅文件，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沉寂。那是汉诺威信托公司的电话，但是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员不愿在电话里透露发生了什么，我迫不得已只能亲自去银行问清楚。

走进银行的大厅，看到了负责的人员之后，我非常着急地说：“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非要我亲自来？”

这位工作人员异常平静地说：“庞兹先生，我为您的证券交易公司寻找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合适的人物，您一定会满意的。”

我听到这里，十分愤怒，但是我还是压制住心中的怒火说：“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不能在电话里谈的问题？”

我紧接着对他说：“你完全可以让他到我的办公室，或者直接让梅利小姐去处理这件事。”

他说：“庞兹先生，您在之前就已经见到过这位先生了，他曾去过您的办公室，你们见过面的，但是听说您并没有留给他一丝希望。”

我已经被各种事务冲昏了头脑，十分纳闷地说：“你说的到底是哪位？”

他回答我说：“是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年轻人。”

我对他说：“我怎么会记得？我每天都要处理纷杂的事情，会见形形色色的人，对你说的这个人完全没有印象。”

他又问我说：“那您是否记得之前，有人想要在霍利约克的办事处谋求一个职位，当时他还是一位伐木工。”

我回答说：“我好像记起了一些什么，但是我可能告诉他，我的那个办事处已经没有空着的职位了。”

“就是他，您现在一定要把那个职务留给他。”他对我说。

我反问说：“你在说什么？一定？你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另一个银行职员在旁边插话说：“庞兹先生，您就采纳我们的建议吧！”

这种极力地推荐让我非常厌烦，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做到底能得到多少好处，我在霍利约克有自己信赖的职员，而且他的工作早已得到了我的认可。”

银行职员中的一个人竟然对我说：“把那位员工开除就行了。”

听到这里我怒气冲冲地对他说：“你们疯了吧！”

另一个人建议我说：“庞兹先生，给他安排其他的职务吧。”

这样的话从他们口中说出来是那样简单，但是那些都是我的心腹.....

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对他们说：“你们介绍的那个年轻人到底和你们有什么重要关系？能让你们如此卖命推荐的理由是什么？”

他非常平淡地说：“我和他能有什么关系，无非是之前他委托我一定要帮他谋到那个职务。”

我对他说：“你必须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你的朋友。”

他立刻回答说：“我不会这样做的，我会按照我之前答应的那样进行。”

我反驳说：“关于此事，我没有任何理由像你所说的那样做。”

他争辩说：“我想会的，一定会的，庞兹先生。”

我对他说：“你在开什么玩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我指手画脚，我更不会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事。”

他突然用一种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查尔斯，您听好了，我就直接敞开心扉说，不是我要求您这样做，而是‘老板’的意思。”

我急切地问他说：“到底谁是这个‘老板’？”

他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说：“难道您还不知道吗？不知道这位‘老板’是谁？”

我对他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口中的‘老板’是谁？”

他故作十分惊讶地说：“哦！我的天呐！您是怎么混迹在波士顿的啊？连这位‘老板’都不知道是谁！”

随后他跟我说了个政治人物，而且是一个州的主要负责人。他看到我对政治的无知后，非常诧异。

听到这个神秘人物，我有些费解，难道真的有幕后“操盘者”？

航运船队——2亿美元的事业

我对自己听到的东西难以相信，我再次问道：“什么？”

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说：“你没有听错，确实是他，他是这一带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好吧！……”我自言自语地说：“哦，其实是他想让自己的朋友获得这份工作？”

我对他说：“既然是这样，这样一位大人物对我的工作如此了解，想通过自己的好友和我建立一个桥梁，虽然我一直不喜欢别人干涉或者指挥我，但我还是答应这件事吧。”

他非常高兴地说：“那就这样决定了，事情终于解决了。”

我告诉他说：“是的，你现在可以告诉那位‘老板’了，让那位年轻人来工作吧，我会尽快安排职位给他，做好进一步的交接工作。或者直接联系那位年轻人，让他到我的办公室，然后我的助理梅利小姐会告知他一些工作注意事项。我之前那位在霍利约克的员工，我会尽量安排新的工作给他。”

处理完这件事，我返回我的办公室，对那位“老板”想要与我建立合作的事情，我甚是费解，或许他早就调查过我的工作，已经知道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所有的业务都是合法的，不然怎么会让自己的朋友来我的公司工作呢？这件事让我重获自信，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政府不要再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

没过多久，一则广告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准确地说是某一类型的广告深深吸引了我。美国政府即将售卖一大批客运轮船，总量高达3000余艘，他们最初的成本高达30亿美元。现在美国政府的报价是每一载重量吨位为20美元，事实上每一载重量吨位是政府给出价格的10倍。粗略计算得知即将出售的这些客运轮船的载重量总吨位高达1000万吨，折合成金钱的话约为2亿美元。

下面是当时美国政府刊登的广告：

6月23日，政府将于全国范围内进行客运轮船的售卖活动，航运局局长已经和广告商召开了会议。经过此次会谈，一个新的关于商业船队的法案已经出台，在这一法案的保护下，政府想要售卖1800艘客运轮船。

这一提案已经通过了政府官员的认可，参加此次会议的所有人员向董事会递交了一份经过细致修改的策划书，主要目的在于申请调查经费、检验船只和相关器材的可用性，保证在售卖活动之前进行精心的计划。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拿出一整天的时间，专门搜集了客运船队的相关资料，随后我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精密准确的计算，我为自己想要购买这支船队做了全面的准备，我要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不能让它在我眼前溜走。

下定决心之后，我便立即展开了行动。我动身前往华盛顿，保险箱里是我为了竞标准备所需要的2亿美元。为了安全起见，我带上了自己比较信赖的一位职员，为了能够顺利拿下这个船队，我另外准备了200万美元的支票，这样能保证我在此次竞标中带有足够的诚意，也增加了我能够顺利拿到竞标的概率。

若是上帝愿意把这次机会给我，我需要准备资金，让这支客运船队好好运转，至于如何好好使用这支船队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我非常希望能在这次竞标中获胜，这支船队定是一个壮大我的证券交易公司的好机会。

为了让自己在这次竞标中更加突出，我在我的竞标计划书中，巧妙地写到，若是我能拿到这支船队，一定会在30天内支付200万美元的现金。我想这个数额应该足够吸引人，但是好像也不必这么多，在我看来政府可能会花十几年的时间等着这笔钱，甚至比十年还要长的时间，最后可能只是大梦一场空，从其他人手中拿不到一分钱。细细分析过后，我觉得自己有更大的胜算了。

我有十足的把握在1个月内筹集到200万美元，这点金额对我来说并不困难。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每天平均进账就有100万美元，还不算我在其他地区的收入，仅在新英格兰地区我便可以筹集到我给出的数额。

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来自印度方面传来的电报，他们问我大概需要多少资金；还有中国发来的电报是用汉字写的，说愿意为我提供大约几百万两白银，这些都让我记忆犹新。澳大利亚和南非愿意为我提供帮助的是那些淘金者，他们说要为我提供大概几百万英镑。还有南美洲的电报，说想要为我的船队投资几百万比索或者苏雷克等。收到这些电报后我甚是感激，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被上帝眷顾的幸运

儿，所有的人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发誓一定要竭尽全力拿下竞标。

除了这些国家的帮助之外，加拿大的一家大银行也表示对我的竞标十分感兴趣，一封长长的电报足以让我了解到他们的主要目的，说有一位先生名叫莱图尔，以我的名义在他们公司存款高达700万美元，这简直是雪中送炭！由此一来，我的竞标会更胜一筹。2亿美元自然会很快筹集到，但是资金解决之后，如何以最大可能性获胜才是困扰我的主要问题。

我苦思冥想应该如何拿下这支船队，我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情，才能更好地利用这1800艘客运轮船呢？我应该怎样计划客船的航行、货物的运载、游轮等问题，这些问题让我十分凌乱，我有些不知所措，还有那些没有固定时间的客船，我将如何安排它们呢？

我大脑中一片空白，我想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拿下竞标后，继续倒卖它们。这件事情让我好几个夜晚都彻夜难眠，每晚辗转反侧思考如何处理这些客运轮船。我经常半夜还在书桌前计算这些数据，以便我能顺利地销售出去。我列出多种方案，详细地写出这些客运轮船的用途，还有我应该如何成立一家附属公司，我把所有可行的方法和渠道全部写在纸上，如此精密的规划，目的在于更好地把这些船只卖出去，不让自己有亏损。

经过一系列的计算，我发现最后的花费远超过竞标的价格，比之前政府给出的报价还多了1.2亿美元。其实单纯是购买的情形下，我就要贷款2亿美元，除了这些，还要付给代理人将近2000万美元的定金。细细算下来，我可能会遇到非常棘手的事情.....

为了能够让客运船队尽快运营，我打算开设两家公司——“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和“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整个船队归前者拥有，至

于经营和出租船只则由后者负责，由此一来两个公司的分工十分合理，运行起来应该也会比较顺利。

经过精确计算后，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的总资产达到了100万美元，然后在股票发行上，我以1000美元的单价发行了1000支普通股票，之所以是这个数据，完全考虑到公司的资金运转，以及整体的运营情况。而且如果运营得当，我的这家公司将会拿出年收益利润的12%发行3.5亿美元的债券，期限为10年。

国际航运与贸易公司会拿出350万的普通股票换购成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的500份普通股票，一般采用的购买方式主要是即将到期的票据，公民也可以参与普通股的购买，只要手上持有证券交易公司的到期票据就能换购股票。

之所以出此策略是间接减轻我的证券交易公司的债务，当债务完全还清之后，证券交易公司也会被注销。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再寻找办法解决这两家船舶公司的债务了。为了更快清还债务，国际航运与商务贸易公司会用8000万美元的租金向查尔斯·庞兹船舶公司租整个船只，为期10年。这显然不是一个万全之策，但是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这8亿美元主要用来支付之前发行的债券的利息以及分期还清投资所用的本金。我大致计算了一下，10年内这家公司将产生的利息为4.2亿美元，剩下的那3.8亿美元将全部用来分期偿还本金。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产生，10年内的纯收益将达到3%，约为1200万美元。偿还完本金之后大概还剩余4200万美元，我计划把这部分钱作为普通股票的分红，每股会有4.2万美元的利润。这些数字着实让人着迷，欲望会无休止地侵蚀你，最后吞没你.....

我对美国有着真挚的感情

仿佛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中，我在美国的土地上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国际航运与贸易公司应该如何处理财务问题呢？其实我早已想到让它作为中间的媒介，整租船舶之后再倒手租给其他的公司，可以采用每年1.5亿美元的价格长期租出去10年。如此一来就会为我创造高达7000万美元的利润，这部分钱的主要用途是支付公司的优先股票的利息，再加上分期还清成本。

加以计算可以得知，10年之后会得到2.8亿美元的利息，所有剩余的钱将用来偿还那4.2亿美元的本金。中间至少会赚取3%的利润，大约为1500万美元，减去偿还本金的那部分钱，还会剩余8500万美元，这部分钱会作为普通股票的分红，经过计算可以知道，每股至少能获得12美元的分红。单纯计算之后就让人非常心动了，必须立刻付诸行动。

站在个人利益上看待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10年后这支船队会怎样，那些完全不在我的计划里，但是现在这支船队将会为我和我的公司创造巨大的财富。我必须建立新的附属公司才能让我的计划顺利实施。在金钱面前，没有几个人会视而不见，而我只不过是想获得最大的收益。

附属公司的筹建不是朝夕之间能完成的，我需要弄清楚这些公司的具体需要以及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发行比例。考虑到种种因素后，我认为国际航运与商务贸易公司至少要保留51%的普通股，优先股和剩下的49%的普通股会留给那些供货商、生产厂家以及进出口的贸易公司等，还会拿出一部分售卖给公众，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让所有股票成功发行。

关于这些公司想要出租船只应该怎样计算的问题，我也考虑到了，我会制定一个标准，以每年15美元的载重量吨位收取费用，获得的这些租金将交给国际航运与商贸公司。如果市场运营顺畅的情况下，我的这家公司将会收获不菲。

这些数据全部是以船只的载重量吨位计算得来的，整个船只的载重量吨位为1000万吨，若是我的国际船舶与贸易公司向查尔斯·庞兹公司租赁船只，按照年计算的情况下，每年每载重量吨位将支付8美元，中途经过国际船舶与贸易公司再次租赁后，每年每载重量吨位将达到15美元。这个过程获得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我经过了非常细致的计算，只要交易顺利就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由此看来，我所开设的附属公司，每年将会为每艘载重量吨位为1万的船只花费15万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整艘船只的经费我也无法提前得知。毫不夸张地说，一艘船只最多能绕着地球环行4次，这不是保守估算，是最大的上限了，折合成8万吨的货物还是比较乐观的。

为了得到一个比较接近的结果，假设每载重吨位的经营费用为8美元，那么每吨的运营费用总额将是10美元，而这个数据也只是其他船只的一半。已经算是比较适当的价位了，我始终坚信我的船只一定会有市场。

为了让所有的东西都符合实际运营，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往返的船只空仓，我承诺每家分公司都可以独立使用他们租下的船只，必须强调这里说的是货船。若是不能独自经营船队的分公司，将由国际船舶与贸易公司代理经营。在这种情形下，实际所需要的经营费加上那些船只的租金，会按照具体的货物承载重量重新计算。我自认这是一个非常公正的计算方式，而且我会从中获得高额的利益。

为了更好地经营这些船只，我打算在客轮上设置专门的美国货品样品间，当客轮在行驶过程中，会有大批乘客在船只内走动，他们中间一定不乏喜欢购物者，或者说这里面有潜在消费者，像采购员或者售货员之类的人，我相信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定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这整个船只上的物品还可以出售给那些具有购买欲望的外国乘客。

当船只返回时，将会适当收取一些运费，这又是一个赚取金钱的途径，我将整个计划设计得十分缜密，无论是从细节还是整体看，这都是一个十分赚钱的机会。

显而易见，如果事情发展顺利，我将从中获取一大笔金钱。我还十分自信地认为，这个计划能让我摆脱公司所处的窘迫境地。其实大捞一笔财产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是想要通过这件事在美国航运行业树立威望，成为世人敬仰的对象。

我对美国满是热爱，不是嘴上说说，是像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深深爱着美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不代表我长时间离开家乡而忘却了自己的故乡，而是这片土地见证了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上的起起落落，我对这片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发自内心地留恋。

我在美国的所有证件都在期限内，和当地人口，还有那些生活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人们相比，我更像一个土著居民。尽管我遇到了非常多的苦难和挫折，还有常人不能忍受难熬的日子，但是我都一个人扛过来了。这里让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成长，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逐渐变成一个纵横在美国甚至世界金融圈的“大人物”，我仿佛得到了第二次成长.....

让我感到精神抖擞的事情是能看到美国国旗就在英国国旗的背后，虽然那个星条旗是那样若隐若现，但是那已经足够给人们带来希

望。我希望美国能够变成极其富有的国家，不论是金钱方面还是货物方面，我都渴望他们是丰富的。

Chapter 07 “圆梦美国”——终于踏上了铺满金子的马路？

当我把一件事当作毕生的事业之后，我便不会放弃它。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不仅我的心灵得到了历练，还积累了一些人脉。尽管有很多未知的危险，但我还是会抬头挺胸、大步向前。有人说我是疯狂的，这一点我不否认，只是没有人知道获得掌声的人远比鼓掌的人承担的更多。我为了让我的证券交易公司继续存活，到处奔走呼号，舆论的重压让我透不过气……

我始终相信只要自己能够越过荆棘丛生的荒芜，便可以看到令人回味的风景。当我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时，我就应该料到会有沉重的一击降落到我头上。我绞尽脑汁想要打破外界的传言，证实我的证券交易公司具备正常公司的业务能力，努力让别人相信我不是骗子，但是空头支票不论怎样都不会兑现，事实面前我仿佛还是一无所有。

适时收手就能为自己救赎？

人都是利益驱动的动物，当你遇到金钱的巨大诱惑时，难以回头，贪婪是悲剧的开端。

虽然身边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我还是打算收购航运局的船队。没过多久我的购买计划失败了，我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寻找愿意被我收购的银行。当时我的大脑里只有一个想法——挣到更多的钱，而且越多越好。我已经不能接受每天进账100万美元了，这点账目完全不能支撑我的“美国梦”，我像一只饥饿的狮子，四处寻找可供我捕食的猎物，最后伺机吞掉它们。

若想一天比一天赚到更多的钱，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开设办事处。那时我在英格兰地区，已经拥有了180名代理人和35家办事处，但是要想完成一项大事业，这些远远不够。有的办事处只有10个人左右，我需要继续拓展我的业务。

学院街上的办公室里我的主要代理人大概有50人，他们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焦头烂额。

最关键的是学院街异常拥挤，我只能雇用10多个警察前来帮忙调解，拥堵状况得到暂时的解决。但是，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那种状况若不是亲眼所见，一定不会相信有多么“壮观”，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总之看见那种摩肩接踵的现象，会让人有种揪心的感觉。

为了解决办公室的拥挤状况并且赚到更多的钱，我才决定开设办事处。这是短时间内最有效的办法，我立刻通知了波士顿的那些代理人，让他们在波士顿地区立即开设分支机构，一方面可以解决办公室拥堵的现状，另一方面可以掌控时局获取更大的收益，此举真的是一箭双雕。

所有的计划按照预期的那样实施了，我又将注意力转向了银行。其实我已经在很多家大银行有了巨额存款，像在劳伦斯信托银行有150万美元的存款，在莱克星顿信托公司有15万美元存款，还有曼彻斯特国家商业银行、文索基特国民银行，都有不少存款。除此之外，很多小型银行我也有5万~10万美元不等的存款。

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收购上面提到的所有银行。为了更好地完成收购，我打算亲自登门造访，因为我想要掌控银行的主要股权，商谈的最坏的结果无非是直接被拒，那么我将直接取回在银行的存款。我相信没有哪家银行会和我抗衡，它们一定会为自身的生存考虑。

银行一定不会愚蠢到让大储户取回资金的地步，正常情况下银行会因为资金的撤回产生重大影响，我对自己的方案有十足的把握。早先我为了提高自己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存款额度，还发起了一场激烈的竞赛，虽然只是一个小规模的竞赛，但已经让银行吃不消了，所以我决定继续对银行发起猛烈的攻击，让它再次受到冲击，这样势必还会引起一阵恐慌。

一般情况下，正常的储户不会得到公正的对待。当时正在汉诺威信托公司召开的董事会议上，我的大脑开始疯狂地转动，小储户的利益被董事会掌握着，董事会的有些成员便会在这里面暗动手脚。其实完全可以把董事会比喻成窃贼，他们不用像储户一样承担风险，而是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收益。

我的所有心思都不在会议上，我开始筹划一个新的方案，我希望银行可以有一次巨大的变革。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起身对其他的董事发表了我的看法。

“各位先生，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大家可以投票表决。”我说：“委员会对储户在银行的所有存款都享有控制权，有时我们可以正确选择，有时我们难以抉择。当我们慎重选择获得成功后，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股票分红，假设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失误了，就会造成巨大的财政损失。所有的风险都由他们承担着，损失的也是他们自己的存款。”

“相反的，当所有事情都顺利的时候，银行会获得比他们高出好几倍的利益，而他们每年最多只能获得4%的利息。为了公平起见，我建议董事会的成员所获得的利息改为7%。银行和储户之间应该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每年都从银行的纯收益里拿出相应的钱给储户以及各个股东。简言之，我十分支持银行行业的利润按照比例分成。”

“我非常清楚这样的措施应该是一次历史性的改革，我必须承认它是绝对公平的。我希望接下来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可以得到你们的赞成。第一，汉诺威信托公司是否应该率先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革；第二，查尔斯·庞兹是否可以将此次会议的提议向各大媒体透露呢？”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我的两个提议都得到了委员会的认可。为了让整个事件可以顺利发展，我特意询问了我的法律顾问，我的很多决定都是在经过他的建议之后才正式执行的，他是让人信赖的律师。和他讨论完，我们商量召开一次金融界的记者招待会，最后经过综合考虑把见面地点定在了杨格酒店。

等各个报社的记者安顿好以后，我把自己的提议转述给了他们。所有人听完我的陈述之后都是一脸冷漠，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从他们的沉默中能够得知，他们对我的建议万分担忧，不敢轻易尝试这样的计划。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计划一旦实行会扰乱原有的银行体系，记者发布会结束后，我就已经知道了最后的结果，他们的表情出卖了自己。果不其然，第二天我便接到了通知，他们告诉我说，经过和主编协商后，决定放弃帮助我公开这项提议。我想他们一定会后悔的，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所以他们终会为他们的行为埋单……

我决定自己公开这个极富挑战性的计划，我打算成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宣传处，然后雇用人力给新西兰地区的各个银行储户分发传单，这是最有效的宣传方式。

有人提醒我说，这个过程会花费很多资金，但是我完全可以为了这个计划拿出100万美元。

我开始自行将这个计划进行宣传，首先和我的顾问讨论了一下详细的流程，经过一番争论后，一致决定雇佣一个有能力的宣传经理，与此同时我支付给我的法律顾问7000美元，让他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段进行宣传，这些费用我已经估算过，完全可以负担他在整个过程中的所有开销。

一切都按照计划正常地进行着，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应该都收到了我发放的传单，主要是想让他们尽快得知我的提议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我觉得每个人都能了解到我计划的意图，对于极力反对这项计划的银行已经被我列入了收购的名单上，致命的是银行还会受到储户的各种攻击和排斥，这些银行将会迎来一场互相排挤的浪潮，它们很难长时间承受各个储户的挤兑，不出意外的话，它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直接破产关门，要么被我收购。

“孪生”公司阻碍了庞兹先生的钱路

在这场收购进行的同时，还有一家“老殖民地外汇公司”也在进行某项活动，而且我对他们的机构非常感兴趣。这家公司的开创者曾向我寻求帮助，他们对外宣称和我的证券交易公司性质一样，而且顺利获得了外界的信任，但是事情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不能站出来指责他们，那样我会被人们认为是在招惹是非，而且我会被人们当成骗子。

正因如此，我只能屈服于这家公司，他们和我的公司运营模式简直像照镜子，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公司名称不一样。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更看重自己的收益，而不是公司的名字。那些把钱投资给我“兄弟”公司的人普遍认为，他们是把自己的资金放进了我的公司里。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并未对我的公司盈亏情况产生任何

干扰，但是他们非常容易引起政府的注意，只是他们还未察觉。当他们暴露的时候，那么我离曝光也不远了。

很久之前，我就跟他们说过，确切地说是我威胁过他们，让他们尽快收手，但是并未奏效。他们忽略我的做法，其实是在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上，这样做极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引火烧身。最可笑的是，他们的办公室和我同一个楼层，还对外宣称和我们同属于一家公司，当有投资者来的时候，他们便把人直接从办公司门口拉到他们公司，这样我的投资人少了很多。

我对此非常反感，我决定不惜代价让他们受到惩罚。我花费高额资金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24小时盯着老殖民地外汇公司的任何一位相关人员。

我打电话跟那位私家侦探所在公司的经理穆雷沟通说：“希望你们可以找到所有和他们有关联的东西，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哪怕出国都可以。要一直跟踪着他们不要遗漏任何细节，然后每天都要给我一份反馈报告。同时，准备一份报告的副本交给地方检察官，钱的问题不用顾虑，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希望你们可以找到让他们蹲监狱的证据。”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没有任何适当的理由阻止他们，但是他们的存在对我的公司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我毫不畏惧政府机构会有什么措施，尽管我的所有行为不完全合法，但是他们在经济上给我带来的亏损让我对他们厌恶至极。

我自认自己的做法是巧妙的，我并非故意触碰法律或者道德的边缘，我曾想过尽快收手，不要损害他人的利益，但是遇到这家极为相似的公司之后，我的金盆洗手的想法渐渐消失了。

证券交易公司就像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其实我极力想要跳出这个圈子，虽然我的做法不能让人理解，但是我只想尽快达到目的，规定和道德已经被我抛之脑后了。自始至终我都无法忍受这样如法炮制的公司，走上和法律打擦边球的道路的主要原因是老殖民地外汇公司，他们让我的投资人和公司有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处理完私家侦探和老殖民地外汇公司的事情后，我重新和法律顾问、宣传经理进行了讨论，他们告诉我，自行宣传的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但是一切真的如此吗？假设某一天你得了重病，自己非常清楚已经被判了死刑，但是医生和护士依然会笑嘻嘻地对你说，情况大有好转，恢复得很好，医生和护士的话你会相信吗？若是真的信了，可能离天堂也不远了。其实宣传一事怎样发展，我心中早有预料。

当我听取了马斯特斯的建议后，我便委托他帮我进行报纸宣传，他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一直都觉得我所下达的命令或者计划会被快速执行，可是有些事情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

没过多久，我便收到了马斯特斯的回复，他跟我说：“庞兹先生，《波士顿邮报》答应给贵公司进行宣传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幻想着自己的计划马上就要完成了。

1920年7月24日，恰好是礼拜六，一篇非常令人震撼的文章出现在《波士顿邮报》上，内容非常符合我的心意。我想人们会在礼拜六前往宁静的乡下或者阳光明媚的沙滩，但是那个礼拜六与以往不同，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学院街27号！毫不夸张地说是所有人都在！整个波士顿有200多万人都在那里！可能只是粗略地计算，但是看上去真的人山人海。

在礼拜天的时候，《波士顿邮报》竟然在报纸上留出来更大的版面给我，能获得两个版面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其他与《波士顿邮报》地位相当的报纸也涌入竞争的行列，像《波士顿先驱报》《波士顿环球报》《广告日报》等，不仅仅把头版留给我的计划，而是通版都在介绍我的证券交易公司。由此一来，我变成了人们眼中的名人，学院街乃至华尔街的大人物。

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礼拜天应该是非常惬意的休息日。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天变得异常忙碌。太阳还未升起，电话已经打到占线，电报已经被堆满。致电和来信来自各行各业，每个人都按捺不住自己的窥私欲，他们想要认识真实的我，以及我是怎样变成百万富翁的？

梦想触手可及，1500万美金变成了现实

当我看到其中的祝贺信时，感觉自己快能和竞选总统相比肩了。除了电话和信函之外，还会有人登门造访，每天会见的那些人可能要超过在波士顿人群集中时候的3倍。我公司所在的楼底下，远比福特汽车公司半年所制造的汽车还要多，找我拍照合影的人早就超过了好莱坞明星的粉丝数目，这就是我最忙碌的一个礼拜天，在我看来这天我并没有做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此后的一周内，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信件和电话，公司的门槛也快被踏破了，这些事情已经成为日常。让人惊讶的是，各大报纸的报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我和我公司的简介，而是进行夸大和捏造事件，我对此无话可说。当我驾车行驶过学院街的时候，总会有人蜂拥而来，那个场面难以用语言形容……

道路已经变得水泄不通，当时我和市长的待遇一样，整个波士顿只有我们两人的车可以开进学院街，整条街像大型的粉丝见面会。

为了让整个学院街还能像往常一样，政府派了6名骑着马的警察在奈尔斯大楼附近执勤，此外还有40多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大楼内部维持日常秩序。前来的投资者自觉排成了4条长队，加起来可以绕学院街好几圈了。他们的队伍从走廊、楼梯口、各个通道一直排到我的证券交易公司门口，场面十分壮观。

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人类最致命的弱点——贪欲。空气中满是欲望和紧张，他们紧紧攥着钱，挥动着自己的拳头，我从这些微动作中便知道了他们内心那种对暴富的渴望，对金钱的狂热感。他们的神情出卖了自己，原本的冷静和底线早已被欲望吞噬了，那种莽撞和从众的行为被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们的行为极易受到他人的误导，心理也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一切的根源终是自己被欲望缠身了。

我下车的时候就被这个现象吸引了，至今都不会忘记那个轰动一时的场面。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他们争相膜拜的对象，是他们逐梦路上的引导者，是他们心中的超级英雄。我是他们的幸运神，是一个时代金融界的开创者，我是一个可以从身无分文摇身一变成资产过千万的“魔术师”，我是一个新领域的开拓者，在他们眼中，我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

这样令人震惊的场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对我来说无非意味着我的计划成功了，我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出现在学院街上数以千计的人，都是我的潜在投资者，我想他们一定会疯狂地把钱投资给我，而我掌握着他们是否需要他们投资的主动权，只要能够接触到我，他们手中的钱就会直接存进我的公司，他们甚至会把毕生的积蓄都给我。我将马上完成我的“美国梦”，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曙光！

到了礼拜一早上，我的证券交易公司累计现金存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额。在学院街能在短短三个小时内就进账100万美元的，当属我的那一处办公室。毫不夸张地说，波士顿的所有银行在同样的时间

里都不会有我这样的收益。虽然我对其他的办事处并不清楚，但是每个办事处都涌现了大批疯狂的投资者。

至今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来投资的人有3000人以上，通过统计发现，他们所有人手上所持有的我的证券交易公司的票据达到了1500万美元！我感觉自己成了人生赢家，不禁感慨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真的豪气。我只是用一张6美分的国际回邮代金券，便成功吸引到他们拿出千万资金投给我，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人们受到了金钱的诱惑纷纷拿出自己的家当，幻想着自己可以资产过万，哪怕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其他的东西，他们也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资我的证券交易公司，而我肆无忌惮地向金融界直播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盛况。我让梦想变成了现实，这1500万美元便是最后的成果！

接受调查前的插曲

天时地利人和，我手中的那些国际回邮代金券已经全部出售出去了，而且还有一笔不菲的收益。其实在任何地方购买一张6美分的邮品都不困难，更何况我现在拥有1500万美元。我需要做的是将那些国际回邮代金券一直都能卖出去。

我只能说现状还是比较顺利的，至少看起来所获得的利润是不断上升的。穿过学院街，下了车之后，我趾高气扬地走进办公室，简单处理了一些要紧工作，不出10分钟，我便离开办公室去了汉诺威信托办公室。

到达那里之后，银行经理不在办公室，我拿起早上的报纸慢慢阅读起来。从《波士顿邮报》的新闻中，我发现情况形势已经糟糕透顶

了。

几乎所有报纸都将苗头指向了政府，批判政府官员不作为。这些媒体十分狡猾，表面上看他们没有公开指责我有欺骗行为，但是他们用极为夸张的措辞描写，间接凸显了政府官员的不认真检查，并以此揭露我的欺诈行径。

形势越发严峻，公职人员被各大媒体推向了事件的风口浪尖，一般情况下公职人员会变得异常偏激，他们不会在这种民意的刺激下保持镇静，他们更不会担心自己所有行为会造成何种影响，哪怕酿成大错，他们也不会放在心上。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就算触犯法律、滥用权力也不会站出来澄清事实，他们会因为那种铺天盖地的报道而失去控制，最后事件只会越搞越大。

在我阅读新闻的时候，联想到上面的画面会让人毛骨悚然。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有人对我提出诉讼，这种不清楚是什么类型的诉讼可能会给我的证券交易公司造成威胁，甚至会让我面临歇业的危险。但是我不会就此收手，我会奋斗到底，迫在眉睫，我转身拨通了电话。

在这紧要的关头，我只能命令接线员告诉美国联邦检察官还有州检察官，我想要和他们进行一次会谈，如果接线员联系到了他们就立刻给我回电话。

最先回复我电话的是美国联邦检察官，我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

我接到电话后立刻说：“先生您好，我想，你应该看到了最近一周的那些报纸了吧？”

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是的，今天早上的时候已经看到了。”

我继续向他说：“那些报纸大篇幅地批评政府官员，说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负责，在我看来这样是非常不公平的，我感觉他们这样做另有目的，他们的所有指责都像是指桑骂槐。这种间接报道事件的方式让我觉得非常厌烦，我期待着您可以介入调查此事。此外，我还希望可以召开一次会议，最好能让司法部部长和检察官代表出席。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调查清楚整个事件，请问，您是否愿意参加呢？”

美国联邦检察官说：“好的，我会参加的。”

我只用了几句话就让他爽快地答应了，随后美国州检察官让人传话给我说，具体的事宜去他办公室详谈。

“我不能参加这样的会议，准确说是我不太适合出席类似的场合。”司法部部长如是说。我来到他的办公室之后，竟然听到了这样的回复。

我立刻辩驳说：“司法部部长，我知道您很忙，我也很忙，但是我们不会是一整天都在开会。我这样做是为当局的形式考虑，希望您也能拿出对时局的重视。您一定十分清楚，没有人可以未经我的许可对此事件进行任何调查。”

时间过去了很久，我根本无法说服他，在我马上就要说出不礼貌性的辩论话语时，他竟然打破了这份尴尬。

在我争论之后，他问我说：“会议大约安排在什么时候？”

我一脸惊讶地回答他说：“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我会在协调完各个部门之后联系您。”至今我都没有清楚他为何不愿展开调查。

他对我说：“那我等你的消息。”

他一定猜不到我会让他等很长时间，我和他的交谈感觉非常不自在，一副让人讨厌的嘴脸，多等些时间也无妨。这种白等的滋味，想必他此生都不愿意有第二次了。

我开始仔细琢磨整件事，我会按照我的约定将这件事情调查完，重中之重就是此次调查一定不能暴露了我的真实面目，又要给当局和政府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次调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暗示自己：我一定不能掉以轻心。深思熟虑之后，我想到了一个看起来比较万全的方法。

胜利的天平最终还是向庞兹先生倾斜了

刻不容缓，我立刻驾车前往法院，见到地方检察官后我向他说明了整个事情，并跟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我和他是第一次见面，我并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人，只是当我跟他说我的想法的时候，他一直板着脸，十分不情愿的样子。

他非常不高兴地说：“别人都说，我前段时间去你的证券交易公司注册投资了2万美元。我非常想去调查你公司的经营状况，外界到现在还觉得我参与了你的证券交易公司的投资。”

我非常赞同他的说法，并对他说：“法官先生，是的。每个投资者都应该享有知情权，您可以随时随地来我公司调查。但是，您并不是我公司的投资者，所以这件事您应该不会有什么兴趣吧！”

他默不作声了，我接着争论说：“就目前状况来看，在您管辖的区域中应该没有任何人的利益受损，我猜您在最近这段时间里也没有接到居民的投诉，这种情况下您不能采取任何调查行动。”

他说：“是的，但是各家报纸都在公开报道你的事情，这样的暗示已经非常明显了，你的证券交易公司存在一定的欺诈行为。”

我辩驳说：“如果真的像那些报纸上说的那样，我觉得您会为我今天的到来感到高兴，我主动建议您调查我还有我的证券交易公司。”

他带着些许怨气说：“难道这就是你今天来法院的主要意图？”

我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不然我为何要来这里呢？我的目的就是希望您可以介入调查此事，不然我现在应该去律师事务所，然后在法庭上和您对抗。”

他用一种十分平静的语气对我说：“若正如你所说，我会听取你的建议，那你有什么建议呢？”

听到他开始松口后，我便对他说：“我愿意为你们提供一个调查我的机会，然后向外界那些质疑者表明我到底有没有债务的偿还能力。政府现在关注的焦点是我究竟能不能还清公司的债务。”

他带着怀疑的神态问我：“你怎样证实你说的这些呢？”

我非常淡然地解释说：“这个您不必担心，可以选择一位能让所有政府官员都满意的审计员进行调查、评估，然后参加我要举行的会议，这个过程我会随时接受调查，并配合他们完成。”

他又问道：“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允许那个审计员翻查你的账簿吗？”

“只要需要，我会向他们提供我公司的所有账簿，像文件、各项记录，只要能做出最后的评估，我愿意接受所有的调查。”

他非常不解地问道：“怎样才能证实你是否具有偿还能力呢？”

我见状只能说：“我会参与到调查中，在他们核查完我的债务情况之后，我会将自己的财产公之于众，您意下如何呢？”

他好像默认了这件事，再次问我说：“那么这位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审计员，应该如何筛选呢？让什么样的人负责审计员的挑选呢？”

“关于您的问题我并不关心，您可以和其他官员一起选择。我只是想让审计员明白这次调查的主要意义，不是个人关注的问题，而是所有官员所关心的焦点事件。”

他迟疑了几秒，立刻反问道：“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回答他说：“来这里之前，我已经和司法部部长在电话里沟通过，他表示想要单独调查此事，我会选择相信他。”

他又说：“在我看来不妨进行一次联合调查。”

我反问道：“美国助理检察官也曾表示过同样的观点，假如说司法部部长不能接受大部分人的观点，那么他就要承担多半的风险，事实就是这样。”

通过一番“挣扎”“较量”，我自认为这是最佳的扰乱他人计划的时机，也是表明自己立场的关键时刻。

我立马对他说：“阁下，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我在接受调查期间还发行票据，那么对审计员来说很难精准进行评估。”

从他的表情中便可以知道他默认了我的说法，“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可以在接受调查期间不进行债券发行。”他说。

我点点头表示认同，接着说：“我觉得自己可以停止发行债券，我并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我有利，但是这个建议非常诱人，我可以借

此给媒体一记沉重的耳光。”

他依旧有些怀疑地问我：“你真的会在接受调查期间暂时停止债券的发行？还是随时都可以？”

我非常坚定地回答说：“现在就可以，阁下，我可以借用一下您的电话吗？”

他说：“当然了，请自便。”

我拨通了自己办公室的电话，我的秘书——梅利小姐，办事效率一向都非常高，她很快便接通了电话。

我立刻对她说：“梅利小姐，按照我的要求传达下去，从现在开始停止所有的证券交易业务，具体的事宜再等我通知后行事。打完电话你安排人去公司门口张贴告示，给代理商以及分代理商打电话或者发电报，务必按照我的指示进行。和平常一样，投资者的那些到期的票据必须成本和利息全部结算完，至于那些没有到期的票据就舍弃利息。”

我挂掉了梅利小姐的电话，我想这样的说法已经足够让那位地方检察官信服。

他对我说：“庞兹先生，非常抱歉，是我错怪了你，从你踏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曲解了你的意思。现在我被你的直率和坦诚深深打动了，我完全相信你做的事情都是值得信赖的事情，感谢你能协助我的工作，我十分坦诚地向你保证，不是必要的时刻，我一定不会给你招惹麻烦。”

我的计谋得逞了，我跟他告别之后，又去了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办公室，跟他说了所有的事情，从他的神情中我感觉他应该认可了我的

做法。

他对我说：“我会尽快找时间和地方检察官商议此事，然后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审计员的事情。”

听完他的说辞，我觉得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我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前往下一个地点——州议会所在地，如果计算没有出错的话，司法部部长已经等了我将近四个小时了。前去的路途中我一直都在思考整个事情，重要的是办公室的事情还没有交代完。

当我把暂时拒绝接受投资者的消息放出去以后，引起了一场大的混乱。很多投资者开始有撤回资金的念头，这里像被人捅开的马蜂窝，已经乱成一团了。我猜第二天早上会有更多的人挤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无非是想撤回自己的资金。

1500万美元的暂停键被按下了吗？

在学院街停下车，我走到办公室门口，正好遇到一位公司职员，他对我说：“值班的警察已经被撤回了。”

听完他的话，我顿时火冒三丈，走进办公室立刻拨通了警察局长的电话，但是我并没有联系到他。经过协调，我联系到了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和他交谈中我得知警察在这里维持秩序触犯了法律，所以警察局才把值班的警察撤回了。

我十分气愤地对他说：“这件事情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假设我是一个罪犯，警察都会保护我的人身安全。而现在的情况是我并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依法偿还债务，而警察和法律竟然拒绝为我提供保护，这简直是无理取闹。现在请你转达给你们局长，我完全不需要他们派警察保护我，因为我可以自行组建一支团队。”

听到我这样如此嚣张的说辞，想必那些被撤走的警察一定在心中默默祈祷：办公室门口会发生暴乱，然后他们借机向政府递交申请，恳请政府让他们加入并维持日常的秩序。我不知道谁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但是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能够让他们做出这种不耻行为的源头一定是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我为此深感痛心。

当我把这些棘手的事情全部安排妥当之后，我才去拜访等候我多时的司法部部长。

为了防止事情出现纰漏，我叫上了自己的律师，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将面临的一定是一场紧张的较量，而且一定不只是两个人的谈判。果不其然，当我踏进司法部部长办公室的时候，进门便看见了一个可以坐下6个人的大会议桌，大概是给助手或者会议的速记员准备的，我扫视了整个房间，发现除了死刑执行员，其他人都在场。

让我沾沾自喜的是这群人中，没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感觉他们完全不是我的对手。

会议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在整个会议过程中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煎熬或者痛苦。我像一个大型演说家，台下坐着的都是一些愚蠢的听众，他们的反应能力比平常人更加迟缓，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和他们演戏。只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是他们当中竟然有人对我一无所知，尽管在会议室坐着，好像灵魂早已去了九霄云外。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察觉，一群无知愚笨的人啊！其实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福分！

这应该是我经历过的最漫长的会议。暮色降临了，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我用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回顾了一天发生的这些事情，我庆幸整个事件的主动权在我手上，美国助理检察官告诉我，他们已经寻找到一位著名的会计——埃德温·L·普莱德，作为此次调查的审计员，

他可以快速准确地整理出我的账单，而且地方检察官也对外宣布了他们接受并承认普莱德的调查结果。

那个讨厌的家伙——司法部部长，应该会受到冷落和排挤，而且他在这期间做事应该会谨慎小心，至少不会给我带来麻烦。那两位地方检察官已经表明了立场，和我统一了战线。如此一来，那个司法部部长不会有胜算的可能，不论在群众这方面还是在法庭上，他都将失败。

尽管整个局面都在我的掌控中，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无法还清债务。这一点只有我自己知道，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只是所有人都会在不久之后知道这件事。

其实这些也不用我担忧，我故意制造的这场排挤风波实则是在帮助我自己。哪怕每天让我上缴罚款50万美元，以我现在的账号资金来看，支撑两个礼拜完全不在话下。实际上我每天只需要支出25万美元左右，照此计算我的资金可以维持这种状况将近一个月。

这场挤兑风暴可以让那些胆小谨慎的投资者失去耐心，我猜测他们会在票据未到期的时候抽回自己的资金，由此我便可以不用支付他们利息，然后成功赎回我开出去的那些票据。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有人想要拿回本金就可以帮我省掉一半的利息，这何尝不是一种两全的办法呢？

通过账单大致计算了我的债务情况，当时已经达到了1500万美元，扣除掉5000美元的利息，我的总资产大约是800万美元，这样看来我需要填补上剩下的那700万美元的空缺。加上那些未到期便要退回的票据，我大概会收回1200万美元的票据，至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减少400万美元的债务。我不禁松了一口气，我只剩下300万美元的债务了。

我认为我手中还有至关重要的一张牌没有使用，就是汉诺威信托公司。据我了解，我可以从这家银行拿到至少500万美元的有价值的证券，以及他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尽管这些都不属于我，但是我确定自己可以拿到。

汉诺威信托公司和美国检察官的办公室只隔着半个街区。我思考了很久，决定在美国检察官的办公室和那位审计员进行账单核对，当他经过审计发现问题的时候，或者说要宣布我的公司一直是负债状态时，我便带着所有的账单、收据等和他对峙。

假设我要前去美国检察官的办公室，我会在路上专门去一趟汉诺威信托公司，通过自己的人脉，从这家银行拿到可以证明我的财产状况的票据，或者现金之类的东西，然后填补上我的资金空缺。

我已经估算完了整个对账单的时间，一定不会超过1个小时，所以只要我能在这段时间里把取走的东西再放回去，就不会露出马脚，更不会引起他人的质疑。

若是所有的事情都如我想象中那样顺利，所有的调查、质疑，都会在那一刻戛然而止，政府定将承认和证实我的公司确实有偿还能力。在得到政府的肯定之后，我会继续展开我的计划，将我的证券公司的业务拉上“正轨”。

我将所有的可能性全部考虑了一遍，我向来不是一个容易被击败的人，在未来的三五天内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机警，政府和各家报社都在盯着我，他们一定希望借此让我倒下。

奇迹都在下一秒，不要过早否定

当事情快要发展到高潮的时候，总会有很多意外发生。一位律师在第二天的时候，向法院递交了一张禁止令，而这位律师正是受在我公司持有500美元票据的一位投资人的委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此种做法非常不合理。

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我不惜用10倍的代价解决这件事，我用各种方式找遍了所有在波士顿地区的投资者，想要解决这件事。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找到他，也没有办法联系他的律师，我只能让自己的律师——萨姆·拜伦出庭平息这件事。

其实，最初我打算让丹·科克利在法庭上驳回那位投资者的请求，因为他是一个能言善辩、头脑灵活的人，而且他还能帮我对付那些州议会的人。

我很荣幸能和丹·科克利成为好朋友，我觉得他给我的建议算是最好的。我和他一起处理事情的时候，发现他十分机智敏捷，我们能够一起奋战是一件愉悦的事情。我们所要对抗的这个机构非常强大，里面的每个人都是资深的海盗，他们光鲜亮丽是出于手上的权力，他们生活得舒适安逸完全是因为他们甘愿在金钱面前卑躬屈膝。

对于那个委托律师向法院上交禁令的投资人，让我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都没有找到他。就在我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他竟然十分慌乱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发现他十分焦虑，并带着一丝哀怨的口吻告诉我说：“当时我在《波士顿邮报》的公告栏上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看上去心烦意乱，而且心中压抑着一股愤怒。

我向他解释了这个事情的经过，他好像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他用一种十分愧疚的语气说：“我是被迷惑了，迫不得已才找律师呈交了那张禁令。”

听他说完，我立即冲向律师的办公室，拿出信纸让那位投资人签署了一份承诺书，随后我便收到了那位律师撤回禁令的消息，这件事情暂时得到了解决。

这次的挤兑风潮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差不多在一个小时里会签发将近200张票据，我在公司忙得团团转，普莱德也同样忙碌，我所签发的票据都由他列出清单。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外地银行的票据清单逐渐减少，而汉诺威信托公司的资金慢慢累积起来了。这样做能够直接解决我要偿还的债务清单，这样他们会在汉诺威信托公司把手上的票据兑现。

这些人中，会有一部分人想要在汉诺威信托公司注册账户并把钱存进去，这就是我的解决方案，一个存钱罐里的钱拿到了另一个存钱罐中。

我已经惹祸上身了，波士顿的很多家记者死死盯着我。他们时刻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一旦我有什么动静就能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我变得更加谨慎。当时有一位本地的记者像影子般跟着我，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立刻做文章。但是他同行的出现让我有些惶恐，应该是一家地方财务小报的记者，竟然对我展开了骂战，我实在不能忍受。

那个地方财务记者竟然大版面的报道我，比其他的报道力度还要大。其实他的报道已经对我造成了人身攻击，他唯一出现的纰漏就是没有事先找一个律师，以至于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我借机向他进行了猛烈攻击。我让我的律师起诉他并索要500万美元的费用，这些远远不够，我请求法院可以扣押他的所有资产。他

有一座自己的乳牛场，当下达扣押财产执行后，他的奶牛将不会产出牛奶，而且他的账户也被冻结了。

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沉睡了，一份来自纽约的电报唤醒了那个死气沉沉的季节。这份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说，有位名叫约瑟夫·赫尔曼的人想要找我合作，这份信件让这个事件有了转机。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约瑟夫·赫尔曼的电话，他说自己已经到达了波士顿，希望我们可以在帕克大厦约谈。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帕克大厦，简单地问候和介绍之后，他告诉我，他是受到纽约和巴黎的几个大资本家的委托才过来的，他们想要收购我的证券交易公司。跟他的会谈十分简短，而且我对他的说法毫无兴趣，我不相信他的说法是真实的，但是我还是和他详细讨论了他们想要收购的事情，因为我非常想知道他们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对他说：“你对证券交易有多少了解？对我的公司现状了解吗？”

他回答我说：“我对你公司的了解只是局限于报纸上，证券交易没有太多涉猎。”

我接着对他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告诉你我公司的现状，目前所有的资金都是现金，债务的形式是票据，这是公司传统的运营方式。若是我偿还完所有债务，那么剩下的钱就全部是属于我的利润。除此之外，办公室里有着上好的家具和办公用品，还有附属的设置，加上所有投资者的名单以及详尽的邮寄名单。这些你们真的打算收购吗？”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的，这正是我们想要收购的。”

我接着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计算这些小物件了，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当成附赠品给你们，我必须要问你们会拿出多少钱来收购我们公司呢？”

他从容地说道：“我们会先听你的报价，然后尽最大可能地满足你的要求。”

他所说的一切让我顿时难以接受，我不确定他的说法值不值得信赖，但是心底有个声音一直在说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我只能说一个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价格，试探一下他们真正的底细。

我脱口而出：“1000万美元。”

他并没有因此感到震惊，非常平静地对我说：“就我个人而言，会接受你的报价。但是你要知道，这笔钱不是小数目，我会把你的话传达给那两位合伙人，然后约定时间和你详谈。请问后天你是否有空呢？我们可以在上午的9点到10点进行详谈，地点定在科普利酒店如何？”

我回答说：“好的，我会准时赴约。但是，你们必须要支付现金，若是没有按照约定进行，那我还会提高收购价格。”

是真实收购？还是另有他因？

虽然心中有些忐忑，但我还是按时赴约了。见面后便直奔主题，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而且得知他们早已准备好了现金。有传言说他们是靠一位大银行家的支持，这种无法证实的事情，我不敢相信。但是我对他们的收购行为还是感到十分怀疑，总感觉像一场大阴谋，为了保全自己，我在制定条款的时候动了一些手脚。

我非常不解地问道：“到现在我还没有想清楚你们的目的，到底为何要收购我的证券交易公司呢？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还是……我可以把公司卖给你们，但是我必须要保证我的投资者不会有经济上的损失，不会面临投资失败的风险，虽然是道德上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为他们的投资负责，所以我会选择正当的收购人。”

“先生，我现在对你们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熟悉，就算是彼此熟识了，但我还是不能相信你们，我希望你们可以在你们公司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给我，这样我才能放心地把公司卖给你们，你们可以不给我薪资也不用给我股份分红，我只是想要一个在公司工作的机会，让我知道你们的真实意图，若是没有违法等行为，我定会主动退出。”

“我答应你的请求。”赫尔曼代表自己和他的合伙人说。

这些人的做法让我有点慌张，在我提出的价格以及障碍面前丝毫没有退缩，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和我签署合同，而是选择改天再次会谈。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到底在密谋什么，只是一直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非常直白地说：“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进行会谈了，若是真的想要收购我的公司，只需要尽快安排律师拟定一份合同，只要双方达成一致，我签字即可。若是你们还需要商量，那么我希望你们给我一张支票，确保我们有继续合作的可能。我实在是太忙了，这种会谈不值得我去浪费时间，望你们见谅。”

其实这件事完全可以让我在外界舆论的攻击下脱身，但是我不想利用他们，或许我还是在意道德谴责，此后并没有人因为这件事而感激我。是我心中的执念让我深陷困境，可以说是我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钻了牛角尖。其实遇到海啸的时候，我们有办法逃生，那些救命稻草就在眼前，但是我没有伸手去抓它们，是我的偏执让我走到了尽头。

我想自己真的是目光短浅，当时有多少官员围绕在我身边，他们不断地向我伸出友好的双手，但是我直接避开了……

在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两位政府官员曾来拜访我，其中一位是《纽约日报》派来的代表，我在家中和他们进行了短暂会谈。

他们问候完，递给我几封证明信，希望我能慷慨解囊，为竞选活动提供赞助。

他们认为我至少会为他们的党派捐款1000美元，但是我十分豪爽地告诉他们自己可能会捐款100万美元。听到这个数字他们目瞪口呆，其实我早已知道他们之前曾想要算计我，我可以借此机会让他们停止对我的“谋害”。

我对他们说：“若想让我真正为你们捐钱，请把之前那些见不得天日的勾当都处理好了，否则不要跟我提赞助的问题。”

他们回答说：“庞兹先生，我们定会竭尽全力为你的问题做出努力，我们可否再约定时间谈一谈呢？”

我非常冷漠地说：“不必和我再约时间会谈了，若是你们处理好了，那就直接和莱韦罗尼法官谈一下吧，我会接受他的意见，你们不用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但是最后的选举结果让我大失所望，好像我所有的选择都在避开正确的结论。

追寻“美国梦”时遭遇滑铁卢

挤兑风潮还没有平息，我之前的想法又成了泡影，所有的投资者都在等待手中的票据到期，然后获得相应的利息。根本没有人会选择提前兑换，这种状态让我心慌意乱。

有趣的是波士顿报社的编辑应该不会想通，那位银行家是如何承受住这种挤兑狂潮的，可能他也不清楚整个事情。但是他并未罢手，而是选择向我发起猛烈攻击，最神奇的事情莫过于他竟然有了“战友”，其中有一位叫基亚拉能特，是我当年在蒙特利尔认识的。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向报社说我之前服刑的事情，这种消息只要被报道出来，对我简直是致命一击。

不出我所料，8月2号正值礼拜一，波士顿的报纸上就能以非常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了我破产的消息。这篇报道像“海啸”般席卷了整个波士顿地区，周围也掀起了一些浪潮，再次将挤兑风潮推上了高潮，我成了众矢之的，如果预算没有差错的情况下，我将会在3天内支出200万美元，这件事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在这种情形下，我不仅要处理挤兑风潮的后续事情，还要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地解决剩下的事情。其实我被所有人背叛了，确切说是被出卖了，我只能孤身一人与他们斗智斗勇。在金钱的驱使下，员工的忠诚显得无比昂贵，让人痛心的是我的一位职员竟然借机想要捞一笔钱财。

他的手段十分卑劣，他竟然使用虚假的姓名从公司开出票据，然后把伪造的发票和其他的票据混在一起，我们很难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做的就是票据和发票存根对照，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支付，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钱到底有多少，这样会造成一个巨大的财政漏洞。后来我计算了一下账单，这笔钱大约有25万美元。

始作俑者是他，还有剩下的员工进行着这种卑鄙的勾当，我粗略计算了那些伪造的数额比较小的票据，加起来最少也有10万美元。他们的手法非常简单，重复使用那些支付过的票据，经过他们手上的时候不会给那些票据做任何标记，但是所有的账单我都心知肚明。

他们的同伙大都是公司职员，或者是在我公司有过投资的亲朋好友，他们想方设法地修改了发票日期，提前拿走本金和50%的利息。

这种可耻的偷窃行为其实并没有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知道有人在背后偷我的钱财，而且会给我公司的财政造成威胁。我的银行账户面临着透支的风险，这是最严峻的事情，大致有500万美元流失，但是外界的情绪依旧非常高涨，挤兑风潮愈演愈烈……

直到第二个礼拜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安抚投资者，令人紧张的是到了礼拜五还没有把整个事件平息。波士顿的各家报社依旧在对我进行大肆报道，再次通过舆论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我突然变得惶恐起来，真正意识到我的处境十分危险了，应该算是我在美国最艰辛的时刻！

为了验证我曾在监狱吃过牢饭的事情，那家报社已经派了最能担任调查任务的人前去蒙特利尔，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必须承认只要那个家伙的消息得到证实，不仅是我的证券交易公司即将倒闭，我还会破产沦为人们眼中的骗子。

审计员莱昂德对我的调查还在进行中，我还是有十足的把握相信，他会证实我有支付能力，我觉得自己会成为最后的人生赢家。让所有的报社不再间接嘲讽我，让政府和所有的民众相信我，我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于蒙特利尔那边的调查，尽量在审计员宣布我的支付能力之后。这样我就能有充分的时间和理由解决所有的难题，希望一切都能顺利进行。

为了掌控整个局势，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了解那家报社记者在蒙特利尔的所有行踪。以我之前积累的人脉，完全可以追踪到那家编辑办公室的一举一动，当人们还没有看到早上的报纸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所有关于自己的新闻报道，但这些远远是不够的。

我想尽办法在报社发布新闻之前得知所有消息，这样我可以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有的事情都在进行中，我的处境还不算危险，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报社得到证实之前采取行动，这些都是预备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

关于我是怎样获得消息的呢？其实很简单，我的办法是提前拦截那位编辑从蒙特利尔发送的电报，凡是他与报社之间的所有通信我都会拦截下来，尤其是关于我的电报，在报社接收到之前，我手上便可以拿到电报内容的副本。不论他们什么时间进行联系，我都可以拿到信息，甚至说报社的电话也已经被我窃听了。这一定是一件非常神秘的事情，关于我如何办到的，这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里面牵涉到太多人了，我必须为他们保密。我以100万美元或者更高的价格买下一封电报，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斥巨资吧！

所有的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但是突然有一名参与此事调查的官员对我表现出恶狠狠的敌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激怒我，但是他一直在我身边诅咒我。对此我的员工对他产生了厌恶，想要驱赶他。我的一位助手信誓旦旦地说会让他从我的办公室里消失。

我的这位助手竟然在美国找到了一位持枪的歹徒，答应这名歹徒若是能将那位官员杀了，就会给他15000美元的薪酬。这是一笔非常高的费用，不论是何等身份的官员，这笔钱都足够了。但是在我看来，让这位成天惹人讨厌的官员去黄泉路完全不值这些钱。

这件事情我全权交给了我的那名助手处理，当事情安顿好之后，这位助手向我汇报了具体的情况，然后非常冷漠地喊着我去现场观看枪击。

我为此暴跳如雷，非常气愤地对他说：“我们一起处事这么久，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难道是一个杀人犯吗？而且你觉得我会赞同这种行为吗？若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定当亲手把你送去警局！恐怕是你不敢去做这件事情！”

他非常平静地对我说：“那个歹徒已经在准备了，他十分想要得到那笔钱。”

我跟他说：“你这样做无非是在给我添乱！简直是胡闹！”

他瞬间十分愧疚地对我说：“抱歉，庞兹先生，我以为自己是在帮你。”

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给我帮倒忙，我也不需要你这样的帮助。假设说哪位官员真的阻碍了我，我可以花费50万美元让他在波士顿甚至是美国待不下去。这件事情赶紧收手吧，马上让那个歹徒过来见我，我亲自处理这件事情。”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和那位歹徒进行了长谈，歹徒说我必须给他4500美元，他才会悄无声息地离开。为了不浪费时间，我给他签署了一张正规的票据，随便写了一个日期，只是为了更好地让这件事情得到解决。

不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人生历史上最无知的一次投资。应该没有人会为自己敌人的性命付出“代价”，即使那位官员得知了我的所有行为，依然不会感激我，而是继续追查我。

后来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们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他非常不礼貌地抓着我的衣襟，在我耳边说：“你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存在！”

我并没有为自己做出任何辩驳，而是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其实我从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后悔为他的投资，他的性命顶多值45美分，而我为他支付的财产远超过他对人们做出的贡献。但是站在道德的高度上，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葬送在我手上。

流动资金究竟去了哪里

我最苦恼的事情莫过于资金的流动，整个周末我都在四处寻找现金，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找到了50万美元的现金，加上股票和其他的资金，我将会筹集到100万美元，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了。

在这种急需用钱的时刻，我特别希望银行可以将我的所有存款折现，为了能够尽快拿到现金，我不惜四处奔走，最远去了纽约的大银行，但是都无疾而终。

我想到了唯一可以帮助我的人——汤姆·劳森，我打听到他的住址后，前去拜访他，他直接拒绝了我。想必是能力有限，抑或真的不愿意帮助我，我至今也不知道准确的原因。

我已经看不到整件事还有什么转折了，我能做的就是在那位审计员宣布我没有偿还能力之前把所有资金准备好。至于那位审计员会在何时宣布通告，无人知晓，可能是三五天之内，也可能会在几周过

后。我手上的那50万美元顶多能支撑我度过这周，我必须想办法筹备下周所需要的资金。

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汉诺威信托公司。我和他们的董事协商把存款全部折现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未直接答应我，而是让我开出18张支票，每张票据的面额为8万美元，除此之外还让我再开一张6万美元的票据。

我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帮我兑现了，事实上他们还要求我在支票上面签署假名，随便使用一位这家银行职员的名字，或者其他人的都可以。但是，我必须把这张票据作为抵押放在汉诺威信托公司，这样我便可以从银行拿到现金，把账目全部登记在我的账户名下，我想到现金问题便没有思考太多，按照他们的建议进行兑现事宜。

8月9日正值星期一，我带上这些票据总共拿到了45万美元，这个数目远超我的想象，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我大致计算过自己的账户没有这么多钱，而且那些外地支票早就兑现了，我手中的那45万美元也早就用完了。整个局面已经变得不可控制，银行也发现了一些端倪，银行经理开始宣布通知，说这种交易严重违反了与银行有关的法律条例，这种行为可能会触犯法规，但是也不一定，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其实我在那家银行有存款150万美元，但是银行经理拒绝了我全部提现的申请。如果说我从银行取走自己的存款是违法法律规定的，那么这样的条例确实让人费解。若是并未有这样的规定，那么银行经理的言论定是没有意义的。我只记得他强烈要求我把所有取走的现金全部退回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把我的那张存款票据变成三张面额较小的支票，分别换成2张50万美元和1张57000美元的支票，这样

便可以成功地将我所透支的那部分空缺填补上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不会再多想这样做是否合法了。

流动资金是维持公司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撑，但是我没有可以使用的资产。我不能在这时停止支票的签发，与此同时，我迫切希望在签发支票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一些资金，事实却不尽如人意。

我唯一寄予希望的汉诺威信托公司，接二连三拒绝了我的支票兑换。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我的投资者就表现出一副如坐针毡的样子，他们早在一个礼拜之前就联手聘请了一位律师，想要向法院对我提起诉讼，让法院宣布我已经破产的消息。现在他们终于要行动了，他们借此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时汉诺威信托公司更加坚定地拒绝了我所有支票的支付，而我的所有财产将全部交给美国法院处理。

我快要成为过街的老鼠了，各家报社时时刻刻盯着我，甚至有一位当地记者在半夜时候悄悄溜进了我的住宅。经历了这么多的大风大浪之后，我对这些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了。

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竟然拿着一张电报在我面前晃悠，故意不让我看见里面的内容，但是我早已知道那是蒙特利尔发来的电报，因为我先前看过了副本。

他在我面前炫耀说：“我已经掌握了你在蒙特利尔的所有证据，还有你在加拿大的犯罪证明。明天早上这个消息就会传遍整个波士顿地区，你还想要说些什么呢？”

我十分平静地对他说：“当然，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这些，但是我可以用自己的人格担保，你的记者生涯就此会画上句号，这份报纸将成为你发行的最后一份报纸！其实你非常清楚，你自己根本不敢去做这件事！”

我的猜测没有错，他并没有去揭露我，其实他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那个在蒙特利尔进行调查的人在电报中跟他说，不要草率行事，要等到查清我是不是和那个在蒙特利尔犯罪的人是同一个人，在这之前让他不要轻举妄动。其间，他们还要进行照片的核对，由此我便有一两天的缓冲时间，但是在事实面前终究是要惨败的。

报纸还没有刊登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自己宣告证券交易公司没有支付能力，即将面临破产的风险。

自己解决这件事情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方法，我立刻派人去请乔·托伊先生，然后找到了负责《波士顿档案》的一位编辑，为了保证事情能够顺利进行，我又找到了《波士顿邮报》的当地新闻记者，和他进行了一番交谈。

我对那位当地新闻记者说：“如果得到确切消息之后，报社想要进行报道的话，您可以第一时间报道这件事。”

他答应了我的请求，当事件开始浮出水面的时候，他确实按照我说的那样进行了报道，大概是8月11号的早上，我的事情被刊登在了《波士顿邮报》的头条的版面上。

事已至此，困扰我的事情变成了怎样证明我有偿还这些债务的能力，估计没多久那位审计员就会发出通告，说我没有支付和偿还能力。我似乎没有什么挣扎的余地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所有的现实。

我离开办公室去了汉诺威信托公司，把之前的可用存款全部取出，并让汉诺威信托公司抵押他们的财产，但是我被拒绝了，最后的希望在那一刻破灭了。

随后，汉诺威信托公司的经理有事情即将要宣布，听到这个消息，我匆忙去了汉诺威信托公司。眼前是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所有董事，他们正对着一位律师。

这位律师对他们说：“银行经理宣布关闭汉诺威信托公司。”

我冲上前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位律师告诉我说：“银行经理说银行现在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其中一位银行的董事打断了那位律师的话：“银行现状不好？据我得到的数据看，银行从未像最近两个月这样乐观，我们银行的存款同比增长了1倍。”

那位律师一时语塞，停顿片刻之后说：“或许您说的没有错，但是银行经理告诉我说你们银行的账户有不少不良存款记录。”

我没等到银行董事回答便开口说：“若是他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家银行根本没有所谓的不良存款，更没有不良贷款，醒醒吧！”

那位律师一脸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这样说？”

我面不改色地对他说：“不久之前，我和这家银行的董事进行过会谈，当时我已经收购了这家银行的控股权，而我接手了这家银行的贷款业务。我们在商讨过后还签署了一份协议，凡是银行经理遇到不良贷款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贷款写在我的账户名下。”

另外一名董事主动站出来证实了这件事，他说：“实不相瞒，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会议上都曾见过那份签署过的文件，我们银行经理也参与了整个会议。”

我抓住这次机会继续说道：“当时我提出购买汉诺威信托公司的控股权时，那位银行经理拍着胸脯对我说，这家银行的运营状况一直都很好，若是一切都像他所言，那么银行现在的运营状态应该比之前更好，你可以去州街告诉外边的那些人，到目前为止我在汉诺威信托公司的存款有100万美元，完全可以解决那些不良存款。”

那位律师似乎有些动摇，他对我说：“听你说完，我会去找他理论一番。”

他转身离开了，但是不出半个小时他又回来了。

我非常焦急地问道：“你见到那些人了吗？”

他说：“是的，见到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他们交涉的结果，问道：“他们怎么说？”

他回答我说：“他们也没跟我说什么，只是让我去找州长。”

我急切地问他说：“那你去见州长了吗？”

他说：“是的，我去了。他的原话说，让汉诺威信托公司立刻关闭。”

这对我来说无疑又是一盆冷水.....

梦想终究还是成了幻影

该降临的总是逃不掉的，我当天便收到消息说，汉诺威信托公司还是被迫停业了。

8月12日的早上，阳光照进房间，我呆坐在家中，我几乎彻夜未眠，眼前的所有事情让我彻底失去了挣扎的欲望。其实是我手无缚鸡之力了，只能任由事件发展，静观其变。这不是一场梦，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事件已经开始蔓延了，赫尔曼是第一个来家中“慰问”我的。我对他的到来感到十分意外，寒暄了几句之后，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随后拿出钢笔开始填写，最后把这张支票交给了我。

他对我说：“你手上的这张支票是在纽约由哈里曼银行开出来的。”

看到这张支票，我瞬间恢复了战斗力，那个被熄灭的火苗竟然要再次燃烧了。

我问赫尔曼说：“你跟这家银行有过联系吗？”

赫尔曼回答我说：“没有联系过，我们并不会因为中间出现的这些差错而改变主意。但是，现在必须告诉您，因为这个事件还在继续，所以我们必须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出决定，关于收购你证券交易公司的事情，随后会通知你。”

我十分想要反驳他，但我还是压制住心中的怒火，对他说：“好的，我明白了。”

其实我这样说的言外之意是想告诉他，我已经看穿了他们对这件事的恐惧、他们的犹豫不定，出于礼貌，我们还是闲谈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没过多久，我和赫尔曼还在交谈，然而我听到了电话铃声，是美国联邦检察官打来的，他只是十分着急地说：“庞兹先生，麻烦您赶紧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要紧事跟你说，必须要面谈。”

马上就到了普莱德公布调查结果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虽然我对结果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但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后，还是心急如焚。

我对赫尔曼说：“麻烦您稍微等我一下，我现在有要紧的事情要做。”

他回答我说：“可以，你先去忙吧，我在这里等着你。”

我立刻开车去了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办公室，一路上心情甚是忐忑，我还是希望能有些许改观.....

一路疾驰来到了美国检察官的办公室，敲门进去的时候，只看到了美国检察官和那位审计员，还有剩下的一两个人。仿佛空气都凝结着，一阵寒意迎面而来。

他们用一种十分冷酷的眼神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千古罪人。

这时美国检察官对着我说：“庞兹先生，你的财务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审计员的统计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你有700万美元的债务还未偿还，现在你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和勇气来偿还这些债务呢？”

这个数字的确让人触目惊心，和我自己的估算相差甚远。

我立即对他们说：“我的债务绝对没有700万美元，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不相信我的债务会有这么多，最多也只是这个数目的一半而已。”

我十分想要辩驳，但是我还是选择先听一下他们的具体说辞。

那位美国检察官继续说道：“庞兹先生，我认为你可以听一下审计员的调查结果，他即将要公布的数字，你应该更能接受。”

我非常坦诚地说：“是的，我会接受他要宣布的数字。我觉得审计员将要公布的数字，最少会比我估算的数目高出25万美元。无论如何，我都会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必须尊重他的调查，最后履行这项协议，我相信审计员会公布一个准确的结果。”

所有人都盯着我，那种眼神刺穿了人的心灵。我并未自己宣判“死刑”，最后疑似的幻想还是要坚持，哪怕这点希望十分微弱，也要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那位地方检察官朝我问道：“庞兹先生，你现在是否准备了充足的现金呢？”

我不想让人看出一丝破绽，所以异常坚定地说：“是的，先生。我已经准备好充足的现金了，老实说，我的所有账户的总资产目前大概有300万美元。”

那位地方检察官坚持问道：“若你所言全部属实，那你现在还有将近400万美元的缺口？”

我不得不向他们给出的债务数据低头，我说：“是的，先生，假设现在要依据审计员给出的调查结果，我将难以按照之前的协定进行。”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似乎也没有任何机会让这件事得到解决。我只能任由事态发展，以不变应万变。或许开始实施计划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只顾着让我的计划不断展开，让业务不断拓展，完全没有为自己将来如何收场做过任何打算。

若说不后悔，那都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畏惧，这种披着面纱的营生终究是不会长久的……

那位地方检察官提高了说话的分贝，略带一丝嘲讽和威胁，对我说：“若上面所说都属实，那么十分抱歉，在你没有能力进行债务偿还的情况下，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为所有的投资人和人民负责，现在我必须逮捕你，协助我们进行详细的调查，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听到这里，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我为之苦苦奋斗的“美国梦”终究还是破灭了，我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而是沉默了许久。脑海中像放电影般回顾了自己为这项“伟大”事业而奋斗的时光，仿佛就像一场虚无缥缈的梦境，我还是那个初来美国的移民，我身无分文，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有一天我沉睡了，变成了一个金融界的大亨，坐拥1500万美元的资产，是众人眼中崇拜的“英雄”，可是一觉醒来什么都没有了。

“庞兹先生，”我被这个声音彻底叫醒了。一位警察朝我走来，打破了刚才的那阵沉默。“我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宣布你被逮捕了，请你跟我回警察局协助整个事件的调查。”

这一刻还是到来了，只是快到有些超乎意料。

我非常平静地回答那位警察说：“好的，警察先生，立刻逮捕我吧，我已经是你们要抓的囚犯了。”

我被他们押送着去警察局，其实我的内心还在挣扎，我打算在他们逮捕之前赶去邮局，然后找人安排我获得保释。人的求生欲望无比强烈，表面上的忏悔和妥协，只是在掩盖内心的那份不安和躁动，所

以我还是会进行最后一次的挣脱，不论结果如何我都应该放手去尝试一次。

我假装十分配合他们的工作，想要为自己努力最后一次，但是我的挣扎终究没有赢过事实和法律。我的所有计划都在那一瞬间宣告失败了，或许那1500万美元的成功只是一个“早产儿”，它带着些许病态和不健康.....

我比刚到美国时还落魄，我的自由、信誉、幸福、金钱，全部都失去了，除了我一直都有的勇气之外，那些美好的东西已经消失殆尽了。我彻底失败了，也可以说我是被击垮了，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终究是敌不过现实的，曾经那个闪着金光的幻影被戳破了。

我需要足够的勇气来面对这一切，接受这个让人厌恶又失落的自己，我必须继续生存下去，我对未来还有幻想，远方的风景还未来得及观赏，我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我是不会被轻易击败的。

就像我刚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我被无数次的困难击倒，但是我依然会硬着头皮重新站起来，现在也一样。生活没有暂停键，一直都在继续，带上希望和勇气，勇敢地坚持下去，人生一切总会慢慢步入正轨的。短暂的困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会永远一蹶不振！